

說小小幻奇

司公化文龍慧

譯 蘭佩朱



說小小幻奇

司公化文龍慧

譯 蘭佩朱

313

慧龍書系

奇幻小小說

朱佩蘭 譯

龍慧

司公化文

念觀正端・質氣化美
心愛揚宣・觀樂播散

張愛玲說：「曾經面對過死亡的人，或會向死亡微笑過的人，必然不再害怕死亡了！」——赤地之戀

封面設計 張育西

朱 佩 蘭 譯
慧龍文化公司出版

奇幻小說

科幻的題材，幽默的故事，非常豐富的情趣，却能一針見血地——令人對憧憬的未來，懷着一絲絲不安和期待。

奇 幻 小 小 說

目 錄

返老還童	一
離婚旅行	四
遠距離上班時代	十
財神爺	十五
機器人	二二
女鬼	二七
新設備	三二
大盜	三七
小矮人	四二
和平之神	四六
回鄉手續	五一
請問號碼	五六
請稍候	六六
食物俱樂部	七二

代價	七
非塔	八二
世界末日	八九
可憐的症狀	九四
有其父必有其子	九九
手槍	一〇四
禱告	一〇九
怪屋	一一三
唯命是從	一一九
充滿信心的生活	一二五
進步	一三一
原來如此	一三六
高度文明	一四一
秘密結社	一四五

毀滅時	一四八
人口爆滿	一五四
牢	一六二
荒謬的一夜	一六九
各司其事	一八七
特效藥	一九二
流行病	一九六
真戲假做	二〇〇
得來不易	二〇五
好時光	二一〇
技術指導	二一五
尋寶記	二一九
機密室	二二四
太空樹	二二八

返老還童

一個推銷員到一位老富翁面前來，老富翁說：

「我是不浪費錢主義者，所以什麼都不買。不過，只有一樣東西是我需要的。」

「什麼東西？」

「年輕。如果能讓我恢復年輕，多少錢我都願意買。但這是不可能的。」

「不，我剛好有這種藥。」推銷員說。

老人興奮地探出了身體。

「真的嗎？我不相信。」

「不能怪你不知道。消息如果公開，人人都爭着服用，那麼，結果就不堪設想了。到處都只有年輕人，秩序顛倒，人口愈來愈多……」

「不錯，可能會這樣。」

「所以，這種藥已經開發，並且製品化的消息是一項秘密，我們只賣給能夠嚴守秘密的人。」

推銷員悄聲說，老富翁眼睛閃亮。

「我一定嚴守秘密，請務必賣給我。」

「我就是爲此而來的。不過，正如剛才說過的，不能大量生產，不能大量販賣，所以本錢很貴，這一點請你諒解。」

「我了解，你說多少就是多少。不過，真的有效嗎？」

「可以保證，要是無效，立刻退錢。」

「看來不是騙人。」

「能不能告訴我，爲什麼盼望恢復年輕？」

推銷員問，老富翁回答：

「我是大富翁的兒子。」

「那真幸運。到今天以前，一直事業順利？」

「不是。二十歲時，父親死了，我繼承了財產，然後我就吃喝玩樂，生活放蕩。」

「很好，除了賺錢以外也懂得花錢才有錢的價值。」

「不，沒有賺錢。我賭博，每次都認爲這次會贏回來，而每次都輸了，最後只剩下一身賭債。」

「那真不幸……」

「於是我開始反省，發憤圖強，重頭做起，不玩不喝，從早到晚，努力工作。」

「佩服佩服。」

「從此事業順利，不久，債務還清，財產也增加，然後發覺我已經老了。所以你了解我希望恢復年輕的感覺吧？」

「了解。喏，藥在這裏，請服用吧。」

推銷員取出藥丸，老富翁吞下去。

「馬上有效嗎？」

「馬上有效。去睡一覺，明天早上醒來，你就恢復二十歲的時候。」

藥丸發揮了驚人的功效，翌晨老人變成二十歲青年，他發現自己擁有龐大的財產，立刻沉迷於酒、女人、賭博，很快的又把財產花光了。

離婚旅行

這裏是山中一家陳舊的日本式旅館，在夕陽西下，蒼茫暮色中，旅館經理迎接了一對客人三郎和春子。

「歡迎歡迎，歡迎兩位光臨這偏僻的山中，我們一定給兩位最好的服務。」

「是一位朋友建議我們來的……」

三郎滿臉不悅地回答，不但表情不高興，內心同樣愠怒。站在旁邊的春子板着面孔。

他們兩人是來離婚旅行的。

三郎和春子結婚已經五年，他們沒有孩子。也許是正逢倦怠期吧，兩人的感情愈來愈冷淡，終於到了不能互相容忍的程度。

他們兩人的媒人試着撮合他們，讓他們言歸於好。可是，雙方各有理由，兩人都編排對方的不是，堅持不讓。意見一致的，只是要離婚而已。媒人最後只好說：

「我身為媒人，實在不願意這樣說，可是我現在不得不說，也許離婚對你們兩人都有好處。」

「那是一定的。」

兩人異口同聲。媒人又附帶一句：

「我有個提議，希望兩位看在我的面上接受。在離婚前來個一宿旅行，兩人慢慢討論討論，如果仍然認為非離婚不可，那就只好各奔前程。我剛好知道有一家山中的旅館，非常安靜……」

由於這樣，他們兩人才來到這裏。

「老掉了牙的舊旅館……」

走進旅館時，春子說。三郎佯裝沒有聽見。再忍一忍，到了明天就分道揚鑣，不怕對不起媒人了。

「住這一間？怎麼有一股陰陰暗暗的感覺……」

被帶到他們的房間時，三郎說。這回輪到春子悶聲不響，她無意換別的房間，反正這趟旅行是逼不得已的。

抽了支烟後，晚飯送來了。兩人默默吃着，沒有交談一句話。媒人希望他們好好談談，但兩人都沒有興趣交談，況且也沒有可供他們談話的材料。

晚飯後，女服務生進來鋪床。三郎提出警告說：

「喂，把兩個床鋪分開，一個擺那邊角落，一個在這邊角落。」

女服務生懷疑地看看春子，春子却點頭表示同意。

「我可要睡了。」

三郎從他的皮箱拿出威士忌，喝過後就鑽入被窩裏。一會兒，春子也熄了燈，趟在另一邊角落的床上。

△

△

△

睡熟後，三郎做了一場夢。他已經和春子一刀兩斷，輕鬆自由地走出旅館。可是，才走不遠，路那一頭過來幾個人，對他說：

「總算被我們找到了。」

三郎並不認識他們。

「你們是誰？找我有什麼事？」

「哼，到時候就知道，來，跟我們回去。」

「不要。」

「不容你不要，我們帶了好幾個力大無窮的漢子來抓你。」

對方一齊過來要抓三郎，三郎怕了，轉身就跑，那些人緊追不捨。好不容易才跑回旅館，奔進了房間。春子在房間裏面。

「春子，救我……」

三郎伸長手臂，握住了春子的手。啊！多令人安慰，令人懷念的手啊。然而，那些人追到了，抓住他，壓着他，使他不能喘氣，快要窒息的樣子。但他仍緊握着春子的手不放，在這莫名其妙恐怖中，靠得住的只有春子而已。

「春子，救我……」

三郎打從心底悲叫，這叫聲把他自己給驚醒過來，全身汗淋淋。不過，他發現確實握着春子的手，而且一時不想放開她的手。這時春子同樣痛苦地呻吟着叫起來。

「三郎！救我……」

三郎把她搖醒，問她：

「喂，妳怎麼了？」

春子醒來了，她握着三郎的手說：

「哦，我做了一場夢，好奇怪好恐怖的夢。我一個人走出旅館要回去時，有一羣陌生人追我，差一點就被他們抓走……」

三郎也說出他剛才所做的夢，兩人的夢境相同。他們發現兩人的手互相緊握在一起，這是怎麼回事？……

「噢！怎麼搞的？兩個床本來離開那麼遠，現在怎麼靠在一起？」

「我好怕……」

兩個床舖並排在一起，可是却沒有移動過的形跡，他們兩人發抖着，依偎着。倦怠期什麼的，早就消逝無踪了。身體緊靠着，雙手緊握着，直到天亮……

△

△

△

送走這對客人後，女服務生對經理說：

「這兩位客人和昨天來的時候完全不同，好像變成相親相愛的樣子。」

「哦，這是那個房間的功勞。晚上睡在那個房間會做惡夢，驚醒後到天亮都不敢再睡。而且床位會在不知不覺間移動。總之，在那個房間睡一夜，就會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爲什麼？那個房間有什麼秘密嗎？」

這女服務是新來的，經理便向她說明：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對情侶不顧家長的反對而私奔，雙方家長派人找到他們，硬要帶他們回家，逼不得已，他們就在那個房間殉情了。」

「好可憐，所以他們陰魂不散，一直留在那個房間吧？可是，爲什麼要讓客人住那房間？」

「當然不會讓普通客人去住，但感情不睦，或快要破裂的客人則例外。那對殉情的情侶生前要結合的願望產生作用，促使想要分離的人重修舊好，破鏡重圓。我老實告訴妳，我們向各方面提出請求，凡是有這樣的人，都安排到這裏來住一夜……」

遠距離上班時代

早上五點，艾先生在床上呼呼熟睡。外面還昏昏暗暗，天上也掛着點點晨星。

在黑暗中，床頭輕輕響起「不不」聲。睡在旁邊的艾太太聽見了，以睏倦的聲音說：

「喂，你該走了，再見。」

說完她立刻重回睡鄉。

「好，我走了。」

艾先生同樣以睏倦的聲音回答。

其實大半的家庭是丈夫走丈夫的路，太太睡太太的覺。但艾先生和艾太太是注重禮貌的夫婦，所以一定互相招呼一聲。

在這中間，艾先生的床自動傾斜，他即滾落床前的一只長方形盒中。

不過，盒內鋪着非帶柔軟的墊子，所以不但不會疼痛，而且還可以繼續睡覺，盒蓋自動關上

了。

這個長方形盒子恰似棺木，不過，再也沒有比這東西更方便的了。

盒底下有輪子，自動從家裏出來，移動到巴士站。

一會兒，巴士來了，自動裝載各巴士站等車的數只盒子。動作輕巧，避免驚醒睡在盒中的人。

巴士駛抵車站。一會兒，火車進站，載足了候車的許許多多長盒子——也就是裝着人類的盒子，往都市而去。

大約八點一刻的時候，盒中的鬧鐘響起來。

這回毫不客氣地叮叮大響，響聲刺激着神經，驅走了體內的睡意。

「哇，起床的時間到了，好想睡。可是，沒有辦法，必須上班。」

非起來不可了。艾先生已經真正清醒過來。

他從盒中爬出來，到火車的盥洗室去洗臉刮鬍子，與同樣從各自的盒中出來的其他任職者打

招呼。

「你早。」

「早，又是一天的開始……」

到車內的販賣部吃早餐。

艾先生的習慣是：咖啡和牛奶，吐司麵包夾火腿。一面看報紙一面慢慢吃早餐，吃完後，從自己的盒子拿出乾淨的襯衫來穿，然後抽第一支香烟。

這樣就到了八點四十五分，火車抵達都市的車站，下車後步行一刻鐘，九點到達公司上班。

△

△

△

下班是下午五點。步行到車站，搭乘火車。非搭上這班車不可，否則回到家就太晚了。因為要花費四小時才能抵達家裏，趕不上車問題就大了。

回家的火車開動。早上上班時裝載人類的盒子已經逕自回去，所以車廂裏面很空曠。

「今天怎麼消遣呢？……」

艾先生慢慢走過一節節車廂。

有演電影的車廂，有播映電視的車廂，也有許多運動用具的車廂、和圖書室。不過，以娛樂方面的車廂為多。比方彈子房、棋室、麻將室等等。

一位熟人走過來對艾先生說：

「艾先生，下盤棋怎樣？」

「不，改天吧。今天在公司不大愉快，所以我想輕鬆一下。」

艾先生進入酒吧的車輛。

「請坐，艾先生，你已經好久沒有光臨。」

幾位美麗的女郎迎上來，樂隊演奏着悠揚的音樂，氣氛不錯。

「今天要痛痛快快喝一下。」

艾先生喝酒、唱歌，爲了避免把辦公室的不愉快帶回家而努力。

「艾先生，請我到餐車吃東西好不好？」一位女郎請求。

「好啊。」

其後艾先生覺得喝得不夠痛快，便又單獨到酒吧去。

叫了威士忌，邊啜飲，邊和鄰座的人聊天。

「最近我忽然想，爲什麼我們一定要長途跋涉，到都市去上班？」

「嘿，虧你會想到這麼根本的問題。你是覺得長距離通車上班痛苦嗎？覺得家住在公司附近

比較方便嗎？」

對方喝了一口酒，反問艾先生。艾先生想了想，回答說：

「不，並不覺得苦，尤其是下班回家這段路程真夠味兒。我覺得比家在公司附近好得多。」

「那不是很好嗎？你還想什麼？」

「可不是……」

片刻後，火車抵達艾先生家的車站。從車站搭巴士回家用不了多久的時間。由於距離都市遙遠，空氣清淨，星光也更閃亮。艾先生想想這樣就好。

財神爺

杜克兄獨資經營小小的生意，可是最近景氣不佳，生意漸漸慘淡。杜克兄想來想去，想不起死回生的辦法。後來忽然靈機一動，決定供奉財神爺。

他買了一尊財神爺回來。頭上包着方巾，揸了個重甸甸的大袋子，手中拿着一把小鎚子。杜克兄把他供在屋角，天天膜拜。

「財神爺，請你保佑，讓錢財滾滾而來……」

財神爺福福泰泰，笑容滿面，一付吉祥相。杜克兄非常熱心膜拜。

不過，杜克兄有個小小毛病，凡事容易入迷。他的生意不起色，原因也在這裏。着點不錯，就是不懂得剝止。換句話說，經營散漫。

對供奉財神爺的事也一樣，一旦開始膜拜就對膜拜本身產生了興趣，越拜越起勁。

換句話說，早上起來就對着財神爺禱告，除了吃飯時間不得不停止以外，到睡覺以前。幾乎

整天都在唸唸有詞。後來又起得更早，睡得更晚，以增加禱告的時間。

不但禱告的量增加，禱告的質也充實。誠心誠意打從心底信奉財神爺，已經到了忘我的境界。這該是很痛快的感受吧。

但也可以說，等於是財神爺中毒症。他把生意丟開，一心一意的禱告，因為那些雜事會防碍他的虔誠。他已經把身與心整個捧在財神爺面前。

看到杜克兄這副德性，財神爺愕然不知所措。

「這傢伙竟然如此狂熱地膜拜我，我雖然感謝他的信仰，但這樣是不行的啊。生意丟開不做，收入自然更少，愈來愈窮，說不定到最後會餓死哩。那我的信譽可就受到影響了，人家會說，因為信仰財神爺，才落到悲慘的地步……」

如果杜克兄做點活兒或什麼的，倒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賺筆錢；但願他奮發圖強。財神爺抱着期待，不安地觀察着杜克兄。然而，他老兄一點不想做事，只熱中於膜拜而已。

最後，財神爺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不能再袖手旁觀。他是助人為快樂之本主義者，只是他從不會親自做事賺錢。

還不知道該怎麼辦，但反正非設法不可，因為這事關係着名譽問題。

財神爺第一步就是現身於人世。他把衣服、方巾、小鎚，以及袋子，全部送進當舖。

「這些東西能當多少錢？」

「袋裏是什麼東西？」

「袋子不能打開，我絕不會給你找麻煩，我只是需要買套衣服的钱而已。」

他只穿着古老的內衣，客氣地彎腰行禮。當舖主人覺得這位客人很古怪，他問：

「你有沒有身份證？」

「沒有。可是，我需要衣服，拜託拜託，我現在這個樣子出不得門呀。」

「可是，不知來歷的人，不知來歷的物品，我們不能收，要是偷來的，麻煩就大了。」

「幫幫忙，利息算高一點好了。我看起來像壞人嗎？」

當舖主人打量財神爺後說：

「做了幾年生意，我學會了看人。不錯，你不像壞人。好吧，就成全你。我這裏剛好有過期的流當西裝，你挑一套去穿吧。」

財神爺雖然肥胖，總算還是有他可穿的衣服。他也借了鞋子和襯衫，不過，以他的袋子為抵押。

身上已經穿整齊，只是找職業可不容易。每到一家公司，負責人都說：

「你看起來老老實實，我們也缺少人手，可惜不能用你，因為你的容貌不適合。」

「爲什麼？」

「你太福相，外來的人看見你，會以爲你是董事長，這可不行。」

「這樣的嗎？那麼，讓我跑外面的工作怎樣？」

財神爺懇求地說，但答案也差不多。

「你也不適合做推銷員，雖然說和氣生財，但你過份福泰，會引起顧客的反感。做生意需要精明能幹。」

謀職不順遂。財神爺最盼望的是銀行或金融機構雇用他，所以他來到了銀行。

「請顧用我，相信會使你們的營業繁榮。」

「不要說夢話，第一，你的長相不適合做銀行員。你看看周圍的人，沒有一個銀行員像你這種臉型。大家都是瘦瘦的，眼光銳利有神，一塊錢都不能弄錯的神經質典型。我不是說你不精明，但問題在於顧客的印象和信用。」

銀行員負責人同情地說。

「那麼，當守衛也好，我是不死之身，任何危險都不怕。」

「可是，竊盜方面的看法却不是這樣。看得見的，到底是外型。內心膽小，只要外型勇猛就可以。你正巧相反，你這副好脾氣的樣子，反而容易引起竊盜的野心。」

「還是不行？……」

財神爺說。要是能及時扮出悲哀的表情，說不定會得到同情，但他做不到，有一股發出內心的氣氛破壞了效果。

那麼，表演摔角吧。

「我一定會贏，你看，我這麼胖，讓我上臺比賽。」

「不行，你一張笑呵呵的臉，缺少嚴肅的氣氛，觀眾不喜歡。不管輸贏，都要一本正經。」

到處碰壁，可是，現在要改變表情是辦不到的。難道這個社會真的沒有一個地方能容納表情溫和的人任職？

財神爺到處走動謀職，他聽說馬戲團須要小丑，便來自我推荐。

「請把這個角色給我，小丑是讓觀眾開心的角色，我有把握，我絕不會讓別人討厭。」

可是，團長說：

「你想得太容易了，自己照鏡子看看，幾乎沒有一絲哀愁，那是小丑不可缺少的。」

「哀愁是什麼？」

「哀愁就是哀愁，糟糕，連哀愁都不知道，那是人們特有的感情嘛，你怎麼不知道？」看來謀職無望了，財神爺於是考慮當卜卦的。這行業不需要本錢，況且他具備識別幸運的才

能，這回一定錯不了。

在街角擺起了小攤，可是一個客人都不過來。財神爺感到很奇怪，捉住一個路人問：

「爲了宣傳，免費給你算命。」

「不，謝了。」

「爲什麼？」

「算命的人要有神秘的氣氛，否則沒有意思。你太安詳快樂了，對人生的悲哀，你大概不了解。」

「是這樣的嗎？」

這樣一來已經無從選擇了，收取破銅爛鐵，販賣三明治等任何勞力的工作都拚命做。因爲不在規定的日期內把錢付還當舖，那只最重要的袋子就歸當舖所有了。

贖回袋子後，剩餘的錢替杜克兄清還食品店的賒帳，要是懶惰的信徒增加，財神爺可就沒有辦法應付了。

另一方面杜克兄依然故我，繼續熱心膜拜。換句話說，財神爺也得繼續努力做工。

耶誕節被百貨公司聘爲擔任聖誕老人的角色，這是最最適合的工作，袋子也揩得夠熟練。錢辛苦賺來，却永遠清還不完欠債，必須不停地做工。但總不能拋棄自己的信徒啊。

肥胖的，滿面笑容的男人自言自語地說：

「要是一年到頭都是耶誕節該多好。不過，奇怪，我實在搞不懂。」

他斜斜頭，獨自想，一面匆匆走着。不錯，也許你我在街上曾見過這付模樣的人。對了，他就是財神爺。

——爲別人忙碌，爲信徒賺錢的財神爺。

機器人

有一天，一個中年男人到機器人製造公司找艾老板。

「我想委託你製造機器人。」

「好的，製造機器人是我的工作，本公司不是大量生產產業用機器人的公司，本公司的特長是製造精巧的，具有特殊用途的機器人，我認為這才是藝術。不過，價錢方面當然也就貴一點。」

「我們不在乎價錢。」

「那就好。請問，你是要製造什麼用途的機器人？」

客人拿出名片，證明他是律師，然後說明：

「我是接受一分財產龐大的家族的委託進行這件事的。」

據這位律師的說明是這樣的：有一對老夫婦，擁有相當多的財產。他們不但富裕，而且夫婦倆相親相愛，如漆似膠。從結婚以來，不，結婚前結識以來就深深相愛，數十年如一日，到兩人都

白髮蒼蒼，仍恩愛如前。

可是，前不久，老太太亡故，這對於長久以來共度了人生的老伴而言，不論在精神上或理性上，都是嚴重的打擊。老先生無法接受事實，他不承認老妻已亡。而且從此，他的舉動漸漸變為異常。

「……由於這樣，老先生的家人十分着急，老先生的腦筋雖然不正常，但他的心依然充滿了愛情，如果這樣下去，我們都擔心他不知會做出什麼事來。」

艾老板一面點頭一面回答：

「是的。不過，我認為你應該去找醫生商量。」

「本來是應該找醫生才對，不過，老先生的人生已經無幾，讓醫生以心理治療法醫治，使他認清親愛的老妻已故，未免太可憐了，他的家人不忍心這樣做。」

「說得不錯。」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老先生也許會在腦筋不正常的情況下，胡亂處理財產。所以他的家人要求我替他們設法。」

「那麼，打算怎麼辦？」艾老板催促的問。

律師回答說：「因此，我們決定委託你製造一個機器人，和已故的老太太一模一樣的機器人

。有了她在身邊，老先生一定會愉快而平靜地度其餘生。這樣，對大家也都有好處。費用方面請不必顧慮，一定要製造一個非常逼真的。我們已經事先獲得官方的准許，機器人只是供作老先生的玩伴之用而已。」

看了許可證後，艾老板說：

「好，我明白了，可是，需要有足夠的資料。」

「有的，聲音的錄音帶、姿勢動作的錄影、性格的資料等都有，其他稍微不充份的部份，我想不要緊，老先生的視力和聽覺都已經老化，所以不至於會發現。」

「好吧，我儘力而為就是了。」

艾老板立刻動手，因為對方急着要，便日夜趕工，很快就完成了。

接到消息，律師前來看貨，非帶滿意。

「太好了，做得很像，光看外貌，一定可以通過。」

「聲音也很像。不過，性格方面因為資料不夠，我把高性能的電腦放在裏面。這電腦具有與對方的關係適應，並且儲蓄起來然後固定的性能。簡單地說，相處愈久愈能互相融洽。」

「謝謝，謝謝。」

律師高高興興地付了錢，把機器人帶回去。不久，消息傳來，機器人發揮了超乎預期的效能

，使老先生家人十分安慰。」

艾老板也抽空去探訪，果然機器人完全能適應，與老先生儼然一對恩愛的老夫老妻。老先生也相信那是他的老妻。機器人發出低柔的聲音唱着老歌，十分幸福的樣子。

數年過去，老先生死了，到臨終一直沒有懷疑他的老妻是機器人，在那種情況下，即使有人惡作劇說出真相，老先生也一定不會相信。

律師再度來訪艾老板，向他致謝和報告。

「託你的福，一切都很順利，不過，我們打算把機器人奉還……」

「發生什麼事嗎？」

「情形有點不對，她不離開那個家，好像也不相信老伴已經死了一樣，行動古怪。」

於是艾老板親自前去檢查，果然那機器人拒絕別人移動她，不准人碰她。

經過考慮後，艾老板製作一個與老先生一模一樣的機器人送來，於是那老妻立刻恢復原狀，兩個機器人恰似一對相互信任的老夫妻。

可是，此後怎麼辦呢？如何處理他們？艾老板又想出了另外一個方法，他製造一個小型火箭，把這一對機器人發射到太空。

因為不需要食物和空氣，費用不多，火箭噴出火焰，消失於太空。律師一面目送一面說：

「多美的愛情。瞧，他們在星星之間去了，也許會抵達某座星球，住在伊甸樂園，永遠相愛。」

「不錯，多富詩意的情調。現在這個世界已經沒有這樣美麗的愛情了，人們變得自私而現實，即使腦中了解愛情，心中也做不到。」

「對，這個世界是愈來愈無情了。」

兩人仰首眺望着繁星，不勝感慨。

女 鬼

小楊躺在他那光棍的床上睡覺時，做了奇怪的夢，情緒十分不寧靜。發出呻吟聲，醒來時，全身冷汗涔涔。小楊無意地轉眼看枕畔，突然大吃一驚。

她就在那裏！

頭髮披散，面孔青紫，眼睛斜吊的一個妙齡女鬼站在枕畔瞪視着小楊。光看她的外表就令人毛骨悚然，何況她又發出尖細的聲音說：

「可惡！」

小楊嚇得趕緊閉目唸佛、畫十字、撒鹽巴，但都不見效。於是，不得已，伸手推她，然而毫無感覺，那女鬼動也不動。

也許還在做夢，小楊擰了一下自己，好痛，不是夢，是現實。不過，恐怖的感覺並不會繼續太久。

試過各種方法都失效後，小楊已累得滿身大汗。漸漸恢復冷靜，便試者與鬼談判。

「妳有什麼怨仇嗎？我不記得自己做過讓人懷恨的事，也許妳認錯了人。」

「我愛上一個男人，可是他不愛我，所以我賭氣自殺，愈想愈恨，仍覺得死不甘心。」

「年紀輕輕的，怎麼可以不愛惜生命？害妳這樣美麗多情的小姐自殺的男人太可惡了，可是，妳恐怕是找錯了人。」

女鬼幽幽回答：「是的。」

「那麼，妳應該去找他本人，不要來纏我。去去，快去。」

「不要像趕狗一樣趕我，我回到陽間後，第一眼就看了你，對你一見鍾情，現在不管你願不願意，我都不離開你了。」

現代的少女即使做了鬼，行動仍如此大膽任性，叫人無可奈何，推不開，擰不掉，一點辦法也沒有。小楊走到那裏，她就跟到那裏，行動迅速，而且無聲無息。

小楊不敢走出門外，也不能去上班，只好躲在屋裏喝悶酒。

公司打電話來了，課長說：

「喂，小楊，怎麼回事，無緣無故不上班？」

「被女鬼纏住了，她是認錯了人，其實不是我，……」

「你說什麼？別開玩笑，你一定醉了。」

「是的，除了喝酒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如果不相信，你不妨自己來看看。」

「會兒，課長真的跑來看小楊，他不相信小楊說的是實話。」

「唔，竟有這等事！果然是真的。」

「你瞧，我怎能上班？這女鬼跟着我，形影不離，辦公室其他的人受得了嗎？」

「不錯……」

課長也呻吟着，想不出良策。如果算他是病假，其實並沒有生病，要開除他嘛，這不是他的過錯，不能隨便開除他。

「你看，我該怎麼辦？」小楊請教課長。

「糟糕，我也不知道，回去跟老板商量一下再說。」

課長回公司去了。不多久，消息傳來，老板對這事感到十分興趣，他決定榮升小楊，讓他擔任老板的特別秘書。老板發下一部轎車，專載送小楊上下班，而且撥出一間辦公室，專供小楊使用。

小楊遵命恢復上班，他駕駛公司的轎車，女鬼也坐在後座，嘴裏不住地喃喃咒罵：

「可惡，可惡。」

到了公司，坐在特別辦公室，抽煙、翻閱報紙雜誌，十分清閒。有時候特別鈴響，小楊就走進老板辦公室，如此而已，當然女鬼也緊跟在他背後。

換句話說，小楊的工作是驅逐老板不歡迎的客人，例如強迫性樂捐，強迫性的推銷，或其他討厭的人等等。

有時候小楊也要值夜班，與夜警巡邏公司四週。小楊有恃無恐，女鬼隨侍在後，每個人見了他，不，是看到他背後的女鬼就倉惶而逃。小楊的工作真夠輕鬆。

奇怪而輕鬆的日子一天天過去。

不過，有一天，女鬼突然不告而別，消失了。現代的年輕小姐很任性，做了女鬼仍然本性難移，隨時改變主意。

失去女鬼，小楊也失去了特別待遇，老板讓他回到原來的職位，做原來的工作。

小楊有些惋惜，但內心鬆了一口氣。倘若女鬼纏着不放，小楊恐怕也沒有辦法結婚，誰敢嫁給他？

不過，這個女鬼的行踪令人費解，說來就來，攆也攆不走。說走就走，招呼一聲都沒有，小楊有些莫名其妙。

就在這當兒，公司的機密忽然洩漏，被競爭對手的公司知道了。老板十分驚慌，派人調查機

密洩漏的原因，但始終查不出所以然。

然而，小楊內心懷疑是那女鬼做的，她每天進入老板辦公室，一定偷看了老板桌上的機密文件。現代的女孩子，經不起英俊男士的引誘，即使做了女鬼也一樣。所以也許是受到引誘，把這邊的機密帶到那邊去的。

再進一步說，也許從開頭就可疑，現代的年輕小姐任性得很，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說不定從開頭就有計謀的啊。

新設備

有一天，亨利先生到富翁瑞爾先生家拜訪，瑞老很高興地歡迎這位老朋友。

「嗨，歡迎歡迎，好久不見了，請這邊坐。」

瑞老把亨利先生帶進豪華漂亮的客廳，客廳的家具是最氣派的，壁上掛着名畫，還有許多珍貴的古董。

不過，亨利先生的眼睛被角落裏的一個奇怪的東西吸住了。這個東西說不出是什麼，如果簡單地形容，只能說是一團乳白色的圓球，直徑約一公尺餘。

亨利先生好奇地走過去，伸手一摸，感覺是軟軟的，這是藝術品嗎？可是不像。那麼是家具嗎？但用途呢？

亨利先生忍不住，終於問瑞老：

「瑞爾先生，這東西真新鮮，這是做什麼用的？」

瑞老浮起了滿意的微笑，得意地回答說：

「我就知道你會發問，告訴你，這是電話。」

「電話？」

亨利先生驚訝地睜大了眼睛，那個白色圓球一點不像電話機。不過，瑞老滿臉正經地點點頭。

「不錯，是電話，因為成本太貴，尚未普及，是最新式，性能最佳的電話。」

「最新式的電話就是附設彩色電視的電話吧？可是，外形一點不像啊。」

「不不，這是更新式的。」

「那麼，是附設立體電視的電話？」亨利先生又問。

「唔，差不多可以這樣說。這裏面有特殊設備，可以使它出現對方的形體。」

「真的？怎麼好像狐狸精的故事一樣。」

亨利先生聽得頗為佩服，但同時有些半信半疑。這一團乳白色的東西真的會變成人形嗎？瑞老覺察了亨利先生的心裏，他說：

「是的，本來就是從狐狸精的故事啓發靈感發明的，裏面的構造我也不太了解，但是這對使用的人並不重要。我現在就打一通給你開開眼界，打給誰呢？哦，對，打給我弟弟。」

瑞老對着那個圓球說出號碼，接着，傳出類似電話鈴的聲音。鈴聲響了一會兒，沒有發生變化，也許對方還沒有接聽吧？

片刻後，鈴聲停止，圓球出現了變化。有些部份變成肉色，有些部份是黑色和藍色。形狀也開始變長。亨利先生看得目瞪口呆，胸口砰砰跳，若非事先聽了瑞老的說明，恐怕會嚇壞了。

約十秒鐘後，已經完全變成一個人的形體，那是貌似瑞老的瑞弟，頭髮是黑的，衣服是藍的，瑞弟的嘴巴蠕動，發出了聲音。

「嘿，大哥，近來好嗎？」

「還好，前一陣酒喝多了，胃不大受用。你好像精神很好。」

兩人說着，握握手。瑞老對亨利先生說明：

「就是這樣。現在我弟弟那邊也有我的複製品，用電波傳送到他的家裏。立體電視電話也不錯，但人的欲望永無止境，只是看起來有立體感，覺得不夠，因此才發明了這個電話。它的好處太多了，你等着瞧吧，我表演給你看。」

瑞老拿出西洋棋，與瑞弟的複製品對奕，完全和真實的人下棋的情形一樣。亨利先生不禁自言自語地說：

「不錯，真是一架優秀的電話機，科學的進步太驚人了。」

一會兒，棋下完了，兩兄弟拍拍肩，互道再見。電話通完，瑞弟的形體也就消失，恢復原先的乳白色圓球，活像臘人加熱溶化一樣。

瑞老說：「這次打到別墅去，內人在那裏。」

說出號碼後，圓球開始改變形狀，然而出現的不是瑞妻，而是個陌生男人。瑞老生氣說：

「喂，你是誰？怎麼闖進我的別墅？可惡，給我滾！」

瑞老踢了對方一腳，對方的複製品跳起來，如法泡製地還了瑞老一腳。

「你這魯莽的傢伙，我是醫生，你太太發燒，叫我來打針的，你別打擾。」

瑞老明白真相，忍着痛道歉，掛上了電話，那個物體便又恢復原狀。多神秘的變化！亨利先生不由得嘆息說：

「太驚人了。」

「是的，如果普遍化就有趣了，但目前裝機費太貴，通話費也不便宜。」

正說着，鈴聲響，瑞老走到圓球前面，圓球就變成一個人形，是個面無表情的男人。

「我是電信局，本月份的電話費還沒有繳，今天是最後一天。」

「哦，對了，我忘了今天是最後一天。對不起，沒有預備現金，明天一定繳納吧。」

「不行！」

對方環視室內，看到一個珍貴的花瓶，馬上拿起花瓶走出去。亨利先生問瑞老：

「這個人拿花瓶出去做什麼？」

瑞老抓抓頭，解釋說：

「他是去當舖，把花瓶當了，做為電話費，他們收電話費的作風就是這樣，一點不能通融。」

亨利先生再度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大盜 X

有一個男人專門靠偷竊過活，我們假定他為X。這可不算光明正大的職業。不過，我們也可以換個說法，因為有竊盜的存在，防盜用具製作商，盜竊保險業者等才能生存。

此外，假使世下沒有小偷，小說和電視劇恐怕會減色不少。

不過，閒話少說，言歸正傳。

有一天，X家裏來了一個人。

「冒昧的造訪，希望沒有打擾了你。」

是個陌生人，X便問他：

「找我有什麼事？」

「我聽說你X先生對偷東西很有一手……」

X揮手阻止對方的話說：

「你是什麼意思？第一次見面，開只就講這種話？刺耳，就算我像你說的，也犯不着當面揭穿。我可要發脾氣了。」

「好好，請息怒。據傳說，你的技倆是第一流水準，沒有第二個人趕得上你，能和你一比上下的，只有亞森羅蘋而已……」

這幾句迷湯聽得X心花怒放，終於眉開眼笑地回答說：

「嘻嘻，不敢當不敢當。不過，說真的，這也是一種技藝，不是人人都學得會的。」

「對，所以專程來向你求教。」

「怎樣的事？」

X問。那男人拿出一張設計圖向X說明。

「老實告訴你，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計劃搶劫法洛拉公司，這張圖是法洛拉公司大樓的設計圖。」

「啊哈……」

「防盜鈴電源是從這裏經過這裏來的，這扇門的鎖是這樣開的。保險櫃在這裏。保險櫃的門號碼是五·八·六。大樓的夜警只有九點、十二點、三點，巡邏三次而已。總之，這些都是我事先調查過的。」

「就是說，保險櫃裏面藏着一筆鉅款？」

「裏面有個皮小盒，盒內是滿滿的大粒鑽石。」

「你既然已經調查這麼清楚，為什麼遲遲不動手？」

X提出正常的問題。那男人回答說：

「問題就在這裏，原本是打算自己單獨幹。可是，我的老毛病神經痛最近愈來愈嚴重，警鈴的電源也許沒有辦法切斷。逃走的時候也怕笨手笨腳的，所以有點失去信心。」

「那真遺憾。」

「可不是？所以我才下定決心，來找你幫忙。一定不會少算你酬勞。這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更不能洩漏。我知道只有你是最適當的人選……」

「好，你放心吧，我答應了，逃起來，我比誰都快。」

「還有，你得手後，把室內翻亂，否則警方會知道有內線，那說不定就要懷疑我了。」

「可以。」

事情就這樣說定了。

當天晚上X帶着一個手下出發到法洛拉公司，這是爲了防備萬一是陷阱時脫身之用。不過，X的掛慮是多餘的，事情非常順利。警鈴電源切斷，所以不會響，門鎖簡單地打開，保險櫃的號

碼是事先知道的。拿到鑽石盒後。X如約把室內翻得亂七八糟的，然後平安離開。

X和把風的手下回到了家裏。

「還沒有做過這樣乾淨俐落的案哩。那傢伙要不是神經痛，就可以自己下手了，可憐的傢伙。」

不過，等了兩天，那個人卻沒有來，X忍不住把偷來的盒子打開來看，盒內是不值錢的人造寶石。

簡直搞不清楚，X決定到法洛拉公司去看看。公司前面聚了一堆人，在嚷嚷叫叫。

「說說看，幾時清帳……」

顯然是生意虧本，債權人圍着討帳。老板站在裏面鞠躬如也，不住地道歉：

「對不起，實在非常抱歉，本來經營順利，想不到遇到偷竊。請各位再寬限一段時間，我也是受害者呀……」

到底是被洗劫一空的受害者，討債的人不便採取強硬態度，一個個邊埋怨邊走了。

X往公司裏面一看，那老板可不是兩天前來委託X偷竊的人嗎？怪不得他連保險櫃的開法也知道。原來如此，計劃就是指這個。X已經恍然大悟了。

生意虧本，沒有錢清償，想出這個妙計，以遇盜來騙取債權人的同情。

不過，他能順利瞞過債權人的眼睛，是我X的功勞哩，非得重重賞我一筆酬金不可。X走進去說：

「妙計妙計，我佩服你。不過，酬勞該付了吧？」

於是，對方深深一鞠躬，一面反覆剛才已不知說過多少遍的話：

「對不起，請再寬限幾天，本來是預備今天付錢的，可是，正如你現在看見的。小偷進來，把錢給偷光了。」

小矮人

城郊新開張一家小馬戲店，因為很小，所以也聽不見音樂，只在門外貼着一張紙，寫着：「一寸法師的歌藝」而已。

起初生意並不好，漸漸地，客人增加了，欲知原因，請買票入內參觀。

確實有個小矮人，但既非一寸，也不是法師，身長約二十公分，可是觀眾並不抱怨，因為二十公分的小矮人畢竟不多見。此外也沒有歌和藝，而觀眾同樣不埋怨。

馬戲店內有個五十歲左右的紅面孔胖子，他是團長、演員、雜役，他在舞台上表演的，只是捉弄小矮人而已。

把小矮人拋到空中，伸手去接，有時故意接個空，讓他跌落地上。或在小矮人身上點火，再把他丟入水盆。

每次小矮人都尖聲哀叫，表情也痛苦，令人不忍。顯然反抗無效，對照之下，團長顯得殘忍

可恨。

這表演殘酷而富刺激性，觀眾覺得自己受到欺負，不像是自己在欺負人，由於這樣，一傳十，十傳百，觀眾愈來愈多，但問題也隨之發生了。

「太不人道了，我們不允許這種事。」

「不錯，這種殘忍的行為不該袖手旁觀。」

於是，大家聯合去找團長，提出抗議。團長把小矮人放在膝，毫無愧色地說：

「我是從深山的洞裏發現他的，怎樣對待他是我的權利，他能算是人嗎？不能，所以我的行為也不算非人道。」

抗議的人語塞，這時小矮人以微弱的聲音說：

「團長的話不錯，若非他收留我，我恐怕已經死了。」

多麼可憐的小矮人，非把他救出火坑不可，大家便決定訴諸法律救人。

「我們必需以對人的態度對待小矮人。」

這是前無此例的訴訟，法官感到左右為難，勸大家和解，但團長堅指這是自由營業，絕不放棄小矮人。

「侏儒不算人，只是外形像人而已，這和吃人形的糖果一樣，不能算有罪，而侏儒會說話，

等於鸚鵡說話一樣，難道鸚鵡說話也算是人嗎？」

團長的話雖然有些強詞奪理，不過，這是創世紀之論，在這平穩的世界一時爲之轟動。

民衆都支持和同情小矮人，學者專家也認爲侏儒是人，不可加以虐待。於是，法官宣佈，團長應以人之待遇對待侏儒。

在四面楚歌的情形上，團長不知從那裏來的勇氣和金錢，繼續孤軍奮鬥，一爾再地上訴，直到最高法院。

最後，最高法院仍然宣判維持第一審。

「侏儒是人，具有一切人權，不許有虐待行爲，違者以觸法論。」

至此，侏儒的人權已確立，這個小矮人仍不敢相信，他問：

「真的嗎？我們也有選舉權嗎？」

「當然，一切人權與我們無異，凡是人一律平等。」法官回答。

小矮人多麼高興啊，他臉上的表情是無法以筆墨形容的，可是，訴敗的團長竟嗚嗚哭起來。有些人以幸災樂禍的表情看着他，覺得他罪有應得。

「如何？你有什麼感想？」

「還會有什麼感想？啊，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

「什麼東西完了？」

「我本來並不願意這樣做，可是，他們威脅我，要殺死我，訴訟的錢也是他們拿出來的，我才是他們的傀儡。」

「你說什麼？你指的是誰？」

「就是那個小矮人啊。」

大家哄然而笑，這傢伙不是輸了不甘願，就是腦筋有問題。不過，大家很快就發現他們的眼光錯誤。

那小矮人縱聲大笑，並以勝利的口氣叫道：

「我們生活在地下的侏儒族等候這一天已經很久了，我們一面觀察，一面等待，已不知等待多少年的歲月了。我們沒有力量，沒有武器，要是以前，連講話的權利都沒有。可是，現在黑暗時代已經過去了。喂，伙計們，大家出來吧。」

小矮人從四方八達湧現，不知幾千幾萬之衆，數也數不清。小矮人合法地，不流血地控制地上的時候，已經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和平之神

晚上，艾爾先生獨自在房裏喝着酒，喝着喝着，漸漸感到悶熱起來。也許是氣溫上升，也許是開始微醺的關係。

「啊，好熱。」

不過，艾爾先生的聲音並沒有不愉快的成分，他儲蓄了錢，最近買了一臺冷氣機裝在房內。艾爾先生起床關了窗，打開冷氣開關。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毫無反應。

「奇怪，才裝設不久啊。」

這次的聲音就明顯地露出了不悅。他埋怨着，即使要叫人來修理，此刻也已太晚。好無聊，他以手掌拍了一下冷氣機。

這時，突然有個奇怪的東西從冷氣機裏面跳出來，是個可愛的少年，穿着白色長袍，背後長著一對大翅膀，艾爾先生揉了揉眼睛。

「這是怎麼回事？我醉了嗎？你是誰？」

「我是天使。可是，奇怪，你看得到我？」

少年回答。艾爾先生再度打量對方的臉孔。

「不錯，你滿臉天真無邪，你的樣子完全和傳說中的天使一樣。不過，天使爲什麼會到這裏來，而且是從冷氣機裏面跳出來。」

「我是掌管冷氣的天使，冷氣發明，普及以來，還沒有多少年月，所以我還是少年。就因爲我的經歷不豐富，才會失策，讓人類看見我，人類應該看不見天使才對。」

「是嗎？」

艾爾先生半信半疑，不過，他正無聊，而且有幾分醉意，便纏着冷氣天使說：

「你既然已經來了，可見我們有緣，慢點走，表演幾手你的特長給我開開眼界。」

「別以爲天使就這樣都會，你到底希望看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真的有天使，這樣好了，帶我到你們的世界去看看。你擅自闖入我的房間，這回該輪到我參觀天使世界。」

微醺的艾爾先生絮絮不休地央求，看樣子擺脫不了，天使便說：

「好吧，就此一次，稍微看一下而已。抓住我。」

艾爾先生抓住天使的手，馬上感到身體好像氣化了一樣，被吸入冷氣機裏面……環視了一下，這裏已是天使的世界，有大理石柱的大神殿，飄揚着角笛的聲音。冷氣天使悄聲對艾爾先生說：

「這裏規定不准帶人類進來，要是被發現，我會受到懲罰，你要跟着我，走在陰影下。」

「好。喂，那邊那個蒼老的人是誰？」

「哦，就是那個鬍子好長，頭髮雪白的老先生嗎？他是掌管海洋的海神。他旁邊的老者是農神。他們都是從古代就存在的神，所以年齡已經很大。比較之下，那邊那個船神就年輕點吧？」

「怎麼也有比你年輕的？」

「哦，那是掌管通信衛星的天使，誕生沒多久。」

「原來如此。」

艾先生對神仙世界的順序已略有所知，這時他發現一個年紀不輕，面目兇惡的神在嚷叫：

「剛從東南亞繞了一圈回來，也跑了一趟中東，沒有比我更忙的神了。這半世紀來，歐洲辦了兩件大事，亞洲一次，現在總該讓我休息一下了吧？」

他的動作粗魯，急躁，衣服血跡斑斑，聞得出硝煙味。艾爾先生想，一定是戰神。他預備跳過去揍戰神，但冷氣天使阻止了他。

轉頭一看，發現一位風格完全相反的神，安安靜靜，和和氣氣，不動地坐着。

啊，這就是和平之神吧？艾爾先生突然冒起火來。大聲說：

「都是你這和平之神偷懶的緣故。」

冷氣天使慌忙把艾爾先生帶開，對他說：

「叫你不要出聲，你怎麼不聽？」

「可是，你看那個和平之神，太懶惰，根本不負起責任，所以才……」

「你弄錯了，他是戰爭之神，他儘可能安安靜靜，可是，人類不自重，喜歡惹事，神的力量也控制不了，所以才發生戰爭。」

「那麼，先前那個兇惡面孔，衣服沾血的神是誰？」

「他是和平之神。他爲了和平，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奔波，努力。這裏一波平息，那邊一波又起，總是沒有真正和平的時候，害得他忙得團團轉，沒有休息的時候。因此，他對喜歡惹事生非，發動戰爭的人類很生氣。我們大家都同情他。」

「原來如此。啊？這是怎麼搞的？……」

艾爾先生雙手捂住眼睛，他感到好像有什麼冰冷的東西穿過背部。

再度睜開眼睛時，艾爾先生是在他自己的房內，冷氣大放。

艾爾先生打了噴嚏，因為開着冷氣睡覺？還是酒醉醒來的關係？不過，艾爾先生想，全身瑟瑟發抖的原因，顯然是剛才那場夢。而且，艾爾先生又想，也許那不是夢，而是真正漫遊了天使的世界。想到這樣，艾爾先生覺得更加寒冷。

回鄉手續

李查此刻是太空船的乘客，正從一座慧星啓程，要回家鄉——地球。

回家後，我可要痛痛快快玩一玩，做我想做的，吃我想吃的，因為我口袋裏已裝滿了足夠我享福一輩子的錢了。李查閉上眼睛，回想十年來的努力。

他是於十年前，看到招募人員的宣傳單「到太空工作，開發慧星，高額收入」而應徵的人員之一。在地球上要蓄積財產並不容易，因此李查決定參加開發慧星的工作。

最初三年是在礦山做工，接着的三年是在牧場，再來的三年在精鍊和加工廠工作，最後一年是在把製品裝運地球的倉庫工作。

收入方面確實相當好，拿到了在地球普通薪水三十倍的地球貨幣。由於這樣，工作也加倍熱心。況且在慧星上面沒有地方花錢，所以差不多錢都存下來。同樣要花錢就留着回地球花吧，李查想，因此，錢積存了很多。

然後，十年屆滿，他懷着興奮的心情踏上歸途。

一會兒，太空船抵達地球的上空的太空站，在這裏換乘火箭就可以直接回到地球。

「各位先生，漫長的太空旅途，各位一定已經疲倦……」

在空中小姐從擴音器發出的聲音中，乘客們陸續下了太空船，在休息室稍作休息，同時辦理各種回地球的手續。

輪到李查時，他進入第一號手續室，裏面的辦事員對他說：

「回地球前要先消毒。」

那是當然的，李查接受了精密的消毒。完成後，他正要走出去，那人叫住了他。

「喂喂，請你付消毒手續費。」

「我要付？」

「是的，難道你以為誰會替你付款？」

李查無話可答，覺得對方言之有理。

李查付了錢，拿了消毒證明書出來。然後進入第二號手續室。

「要回地球就要注射。」另一個負責人說。

「什麼？剛才消毒過了啊。」

「對，你是乾淨的，但地球有好幾種傳染病，你的免疫力應該已經很弱，除非你認為染患病也不在乎……」

好不容易在太空辛苦工作積存了錢，回地球就傳染惡性感冒而一命嗚呼，豈不白費精力？李查接受了注射，並且付了錢。

再來是第三號室。

「請付所得稅。」

「可是，合約並沒有提到這一點啊。」

李查拿出當初應聘時的合約來看，雖然有高額收入的保證，卻沒有提到所得稅的問題。李查哇哇大叫，哭喪着臉繳納了十年份的所得稅。

現在，預備帶回地球，舒舒服服享受半輩子的錢，已經去掉了十分之三。

垂頭喪氣走入第四號手續室，這裏仍然課征稅金。據說，在太空所賺的錢若存在太空銀行，就不必另付稅金，如果要帶回地球，則不能享受免稅優待。

沒有錢回地球幹什麼，李查忍痛付出了對方所提出的數目。

接下去仍然是付稅，名目是回國稅。當然對方振振有詞地陳述了長篇大論的理由，不過，李查由於情緒昂奮而失望，早已聽不懂對方的話了。

地球已經近在咫尺，無論如何不能在這裏受到阻礙。莫名其妙地付錢，在文件上面蓋章。

再接下去又是付稅，李查生氣地問：

「又是付錢？什麼名目？」

「老實說，不是稅金，是叫做徵收稅金手續費，這裏是專門為徵收稅金而設立的，所以需要維持費，還有，我們工作人員在這裏相當辛苦，也該有特別獎金。這些來源都包括在此項手續費裏面。」

「這些都要我負擔？」

「因為這裏是為你們而存在的，怎麼可以由沒有關係的人負擔？」

就這樣，辦完手續後，李查十年的辛苦所得已剩下一半而已。

不過，這一來已是無債一身輕了。

以剩餘的錢買了回地球的火箭票後，就只剩下四分之一而已。

不過，啊，地球，闊別十年的故鄉，熱鬧的街道，多令人懷念啊。

住最大的觀光飯店，到最高級的西服店做衣服，第一流的食物，當然還有第一流的美酒……

多麼美妙，十年的辛苦，一日之間就可以恢復。太空站莫名其妙的課稅就把它忘了吧，雖然

只剩四分之一，到底還相當不少。

然而，第二天他的快樂就立刻成了悲哀，地球的物價之貴，使他目瞪口呆。

「十年之間物價漲這麼多？」

「是的，因為通貨膨脹慢慢進行，而且上好的肉類都是從別的星球運來的……」

其他如高級金屬、建築材料等也是太空開拓地的產品，輸入稅很貴。

「雖然如此，仍是太貴。」

「不錯，因為稅金提高了，太空開發稅課徵得很重，據說，開發太空需要龐大的費用，所以沒有辦法……」

請問號碼

艾先生利用休假的日子，單獨到山中的湖濱渡假，好不優哉游哉。

當然這不是說都市生活不好，都市的交通和通信設備良好，電腦服務普及，生活極其方便。必需的用品立可送來，想知道的問題馬上得到解答，要找誰商量，很快就可以取得聯絡。

不過，因為高樓大廈並列，在塑膠製家具環繞之下過久了，就需要偶爾到郊外透透氣。

「太好了，空氣清新，景色幽美。」

在湖中泛舟，艾先生的情緒好極了，口中不知不覺哼起了歌，同時配合着旋律，手舞足蹈起來。不過，稍稍快樂過度，樂極就生悲，舟翻人仰，艾先生落入了湖中。

「啊！救命……」

附近沒有人影，湖水冰冷，艾先生不擅於游泳。不過，他拚了老命，脫下外套，奮力掙扎，總算游回了湖岸。

「嗨嗨，真倒楣。」

剛喘一口氣，他就發現自己全身濕淋淋，第一件事就是需要趕緊換一套衣服。

環視了一下，看到在不遠處有商店，艾先生決定到那裏去買衣服。他一路上淌着水，走進一家商店。年輕的老板娘笑容可掬地迎上來。

「請坐，先生，你需要什麼？」

在全身整齊的女性注視下，艾先生感到坐立不安，十分尷尬。

「妳大概一眼就看出來了，我需要衣服。」

「好的，我們這裏貨色齊全，任君挑選。那麼，請問你的信用卡號碼是幾號？」

「這個……」

艾先生不由得抓了抓頭，他的信用卡和外套一起沉入湖底了。他說明了原委，老板娘同情地點點頭。

「那真糟糕。」

「所以，雖然沒有信用卡，請還是給我一套衣服吧。」

「對不起，這是辦不到的。我們是生意人，不能沒有任何保證，把貨品交給陌生人。」

「那我該怎麼辦？」

「你到附近的銀行收付站去看看，說不定可以借到錢。我們歡迎你回來挑選你喜歡的衣服。」
「好吧。」

艾先生走出服飾店，依照指示，找到銀行，身上一面淌着水，一面走進去。但沒有人以好奇的眼光看他，因為這時候不是以服裝象徵地位的時代。櫃臺的銀行員以親切的表情和語調說：

「先生，歡迎你光臨，本行是信用可靠，實績良好的銀行。那麼，首先請告訴我們你的存摺號碼。」

「我剛才跌落湖中，到服飾店要買衣服時……」

艾先生把他的遭遇說明了一番，因為身上濕淋淋，不住地發抖。但銀行員催促地問：

「請問號碼是多少？」

「問題就在這裏，存摺遺失了，號碼想不起來。能不能通融一下，我和貴行交往已經多年，我的名字是……」

「不，說出姓名也沒有用，一切都是以號碼處理的。本分行和總行之間有直接的電路，利用電腦聯絡，立刻得到顧客的資料。」

「這一點我知道，那麼，一定要有存摺？」

「不，只要有號碼，本分行就可以利用電腦調查，而設法借你錢。」

「可是……」

艾先生合抱着臂膀，斜着頭沉思。可是，號碼是十幾位數字的，也許是十三或十四位數字，實在沒有辦法想起來。銀行員對沉吟的艾先生說：

「你不能要我們白白借錢給你，不辦理手續而貸款，銀行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銀行是屬於大眾的。」

「那麼，我該怎麼辦？」

「在二十公里前面有個大城市，那裏就有卡片服務中心，你去請他們給你補辦手續。除此以外沒有辦法。」

銀行員把服務中心的地址抄給他。艾先生接過來，一面說：

「想不到有這種機構，好吧，就這麼辦。不過，到那邊的交通費，能不能借一下？」

「對不起，沒有號碼是辦不到的。」

銀行員對轉身走出來的艾先生說，知道號碼以後，請務必回來，不管多少錢，都可以借給你。甚至追過來，將一張漂亮的宣傳單悄悄塞到他手中。

宣傳單能做什麼？要擦身上的水都不可能。艾先生走出銀行，把它丟入旁邊的垃圾筒中。

二十公里的路途！艾先生抬起無力的腳步開始走時，看見了出租汽車店的招牌。那是他時常

利用的全國性連鎖店之一。對了，租車去吧。那裏的負責人愉快地對艾先生說：

「歡迎歡迎，本店有很多新車，跑車怎麼樣？什麼樣的車都有。請告訴我，你駕駛執照的號碼是多少。」

「這個……」

又是號碼！艾先生的頭都大了。看到他這個樣子，負責人親切地說：

「如果駕駛執照忘了；那麼，府上自用轎車的號碼也可以。我們以直接電路和總公司的電腦聯絡，然後與販賣公司照會，在瞬息之間就能夠獲得全部資料。這些都是免費服務。」

「是新的R6型，顏色是我喜歡的灰色，並且有金色的白鳥花紋，一望而知是輛好車……」

「不，我是請問號碼。」

問題就在想不出來啊，這個號碼也是有十五個字以上。因為號碼記不住，才特地加了白鳥做為記號的。

沒有辦法借到車，除了徒步走二十公里以外，別無他法。要是游泳技術高明，也許可以潛入湖底，把衣服撈上來。但那不是他的能力所及的事。如果要請別人幫忙，沒有錢人家連聽都不願意。

艾先生忍受着濕衣服的難受，蹣跚而走。時常有汽車從旁邊經過，艾先生揚手時就停下來，

但都要求看他的身分證，當他回答說沒有時，就露出警惕的表情，趕緊把車開走。這是事事要求證件的時代。

偶爾有些開車的人好意地說，沒有身分證，只要說出身分證的號碼就可以。但艾先生也想不起來，所以不敢讓他搭便車。雖然可以隨便說個號碼，但不知道究竟有幾位數，怕露出馬腳反而糟糕。

從來沒有走過這麼遠的路，既疲倦又飢餓。路上經過飲食店，却吃不得，因為想不起號碼。幾個褲袋都翻找過，連個零錢都找不到。這是一切都以信用卡代勞的時代，所以沒有帶零錢的習慣。

電話也沒有辦法打，就算讓對方付錢，也得記起對方的電話號碼才能打。艾先生家的電話號碼就有二十個數字。通常是把卡片放入電話機就自動撥號，所以不必記號碼。

艾先生爲了小心起見，把家裏的電話號碼刻在戒指背面，可惜在水中脫衣服時，戒指同時脫落，沉入湖底。

不論任何事，不論距離多遠，都利用電路和電腦就可瞬息之間解決事情，是個非常方便的時代。然而，想不到竟然因爲記不起號碼而弄得狼狽不堪。

如果路再遠一些，艾先生大概已經在路上倒地不起了。沒有號碼的話，誰也不敢幫忙。

傍晚時分，艾先生才好不容易抵達目的地。找到卡片服務中心時，他已經奄奄一息。

「救命，我快要死了。」

「當然，我們的機構是以服務為宗旨。哈，看來你是遺失了卡片，不要緊，你請放心吧。」

「謝謝，你這句話使我從死裏復活了。」

「只要說出與你有關的一個號碼就行，我們可以根據它，立刻給你編造卡片。中央總部的電腦性能極高，你不必等候五分鐘。」

「哦……」

在這裏艾先生同樣遇到了難題，他的腦中空空洞洞，想不起任何號碼。服務中心的人鼓勵地說：

「冷靜一點，不要慌，什麼號碼都行，住宅號碼，出生號碼、車票號碼都行。再不然運動俱樂部或別的俱樂部的會員號碼也行，想想看……」

「好的，我在努力。」

然而，許多數字亂七八糟地擠在艾先生腦中，却組不成有關連的數字。會員號碼也是頂多記得五個數字，然後就與其他的會員號碼混合在一起。

閉上眼睛也是一樣，數字好像和他捉迷藏一樣，剛排成行列，一下子又弄亂了，他只有不住

地呻吟：

「唔唔……」

「記不起來嗎？本服務中心是倚賴再製卡片手續費而維持的，希望你一定要想出一個號碼來。」

「我還不是一樣？可是，沒有辦法，想不出來。」

「是嗎？那真可惜，對不起，我們無能為力。」

「我待會兒再來。」

艾先生走出服務中心。

我需要冷靜一下，小舟翻覆，受了一場虛驚，所以腦中混亂，等一下就會記起來。他的眼睛瞧見了神經科醫院招牌，請專家幫忙吧，說不定能協助我恢復記憶。

「拜託，這是急症。」

事情確實十萬火急。掛號處的護士小姐問：

「好的，請問你保險證的號碼是多少？」

記不起來的話，人壽保險證的號碼也可以，但同樣記不起來。那麼長一串數字，誰記得了？艾先生生氣地走出來，這一來只有找警察了。

「救命啊，善良的市民遇到困難了。」

「在你說出原委以前，先將市民卡的號碼告訴我。」

「我要是知道這個號碼也不會跑到這裏來了，遺失了。」

「那麼，納稅卡號碼呢？」

「也不知道。」

艾先生內心驚懼着。警官皺起眉說：

「糟糕，那就沒有辦法處理啊。你到別的地方去吧。」

「沒有地方可去啊，不如把我關進流浪者收容所吧，否則這樣下去我會死掉。」

「不行，沒有號碼是不能享受被保護的權利的。」

「沒有號碼就不是人嗎？」

艾先生憤怒地走出警察局，然而，現在要往那裏去呢？已經無處可去了，家在遙遠的地方，不是步行能回去的。人人都離棄我，我將餓死野外，在這物資豐富的電腦社會中……

好吧，反正死定了。艾先生豁出去了，他揮拳揍路上行人，打破附近的玻璃，踢走狗兒。

不知誰報了警，警察立刻趕來，逮捕他，他使用了沉默權，因為他有口難言。

不過，警察利用秘密電路與總局聯絡，接上機密調查部。根據艾先生的指紋，立刻查出了他

的身分。

他被起訴，以昂貴的費用請律師辯護，終於以付罰款歸案，雖然罰款的金額相當高，但總算無罪了。

艾先生大大舒了一口氣，因為他已經能夠平安回到社會，回到方便、舒適的電腦社會……

請稍候

從地球發射的一艘太空船在寂靜的太空中飛行着。這太空船內的人員是探險員，也是友好文化使節，同時是貿易使節。也就是說，他們發現行星後，就着陸探險。假使發現有文化的居民，就進行國民外交。要是沒有產業，那就進一步締結與地球的貿易協定。

到此刻以前，他們已經着陸好幾處行星，但都是沒有產業的。太空船繼續飛行，隊長忽然說：

「前面有一顆星球出現，根據觀察，似乎文化相當高。」

其他隊員也從望遠鏡確認了那顆星球，期待和興奮逐漸提高。

「着陸吧，但不能接近城市，免得驚動居民，引起不必要的困擾。」

在隊長的命令下，太空船着陸於海岸附近，房屋稀少的地方。一個居民好奇地走過來，隊長操作翻譯機，成功地和對方交談。

「我們是從地球來的，我們沒有敵意。」

「哦，是嗎？」

「我們願意作文化和產業的交流，希望能和負責人會談。」

「好的，我去轉告你的話，請在這裏稍候。」

那居民說完，轉身走了。事情似乎相當順利。他們都鬆了一口氣。不過，居民遲遲不見回來，探險隊員的意見開始分歧。

「我們已經等十天了，也許是負責人不信任這居民的話。」

「不會，我看我們還是再等一等。」

當隊員們已經等累了的時候，那居民終於回來了。他說：

「我已經轉告了你們的話，請稍候。」

「哦，好吧，那就等吧。」

可是，仍然沒有動靜，也沒有市民代表之類的人民出現。不過，看情形意思已經溝通，所以也不便於貿貿然衝入。難道說，是那居民說謊？當隊員們開始產生疑問時，附近忽然漸漸發生變化。

飛，然而操縱部份不能動盪，顯然是被某種強烈的電磁力所控制的樣子。

看來把事情弄糟了，大家正在慌張不知所措時，那居民又來了。隊長問他：

「這是什麼意思？」

「不是懷疑你們，不過，爲了防備萬一，不得不稍作警戒，利用那邊的裝備控制了一下。不會損壞，放心好了。」

「可是，爲什麼到現在還……」

「這件事到底是陸海空三軍的那一軍所管轄，沒有辦法作決定。因爲是從空中出現，所以可說是屬於空軍的權限內。但在海岸著陸，也可以算是屬於海軍。而事實上目前是在陸地，因此才先出動陸軍的裝備。」

「原來如此，當然不能怪你們警戒，不過，你們可真慢條斯理，不慌不忙。現在請趕快讓我們和負責人會晤吧。」

「事情進行的經過，已經明瞭了吧？請放心，我會來聯絡。」

居民走了。又過了幾天無聊的日子，大家都感到焦慮，但生氣也沒有用，因爲太空船開不動。如果要離開太空船去找他們，從周圍的景象看來，却危機重重。唯一的依賴是偶爾過來聯絡的那位居民，隊長憂慮地問他：

「事情到底怎麼了？要是不答應，讓我們回去好了。」

「既來之則安之。現在討論的是該由那一部門的衙門與你們接頭，因爲這件事是前無此例，不能不……」

「那麼，結果如何？」

「首先必須決定這是外交問題，或內政問題。你們也需要檢疫，這是衛生方面的機構負責的，但又像是天文方面的機構，也可以算是氣象方面的機構……」

「怎麼這樣麻煩？」

「談到文化交流時似乎就該屬於文化機構；但如果是貿易，就應該是產業關係的機構……」

「唉唉！」

大家忍不住嘆息了，這樣看來又有得等了，事實上他們只有在等待中過日。那居民不時來交談。隊長問他：

「最近進行的程度如何？」

「討論很順利，最近好像財政關係的機構發言力比較強，因爲事情與關稅問題有關。反正不管由那一部門出面，都得要有預算。」

「難道還不能作決定？」

「這也同時在進行討論。反正謹慎是有好無壞，而且樣樣事開頭最重要。如果開頭粗心大意，以後發生了問題可就棘手了——贊成這意見的人比較多。」

「不錯，這話有道理。」

「各部門都盼望由他們來負擔這件事，但也不能貿貿然行事，總得慎重討論……」日子一天天消逝。

「還沒有決定嗎？」

「是的。最近各部門聯合處理的意見，與新設立一個部門來負責的意見對立。雖然也有人主張妥協案，但得不到支持。討論遇到阻碍，無法進行時，最快的辦法就是從頭再來。」

「話雖然這麼說……」

「討論到歡迎你們的程序時，娛樂方面的機構也就插手要管這檔事……」

「唉唉……」

又是連續等待的日子，那居民不時來報告消息。

「現在又發生新的問題了，是法律上的問題。來自外星球的人和本星球居民的法律，在基本上的差異如何，法律機構也主張要出面……」

「說真的，到底還要多久？」

「根據我的猜測，最快的時間……」

那居民說出一個數目，隊員之一計算過後，這樣報告：

「以地球的時間換算，等於是六十年。怎麼辦？」

隊長回答說：「沒有辦法，在這樣古怪的星球着陸，算我們倒楣。」

食物俱樂部

餐廳響起了悅耳的鈴聲，這是晚餐時間已到的信號。艾先生和他的家人圍着餐廳桌坐下來。一共三個人，艾先生，艾太太和十歲的兒子。三人坐定後，鈴聲就自動停止，錄音機的聲音說：「現在開飯了請愉快地慢慢享受。」

餐桌中央裂開，三盤濃湯上來，自動送到三人面前。那是香味四溢，顏色翠綠的湯，這餐桌是與自動烹調設備保持着聯絡，自動輸送食物。

這個時代與從前比起來，電化生活又邁進了一大步，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動化，而且十分普及，家家戶戶的屋頂都伸展出各種天線，其中一根就是自動烹調設備。從中央烹調總站傳遞這一天的菜單，機器廚師就按照其指示，把每一道食物做出來，像現在這樣送到每一個家庭的餐桌。

兒子吃了兩口湯就把盤子推開。

「多吃一點，吃這麼少，身體不會強壯。」

「可是，我沒有食欲……」

兒子可憐兮兮地說，母親也就不再逼他吃，因為她自己也剩下半盤沒有吃。艾先生也一樣。

「味道很好，不太鹹，不太甜，不淡不濃，剛剛好，恰到好處，沒什麼好挑剔的……」

艾先生雖然這樣說，他也只吃了三分之一。大家都把盤子推開後，自動機就自動把盤子收回去，洗淨、消毒，以備下一餐之用。

接着送到三人面前的是炸魚，還附帶了麵包。兒子抓起魚尾巴，盪呀盪地玩着。父親教誨地說：

「規矩些，吃的東西不能當做玩具。」

「是。」

兒子聽話地吃了一口魚，但就吃這麼一口而已，然後就把牛油抹在麵包上面，光吃麵包。三盤幾乎沒有動的魚推開後，很快就自動收拾乾淨。第三道菜是煎肉和沙拉，但三個人都沒有高興的表情。

肚子是空的，餐食的味道好，營養豐富，可是，却引不起食欲。

艾先生閉上眼睛，試着咬一口肉吃，但實在食不下嚥。他站起來，打開立體電視。正在播映以南洋為舞台的愛情冒險故事，螢光幕上出現碧海白浪、椰子樹……

心情稍微開朗後，艾先生終於勉強吃了少許沙拉，他一面推開盤子一面埋怨地說：

「唉，不行，這樣下去，我的神經會發生問題。」

艾太太同意地說：

「我也一樣，已經一個月了，每天相同的食物，再好的食物都會吃膩。今晚這幾道菜已經吃了一百次了。」

兒子對艾先生說：

「這種情形還要繼續多久？」

「根據新聞報導，目前沒有希望改善。」

這只能說是悲劇。現在回想才深深體會出一個月前的三餐是多麼享口福。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同的餐食。中央烹調總站以磁帶錄製着各種食物的做法，由三種電波，傳送到每個家庭。人們只要對準自己喜歡的電路就可以了。自動烹調機收到電訊後，就按照指示烹調，將食物送到各人的桌上。

「上回吃的那道炸蟹肉，味道太好了。」

兒子喃喃自語。其實每一個人都時常回憶以前吃過的種種食物，甚至夢中都出現。可是，有口難言。

情況為什麼會變壞？因為個把月前，中央烹調總站的記錄帶突然失蹤，唯一剩下的，就是現在每餐出現的這幾道菜的作法而已。

本來也有備用帶，可惜連備用帶也一起失蹤。負責人連忙趕到圖書館，想不到圖書館保存的所有關於烹調的資料，全部不翼而飛了。

「到底是誰這樣缺德？這一定是有組織的團體有計劃的偷竊。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實在太沒有良心。」

艾太太悲哀地說，艾先生告訴她：

「想起來錯在一切都交給機器，我們應該保留偶爾在家裏自己做菜的習慣。」

「現在才講這種話已經來不及。中央烹調總站那些記錄是最好的菜單，自動烹調機則按照總站的指示，做出色香味具備的食物，送到每個家庭的餐桌。在這種情形下，誰願意自己烹烹煮煮？就算我煮了，你也不見得肯吃。」

不錯，艾先生點點頭。

「對，這種情形已經太久了，多年以來全靠自動烹調機作食物，世界上早就沒有懂得烹煮食物的人了。」

「可不是？通通忘光了，有烹調總站的記錄帶的菜單和作法，又有自動烹調機在烹煮，人們

當然很放心。久而久之，自然忘光光了。」

「真可憐，對於烹煮方面，人們恐怕得從頭開始。嗨，幾時才能恢復原來的食物文化……」

艾先生邊說邊站起來。

「我去散步，雖然不是吃得太飽，但也要出去走走，散散心。」

他走出家裏，往公園而去。從黑暗中冒出一個人，靠近他，低聲說：

「先生，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什麼消息？」

調眼看對方，一對賊溜溜的眼睛，好像什麼犯罪團體的爪牙模樣。這個男人說：

「我們組織了一個秘密俱樂部，在那裏要吃什麼就有什麼。當然會費不便宜，你願意帶你的

家人來參加嗎？……」

艾先生終於恍然大悟了這可惡的偷竊真相。

代價

在空中飛翔的那個圓盤，在郊外的野地上降落了。它是輕巧地迴旋了兩次，然後姿勢優美地降落地面上。

因此，看見的人們絕不會尖叫，驚駭，慌亂。它絲毫沒有侵略者的姿態，沒有給人蠻橫的使者的印象。

觀看的人愈來愈多。大家站在遠遠的地方看着，這時從那圓盤裏面出來一個太空人，穿着漂亮的銀色衣服，動作敏捷俐落。是個年輕的男性太空人，當然囉，不知道星球上的居民壽命如何是不能斷言年輕或不年輕，不過，起碼這太空人沒有老成的印象。

太空人開口了。

「各位先生女士，我是從婆魔星來的，是和平使者，我沒有攜帶武器。如果各位願意，我們希望與你們締結友好關係。」

這些話是從太空人胸前的一個小機器盒發出來的，它可能是翻譯機。聽了這開場白，本來還抱着一絲不安的人們也揚起了歡呼聲。

「萬歲！」

「歡迎！」

「太好了！」

各種歡呼聲叫得震天響。

接下來是連日的公開歡迎會，記者們追隨着他採訪消息。

「婆魔星的人是不是都很健康？」

「健康？健康是什麼意思？……」

婆魔星人斜着頭想了想才回答：

「……啊，我明白了，就是說，沒有生病吧？疾病這東西在古老的時候早就沒有了，所以也沒有說健康這兩個字，我們老早就忘了健康是什麼了。」

聽衆都深深嘆息着。

「你駕駛的那個圓盤好像性能很好的樣子，那是怎樣操作的？」

「我不知道，只要把按鈕一揷，就可以起飛。也不會故障，所以不必要了解原理和構造。」

不過，如果各位有興趣，下次我帶一位擁有設計圖的技術人員來。」

每一個聽衆的眼睛莫不閃亮。

除了公開的歡迎會以外，還有私人歡迎會，單獨偷偷和他攀交情的人也不少。

「聽說婆魔星的長壽藥相當普遍，把地球的事實權交給本公司怎樣？」

「好的，我會考慮你的意見。」

太空人滿口答應，使得提心吊膽地開口的廠商大喜過望。

「謝謝，謝謝，你是位好說話的太空人。我也是好說話的地球人，你在地球居留期間，要吃什麼，玩什麼，都由本公司招待。」

在另一次聚會時，有人要求他說：

「像你那個圓盤太空船有一天會在地球製造，那時候請務必和敝公司合作……」

「好的，我會考慮。」

「拜託，拜託，你在地球上要參觀什麼，請儘管說，我們一定替你安排。還有，請不要讓別的公司知道我們預定合作的事。」

「好。」

婆魔星人開始世界旅行，參觀各地。嚮導者一大羣，招待者一大羣，歡迎者一大羣。在這樣

熱烈的場面下，絕對不能有紕漏，否則就吃大虧了。

在歡迎的宴會之後，任何國家都向他提出要求。

「我國最傷腦筋的是沒有產業，地球和婆魔星正式推進友好關係時，希望你把大使館設在我國。那麼，我國就變成了地球的入口。請同情我們，答應我們的請求。」

「好的，我會考慮。」

「啊，這簡直像做夢，拜託你了。還有，這件事請你務必保守秘密，要是被別的國家知道，怕會設法爭取，那就麻煩了。」

「我了解。」

某一個國家某一位商人要求說：

「我想今後會開發兩星球之間的觀光旅行，旅館以及其他關於觀光的一切，希望委任地球規模最大的本旅行社負責。」

「好的，我會考慮。」

除此以外，其他還有許許多多代表國家、代表廠商、或個人的種種要求，婆魔星人都笑容可掬地答應。他所到之處，都是熱烈的歡迎場面，這是他笑容可掬的原因之一。

在這種情形下過了一年，婆魔星人要回去了。地球人送給他一大堆禮物，他把圓盤帶不動的

，慷慨地分給歡送的人。」

「再見了，我這一趟來得很有價值。今後兩星球正式締結關係，來往就更加頻繁了。再見吧，地球人……」

他說完，乘着圓盤飛走了。

片刻後，地球已經變成很小，婆魔星人自言自語地說：

「嗨，這些傢伙究竟怎麼回事？是太善良，還是太自私？簡直是傻瓜。不過，我也有責任。我同樣太善良，對方開口要求，明明知道不可能，我却不忍心拒絕。這可能也是我太自私的關係，光憑口頭答應，我就白白遊歷了一年……」

他不是代表星球的使者，他只是年輕氣盛，興起而乘圓盤飛翔而已，想不到白白享受一年的豪遊。

人們秘密要求他的事，不知有幾千項。但他一項也沒有印象，因為他從開頭就無意記它。想到這些，他就有幾分同情，不過，片刻後，他表情開朗地說：

「不，我不是平白享受他們的款待，環遊世界。我讓他們對未來抱着期待，這是代價很高的。他們期待着要與婆魔星交流，獲取大利益。這不是播下戰爭的種子，而是使他們感到人生有意義。」

非 塔

這裏是國境，如果是兩個友好的國家，雙方的居民不必經過嚴密的檢查就可以相互往來。但這裏不是。

這兩個國家從以前就格格不入，事事採取對立態度，經常處於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狀態。國境兩側各有四公里寬的非武裝地帶，禁止雙方侵入。非武裝地帶的名稱也可以說是互相不信任的表現，這是證明兩國的關係險惡。

非武裝地帶的兩側各有衛兵在監視對方，其後面又有隨時可以出動的軍隊。
有一天黎明時分，天空剛泛白的時候，一方的衛兵高聲叫道：

「啊！那是什麼？」

「不要恐嚇人，到底怎麼了？」

其他衛兵聞聲而問，朝第一個衛兵指示的方面注視。似乎有個什麼東西聳立於昏暗中，地點

是在非武裝地帶中間的小山上面。到昨夜以前，那裏什麼也沒有。

此刻聳立着一座高塔，但正確地說，似乎只能叫做一根柱子，因為它沒有高大如塔的程度。從顏色推測，似乎是金屬。高度大約一百公尺，或再高一些。頂端微圓，形狀略似火柴棒。

「怎麼造了個怪物在那裏？」

「喂喂，事不宜遲，快快報告長官爲妙。」

長官也看見了那奇怪的東西。

「唔，既然不是我方造的，當然就是對方造的。根據條約，非武裝地帶不能利用，對方竟然漠視條約，在那裏造了東西。這是嚴重的事。」

消息立刻報告總部，然後傳到元首耳中，命令很快就下來了。

「雖然不知道對方的目的何在，但讓它存在就變成既成事實，損失的是我方，所以不能拖延，立刻發動砲擊，把它炸毀。」

大砲發射了，但由於那是一根細柱，不容易打中，砲彈飛到對方國土而爆炸。

在同一個時候，對方也開始轟擊。這邊轟出一發，那邊回來兩發，於是這邊又報以四發……成列的大砲一起開火，飛出去的砲彈得到連鎖反應。軍隊收到攻擊命令，戰爭開始了，戰車隊往前推進，飛機也加入轟炸。

國境線已經不存在，只剩下戰線而已。

士兵一個接一個捐軀，戰爭愈來愈熾烈。

犧牲者不限於軍人而已，老百姓、家畜、田地、果園，都遭了殃。

老百姓逃離戰場附近，但後方也沒有真正安全的地區。沒有食物，只能喝不乾淨的水，加上疲勞和睡眠不足，於是傳染病發生。當然沒有醫藥，結果和死於戰場沒有多大差別。

雙方都發射了無以計數的砲彈，却都打不中目標——那奇怪的塔——它依然高高聳立於原地。到底是為什麼？實在想不通。

有個部隊佔領了那個地點，要把怪塔炸毀，可是辦不到。如果請專家來慢慢研究，也許能得到答案，但時間不允許。這裏是戰場，打勝戰是先決條件，調查和研究必須等以後再說。

況且敵方很快就反擊，佔領了怪塔的部隊不得撤退。

屍體如山，血流成河，戰線進進退退，難分勝敗。

數國組成的外交團訪問其中一國，建議停戰。

「如何？適可而止怎樣？再打下去，死傷會增加，國土也荒蕪了。」

元首回答：

「當然，我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錯在對方，他們該先停戰。」

「當初貴國為什麼要發動戰爭？」

「這不能怪我方，是他們在國界的非武裝地帶造了一個怪物，這是違反條約的行爲，漠視了國際信譽。顯然敵方在建設新的攻擊設備，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坐等其完成。所以爲了自衛，不得不攻擊。砲彈沒有打中那怪塔，飛到敵方領地，但這不是我們的責任。」

元首指着怪塔的圖片說明，外交團點頭聽着。

「原來如此，原因是在這裏，的確這是違反條約的行爲。那麼，再度請問，是不是同意停戰？」

「這還用說？只要敵方承認他們建塔企圖戰爭的錯誤而來投降，我方當然立刻停戰。不過，對方是禍首，所以必須負起賠償的責任。」

「好，我們明白了，現在我們到對方國家去徵詢意見。」

外交團離開這裏，訪問另外一國。

「貴國爲什麼要建塔，引起戰爭？」

得到的答覆却出乎意料之外。

「建塔？什麼意思？那是敵國建的，他們以此威脅我們，太可惡了。」

「真的嗎？」

「當然不假，調查一下就知道。發動戰爭的責任是對方，只要他們承認，且賠償，我們隨時願意講和，我們是最愛和平的國家。」

兩國的答覆相同，可是，却不是意見一致。因為不知道塔是那一方建造，所以無法決定責任在那一方。

而且還有賠償問題，雙方都要求賠償，但總不能說，由兩國以外的諸國出錢賠償。

不過，經過外交團的奔走游說之後，同意暫時停戰，成立國際委員會，調查問題的中心——

塔。

包括科學家和軍事專家所組成的調查團來到該地，開始進行調查。

然而，查不出所以然來。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形狀像一根大火柴棒，名符其實的是引發戰爭的導火線。」

「奇怪的是在激烈的打仗中，這東西一點兒沒有損壞，它不是金屬造的，就是裏面有避彈設備。」

委員們向兩國提出種種質詢，可是得不到具體的答覆。

沒有辦法，只好把塔加以分解。但這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因為穿孔器和鎔解劑都不生效。

「這樣簡直一點辦法都沒有，說不定除了原子彈，炸不開它。這就無法知道塔內的秘密了

。」

「那怎麼辦呢？雙方都不肯負起戰爭的責任啊。」

大家正在議論紛紛，一籌莫展之際，塔上方傳來一個聲音：

「各位，辛苦你們了。」

大家都驚嚇地抬起頭，那聲音繼續說：

「我們是從外太空和平星球來的，當然我們不在那裏面，那是無人自動式電視轉播機……」

事出意外，大家都目瞪口呆。

「……我們和平星的生活太平靜，需要轉播一些富於刺激性的實況，所以在這裏裝設了這架自動式電視轉播機，利用電波送回和平星球。我們很高興這次實況轉播十分刺激精彩，爲了答謝你們，不能不讓你們知道事實……」

明白了真相後，大家轉驚爲怒。引發戰爭，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而他們都以此爲娛樂。

不知是否發現了人們的想法，那聲音又說：

「……當然我們會酬謝的。好了，再見。」

接着，塔從半中間分離，上端噴出火炎，像火箭一樣衝入空中，轉眼間消逝無踪。也許是因爲表面不會反射電波的關係，雷達測不出它的去向。

大家驚魂甫定，趨前探視剩下的半截，裏面竟然是大量的寶石，比兩國要求賠償的合計數目還多得多。

大家啼笑皆非，分辨不出這是賺錢，或是損失。

世界末日

有一天，老P在家裏收到一個包裹。他是事業失敗，滿身債務，每天在家裏發愁。把包裹打開來一看，是個小小的機器，上面有個和保險櫃相同的開關和按鈕。

「這是什麼？」

收拾包裝紙時，發現了一封信，是印刷信，內容如下：

（本人類問題研究所開發此項新機器，它具備特殊性能，可使目前世界各國所製造、貯藏的核子武器，在遠距離操作下，一齊爆炸。諸位現在收到的，就是這機器。把開關向右邊旋轉八次，左邊旋轉五次，再向右邊旋轉三次，然後按按鈕。請仔細思量思量。）

老P奇怪地斜着頭。

「今天又不是愚人節，幹嘛開這個玩笑？到底打算作什麼？……」

老P一個人嘮嘮叨叨地噙着，這時一個鄰居從門前經過，對他叫道：

「趕快打開電視來看，臨時報告緊急消息吶。」

「是嗎？」

老P走到電視前面。

螢光幕上出現新聞播報員，表情興奮地在說話，他的手中拿着與老P剛才收到的相同的機器。

「這是緊急事態，請各位注意。今天全世界的許多家庭收到我手中拿的這種機器，正如機器附帶的信所寫的，這是非常危險的東西，請各位絕對不要去碰開關，把它送到各區公所。這是政府的命令……」

看來這件事確實不尋常，只是老P懷疑到底有多少人願意交出去。

接着，螢光幕出現這機器的發明人——老博士。老博士顯出很不情願的樣子，可能是被強迫上電視的。記者緊張地訪問他。

「老博士，你為什麼要發明這樣可怕的东西？」

「本人類問題研究所爲了人類的命運、危機、病根、陰影、歪曲等種種煩惱……」

「請博士不要繞圈子，目前情況很緊急。」

「這機器的性能已經在說明書上寫得很詳細，目前各國的核子武器總數相當驚人，如果一揪

按鈕，那些核子武器將全部爆炸，這個世界就粉碎了。不過，本人認爲這是很好的構想。因爲這樣一來，被少數人掌握的權限就回到大眾手中……」

「開玩笑！你是太空人的間諜嗎？」

嚇得臉色蒼白的記者問。老博士泰然回答：

「我是人類，因爲愛人類，我才發明這個機器。」

「可是，如果有人發瘋，把按鈕撤下去，這個世界不是就毀滅了？」

「其實目前這種情形還不是一樣？假使領導者發瘋，結果仍然相同。而且推崇瘋狂的人爲領導者的人民，一定也是瘋狂。所以世界毀滅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

「現在不是討論原則的時候，博士，難道沒有預防的方法嗎？」

「有，只要每一個人都保持和平就行了。人人都維持和平，這不是很好的情況嗎？」

「請不要開玩笑。」

「不然就是各國將所有的核子武器都拿去丟棄在太空。」

「來得及嗎？必須趕快全部收回銷毀……」

「不能銷毀，這和按按鈕同樣，會毀滅這個世界……」

多厲害的機器，老P想。這老博士腦筋不正常嗎？不過，他的話却很有道理。到底是真的像

他所說那麼厲害嗎？

對老P而言，手上的機器的重量強烈得多。雖然機器本身的重量不大，但它負着地球的命運。真的那麼厲害嗎？老P試着轉動開關，但猛然一驚，立即轉回來。

老P連日在家裏觀察那機器。電視仍然繼續呼籲民衆交出機器，這似乎表示政府的收回成績不理想。

各國是否丟棄核子武器，不得而知，因為沒有發表任何消息。也許是不能公開的消息，也說不定偷偷運入了對立國。

注視着那機器，老P回想自己的人生，從來沒有好運過，遇到的都是可惡的人。

由於是這樣，老P從來不曾嚐過快樂的滋味。今後恐怕也一樣，沒有改變的希望。哼，人人都只想到自己，好自私。

人類本來就是這樣，所以人類有存在的價值嗎？可惡，乾脆……

老P伸手碰觸開關，又連忙縮回來，停止轉動開關。但他沒有完全停止，這只是開始而已。伸手要轉動又停止，停止後又要轉動。

恰像從斜坡滾落的雪人，氣勢駭人。過了某一個階段後就再也沒有辦法停止。愈來愈決心，最後終於不可收拾。

老P抱着這機器，偷偷走出家裏。人類是可惡的，該毀滅的。雖然如此，能不引起慌亂，就不要引起慌亂。他認為不要事先預告，悄悄實行好得多。

老P進入沒有人影的樹林，慢慢轉動開關，按照說明，左右都轉動，然後伸出指尖要按下按鈕。

我可以這樣做嗎？——這念頭掠過老P腦中，但他摔摔頭，拋棄這念頭。不要猶豫，人類去見他的鬼吧，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毀了吧！……

一陣強烈的光和熱照射着老P，瞬息間，各種思想鑽入他的心中。但這只是一剎那而已。

△ △ △
在人類問題研究所的一室，開發這機器的老博士對他的助手們說：

「在你們的協助下完成的那些機器，對世界一定有好處。」

「不知道已經有多少人按下按鈕，希望愈多愈好。」

老博士說：「總之，一按下去，那機器就爆炸，按的人本身就像被核彈炸開一樣的感覺。我想，那些心術不良的人已經被整頓過了。」

「可是，我們發表聲明說按下去，世界就毀滅，所以覺得好像說了謊……」

「不，不是這回事，我的意思是指按鈕人的世界末日。」

可憐的症狀

有一個青年到醫院來找精神科醫生。這青年臉上佈滿了恐懼的表情，而且動作也一樣戰戰兢兢，十分懼怕的樣子。他一進來就把門關上，然後又偷偷開一條縫，探視了一下再關上。

不但這樣，也不招呼一下醫生，輕輕走到窗前，偷偷往外面看。沒有辦法，醫生只好先開口問他：

「喂喂，年輕人，怎麼回事？」

「啊！幸會。我是來請你診察的。」

青年說，但眼睛骨碌碌地打轉，張望，惶惶不安的樣子。醫生便進行詢問：

「你的自覺症狀是什麼？」

「我覺得一直有人監視着我。這個就叫做自覺症狀嗎？這是真的，確實有人在監視我。不過，我的朋友極力勸我給醫生診察看看，所以只好到這裏來。」

醫生一面做記錄一面點頭。

「不錯，這是很普遍的症狀，你能夠趁早來接受治療是最好不過的。這個症狀叫做追蹤妄想、或監視妄想。就是事實沒有，却以為是有，所以是妄想。如果自己知道那是心裏作用，就不叫做妄想了。」

「可是，大夫，我真的受到監視。」

青年正正經經地說。醫生反問他：

「那麼，說出監視你的人是誰？」

「不知道，我根本猜不出是誰，所以我才感到緊張。」

「你能證明受到監視嗎？」

「可惜，我做不到。到警察局去請求保護時，也因為這一點而被攔出來。可是，沒有辦法證明啊。一會兒躲在這邊的屋後，一會兒跑到那邊的轉角去了。發現受到跟踪，轉過身時，人已經轉變不見了。」

青年委屈地用心說明，醫生想起地問：

「你很喜欢看偵探小說或電影吧？」

「是的，並不討厭，但不是喜歡到入迷的程度。你的意思是說，我是看偵探小說而走火入魔

？

「那麼，說說你的日常生活情形。」

「我是獨身的公司職員，但我的職務既不是管錢，也不負責機密文件，所以不至於因此被人跟踪。」

「哈！不過，你內心的慾望在不知不覺間表現出來，引起了注意……」

醫生開始發表意見，青年却打斷他說：

「不，不可能。我任職的公司是第一流的公司，而且我受到上司的重用，前途看好，所以沒有欲求不滿的現象。」

「那麼，你本來就神經質嗎？」

「不，我原本愛好運動，性格開朗。可是，自從這件事發生後，我的性格就變為憂鬱，做事也錯誤百出。」

「或者是沒有女朋友，感到寂寞？」

「不，不久以前我才結識麗美。你要是看到，就知道她是多麼漂亮、溫柔、多情……」

「這樣說，原因會不會就在這裏……」

醫生說到這裏，打住了。這時青年突然站起來，跑到門前，一下子把門打開。醫生也跟着走

過去，探視門外，一面問：

「外面有人嗎？」

「好像有人在外面偷看裏面，大概已經迅速的躲起來了。」

「可是，事實上外面沒有人嘛。你不能不面對現實了，這一切都是幻想。」

「是這樣的嗎？……」

「沒有錯，你一定要承認事實，接受治療，那麼，很快就會恢復。」

醫生鼓勵地說。青年不大服氣的樣子，但他無可奈何地點頭說：

「好吧。」

「我給你一些藥，你服過後如果能睡一覺，症狀就會減輕。兩三天後你再來。」

青年回去了。

數天後，青年又來了。

「你覺得情形怎樣？」

醫生問，青年精神飽滿地回答：

「大夫，你的藥很管用。或者你的鼓勵也奏效了。反正從第二天起，我的幻想就完全消失了，簡直不能相信的程度，被人監視的感覺一下沒有了。謝謝你，大夫。」

「那好極了。」

醫生說，心裏也詫異好得太快了。不過，病症霍然而癒是可賀可喜的。

× × × × × × ×

下面是R私家偵探事務所的一份調查報告：

「先生所委託，關於令媛麗美小姐之男友的身家調查已經完成，本偵探事務所擁有多名經驗豐富的優秀偵探，所以能調動人手觀察他的日常生活情形。其結果，發現此青年性情缺少沉靜。終日惶惶不安，經常不信任地四下張望。不知發生何事，也到警察局去過。再經跟踪觀察後，發現他去找精神科醫生。雖然試圖竊聽他們的談話，却因他提高警覺而告失敗。不過，既然是到警察局走動，和須要拜訪精神科醫生的青年，可見有問題，若要論婚嫁，似乎該三思。以上是R私家偵探所呈之報告。」

有其父必有其子

這裏是警察局的辦公室，有兩個人隔着辦公桌相對而坐。其中一個是警官，一個是四十多歲的男人。這男人一面說話一面彎腰低頭。

「聽說我的兒子被貴局逮捕，所以馬上趕來。一定是誤會，我的兒子絕對不會做出讓警方麻煩的事。」

「每一個人都這樣說，可是，犯法就是犯法，取締違法的事是我們的責任。」警官冷靜地說。公事公辦，否則就無法維持紀律。但對方並不就此罷休。

「我的兒子絕對不會做出違法的事。不過，就算萬一他做錯了什麼，我知道他絕不是惡意的。一定的，我的兒子一定沒有惡意。所以請你幫幫忙……」

那男人探出上身，熱心地說着。接着，又站起來，走到警官旁邊，拍撫着他的衣服，拼命懇求。但警察正色地說：

「先生，你不必請求，讓我給你說明吧。你的兒子駕駛跑車超速，而且撞倒路標，被交通警察當場抓到的。」

「我是因爲有一筆多餘的錢才給他買了車，這是我的錯。不過，這是小事，不必爲這一點點事監禁他啊，又不是撞傷人，何必罰得這樣重？」

那男人不讓步地分辯。

「是的，如果只是開車超速，撞倒路標，倒還好，不應該的是你兒子的態度。他竟然拿出錢來，要交通警察網開一面，放他走。錯就在這裏，這是賄賂。爲此才監禁他。」

「哦！」

那男人這時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警察預備抽香煙而把手探入衣袋時，忽然滿臉的訝異。因爲他的指尖觸到了一樣東西，掏出來一看，是一疊厚厚的鈔票。警官的嗓門提高了。

「什麼？這東西……啊哈，是你剛才偷偷塞入我的口袋的？哼，難怪我覺得不對勁兒。」

「是……」

「哼，可惡，你竟然存心收買警官。一點兒不錯，有其父必有其子。這種行爲不能縱容，我要監禁你，你家裏方面我會打電話聯絡。」

「是……」

那男人可憐兮兮地哭喪着臉，他大概已經知道爭辯無益了。

把那男人收監後，警官正埋首寫着這件案子的報告時，局長派人來傳他到局長室。

「啥事？局長。」警官進入局長室問。

「剛才你是不是監禁了一個中年男人？」

「是，我正在寫報告。看起來是上流社會的人，可是他當場賄賂。這件事怎麼了？」

警官奇怪地問，警察局長便說：

「剛才有一位七十歲老先生來找我，是一位很高尙的老紳士，據說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他是你剛才監禁的那男人的父親。」

「他是想要了解案件的内容，所以才急急忙忙趕來的吧？剛才應該請他來找我。」

「不，他一進來就說：我的兒子絕對不會做壞事，一定是誤會。我告訴他說，警察不會無緣無故的逮捕人。」

「這樣說，他就明白了嗎？」

警官問。警察局長好像想起來就生氣似的說：

「沒有，他馬上拿出鈔票，要我通融通融。真是傷腦筋。」

「原來如此。唔，這樣看來，可能是遺傳。」

警官把案件的經過情形報告了局長，就是關於那預備收買交通警察的少年，和打算賄賂他的父親……

警察局長點點頭說：

「原來如此。剛才我也是立刻命人逮捕他，把他監禁起來。雖然同情他年紀已經大了，不過，要以金錢左右警察的行爲是要不得的，我監禁他的目的是要他反省反省。」

「對，是不得已的。」

局長和警官都很氣憤，太瞧不起警察了，雖然他們的賄賂計劃沒有成功，可能不會構成什麼罪名，但他們的存心不良。爲了澈底取締這種頹廢的習慣，非罰他一罰不可。

兩人還在談論時，辦公桌上的電話鈴叮叮響起來，警察局長接了電話。

「是？……哦，這樣的嗎？可是……是，沒有辦法，好吧，遵命……」

局長說完，十分遺憾地把電話放下。警官發現局長的表情凝重，便問他：

「有什麼事嗎？」

「上面命令立刻釋放剛才那位老人和他的兒子、孫子。據說是政壇上某大官的要求，看來沒有辦法拒絕。」

聽了這些話，警官也感到十分遺憾，他忽然想起來說：

「對了，少年在接受訊問時，說過有一位曾祖父，已經九十多歲，還很健壯。他的名字我好像有點眼熟，現在終於想起來了。」

「是做什麼的？」

「據說是政壇的幕後首腦人物。」

手槍

這強盜跑上大樓屋頂，右手緊握着手槍，左手抱住滿滿裝着鈔票的皮包。

他在前一刻從這棟大樓一樓的銀行，趁關門之際，搶劫銀行。他把手槍頂着銀行員，讓對方將鈔票塞入他帶來的皮包內。

到這裏為止，他的計劃順利，但再下去就遇到了阻碍。

可能是那受到恐嚇的銀行員用腳尖按了緊急用的警鈴，警車開到了前面的出口。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只有逃入大樓內部，遇路就跑，最後終於跑上大樓的屋頂。

「想不到會變成這樣狼狽，現在怎麼辦？」

強盜問自己。警察在樓下搜查，一樓樓搜上來，最後一定會到屋頂來。所以受捕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這樣輕易地被逮捕，未免不甘心，難道已經到了窮途末日，一籌莫展了嗎？

強盜四下打量了一圈，連個藏身之地都沒有，也沒有辦法攀到隔棟大樓。

不過，他發現一個青年站在屋頂那一端的邊邊，俯瞰着下面。

「喂！」

「啊！什麼事？你嚇了我一跳。」

青年驚駭地轉過身來。強盜舉槍對着青年走過去，對他說：

「小子，看清楚，這是真手槍，不是玩具，我的指頭一勾，子彈就出來。聽着，乖乖的照我的話做。」

可是，不知怎麼，青年好像漠不關心的樣子。他冷冷淡淡地說：

「你最好還是離開遠一點，在這裏恐怕會遭到池魚之殃。」

強盜驚愕地瞪起了眼睛。這小子腦筋有問題嗎？不過，對不起，你非得充當人質不可。

「小子，不要講莫名其妙的話，再胡鬧，我可真的要開槍了。」

「請便。我現在正打算從這裏跳下去自殺，墜樓死和被槍射死對我都一樣，但對你大概不同，你會變成殺人犯。」

「你的話是真的嗎？我不相信。」

「說起來不好意思，我迷上賽馬，越迷越深，後來就挪用公款去賽馬。可是，明天要總查帳，這一來我就完蛋了。我已經寫好了遺書。」

青年從衣袋掏出一封信，封面寫着「遺書」兩個字，看來不是騙人的。

強盜感到很棘手，想不到會碰上這倒楣的傢伙，對這種人用手槍恐嚇不會生效，做人質發不了作用。通常人質都是戰戰兢兢，唯命是從，而這小子恨不得結束生命，誰知道他會闖出怎樣的禍來？若在掙扎中誤殺了他，豈不冤枉地成為殺人犯而被處以極刑？

「呸！你的胆量也未免太小了，不必急着尋死。」

強盜鼓勵地說，心裏覺得怪怪的。但青年冷淡地回答他：

「你不要多管閒事。」

「人生有趣的事可多着呐，死了豈不可惜？」

「我唯一感到可惜的是，後天不能去賽馬。這一次我有把握贏回來。唉，現在沒有希望了……」

強盜對青年哈腰作揖，懇求地說：

「我是強盜，警察正在追我，請你當我的人質，協助我逃走，拜託拜託。」

「我沒有心情，看你要殺死我，還是讓我跳下去，快點決定吧。」

青年拾起腳來，預備跨出欄杆外面，強盜連忙抓住他。

「拜託拜託，請你當作救人，暫充當一下人質。我不會白白佔你便宜，你挪用的公款數目，

我給你好了，那就不必自殺了吧？」

「對是對……」

強盜打開皮包，拿出三分之一的鈔票給青年。

「喏，錢拿去吧，拜託，充當我的人質。」

「不過，我還不能信任你，說不定等我做你的人質，幫你逃過險後，你就殺死我，把錢拿回去。」

「不，我絕對不會殺你。」

「那麼，把手槍交給我。」

「這怎麼可以！」

「既然這樣，那就各管各的好了。」

可是，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好吧，給就給。

強盜把手槍遞出去，青年接過來。沉甸甸的，份量好重。黑亮亮的，好像蘊藏着冷酷無情的威力。青年的手觸摸着手槍，一股衝動的感情從心底湧上來。

「啊，這是怎樣一種感觸呵！我覺得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有了這傢伙，還有什麼事做不

到？好了，皮包給我。」

「不要胡鬧……」

青年朝着空中放了一槍，強烈的反動和爆音劃過空間。然後青年對發抖的強盜說：「少囉囉，拿過來！」

這時候，警察上屋頂來了。警察叫道：

「好，逃不掉了，乖乖就捕才是聰明。放下武器，否則要開槍了。」

強盜悲哀地喊着：

「不要開槍，救命啊！」

但青年對那些警察說：

「哼！豈可就捕？讓開，我有人質哩。」

禱告

傑克在家裏猛灌便宜酒，然後倒頭就睡。他是借酒澆愁愁更愁。

最近傑克倒楣透頂，樣樣不順遂。他就沒有想一想原因是不是在於自己不中用？

前一陣東挪西借的，籌了一筆款做生意。可是，貨物出了門，錢收不進來，所以逼不得已又關門大吉。現在他只好借酒澆愁了。

到了三更半夜的時候，傑克忽然醒來。他感到有什麼不對勁兒，輕輕張開眼睛，偷偷一瞄。嘿，枕前可不是站着一個怪物！

是獅身人面的男人，頭上罩着頭巾，額前掛個什麼飾物。

「這是怎麼回事兒？一定是酒醉後的幻覺。要趕走這個怪物，就得讓腦袋清醒清醒，或者是再多喝點兒……」

當傑克伸手要拿酒瓶時，枕前的怪物開口了：

「等一等，本人不是幻覺。」

「不是幻覺是什麼？我從來沒有看過你這副模樣的人。」

於是，這怪物莊嚴地宣佈：

「本人是人面獅身、太陽神哈瑪基斯的化身。你沒聽說過嗎？」

「唔，在照片上面看過，你是在埃及金字塔旁邊。可是，你現身在我面前，感覺可完全不同呀。你這遙遠的埃及古代神明，幹嘛跑到這兒來？」

「簡單明瞭的說，一句話：擴張營業。就是爲了增加信徒的數目。爲了這個目的，本人不得不到處走動訪問。喂，我問你，願不願意做我的信徒？有利可圖的哩。」

「拒絕。我最討厭信仰和保險，開頭說得天花亂墜，到頭來什麼也沒有，信不得。」

「哎呀，不要這樣說，拜託嘛。」

「不行，我是現實的人，要是真的有利可圖，拿出來我瞧瞧，那就做你的信徒，如何？」

哼！看吧。傑克心裏得意地想。不過，人面獅身點頭同意了。

「好吧，通常我是不答應的，不過，現在是擴張業務的宣傳期，所以特別優待。你有什麼願望，說吧。」

「真的嗎？我希望能收回除賣的貨款。」

「好，那麼，明晚我再來。」

那人面獅身一閃消失了。

第二天，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一直欠帳不付的幾個債主都把貨款送來還他，說是臨時增加了收入，所以來還帳。

傑克喜出望外，痛痛快快地吃喝玩樂了一天，心滿意足地上床睡覺。到了半夜，那人面獅身又來了。

「如何？我的話和法力都得到證實了吧？」

「哦，原來那是因爲你行使了法力的結果？不錯，我服了，我信仰你。」

「好，那麼每天早上起來就朝着東方虔誠地禮拜我，嘴裏唸：偉大的人面獅身，至高無上的太陽神，我讚美你，請你保佑我。」

「是，遵命。我這樣的做，能得到什麼？」

「好貪心的人，我已經把利益先給你了，那是禱告二千日份的利益哩，加上先兌現的手續費一千日份，合起來已經給你三千日份的利益了。」

「什麼！無聊，做禱告沒有利益，那我不幹了。」

「恐怕由不得你，要是不守諾言，大禍就臨頭了。我的法力無邊，你早該知道的，隨你取捨

。」

「好吧，只好聽你的，我就怕大禍臨頭。」

從此，傑克每天早上都得大清早起來，虔誠禱告：「偉大的人面獅身，至高無上的太陽神，我讚美你，請你保佑我。」

雖然傑克心裏老大不情願，却不敢違抗。他是懊悔莫及，覺得把希望放在未來，把利益留待未來才更美妙得多。

怪屋

「喂，看到行星了，我們來賭一下如何？看那座星是不是有文明的居民。」

「可以，我認為沒有文明。」

太空船內的人這樣說。他們連同隊長一共五位太空人，從地球出發以來，在太空飛行，調查未被發現的星座。這是他們此次的任務。

一會兒，太空船接近那座星，小心地慢慢着陸。遠遠看到建築物，顯然有都市，但他們沒有受到攻擊，看樣子是沒有敵意的星座。

來：

「看樣子剛才的賭注沒有人贏。」

街衢相當考究，但看不到任何居民，路上沒有一個人，活動的東西只是廣場的噴泉而已。沒

有觀賞的人，噴泉却不停地噴着水，迎着陽光，閃出七彩的顏色。這種情形究竟已經過多少歲月了？

太空人手中拿着武器，在死寂的街上前進。建築物相當高，從櫥窗陳列的商品看來，文明相當高。不過，入內查看時，毫無生活的痕跡，無人的室內蒙着厚厚一層灰塵。

「隊長，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好像一切都毀滅了一樣。」

隊長搖搖頭。

「不知道，太奇怪了，如果經過戰鬥，應該有破壞的痕跡。要是傳染病，也該有傳染病的跡象。只能認為是集體發瘋。」

「也許居民預知要發生巨變，所以事先移居別的星球。」

「不見得，移居的話，物品為什麼全部留下來？倒好像隨便到外面走走，突然失踪了。」

大家回到太空船內，拿出剛才從空中拍攝的放大照片來研究，每一個城市都看不見居民。

「都一樣，這些人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只能認為全體居民突然發瘋，跳海死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事。」

其中一個太空人突然發現地說：

「奇怪？每個城市都有一處特別漂亮的地方。」

每一條街道都是灰沉沉的顏色，只有一個地方出現紅黃綠等彩色鮮麗的顏色，看不出那是住宅還是工廠。

雖然是一棟建築物，但與其他建築物完全不同，好像由好幾個圓盤重疊而成，有些地方狀如彎彎扭扭盤在一起的管子，又有些地方像許多球擠在一處，另外一些地方却像貝殼。

全體的顏色五彩繽紛，明亮美麗，十分富於吸引力。可是，這建築物是幹什麼的？

太空人繞着它周圍走，立刻找到入口。他們走進去，馬上聽到咔嚓一聲，其中一個說：

「小心，好像是機器的聲音，也許有陷阱。」

「是嗎？居民會在這種地方設陷阱嗎？」

一會兒，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音樂，是輕快的旋律，聽着之間心情不自覺地浮動起來。接着，其中一個叫道：

「啊！在動，好像乘電梯的感覺，我們出去吧。」

「不，必需看清楚這建築物是什麼，拿着槍小心走吧。」

隊長命令說，聲音充滿好奇。音樂仍然響着。裏面出現燈光，多彩而柔和，令人舒適。

「好像置身樂園或娛樂場的感覺。」

「也許不是好像，是真正在娛樂場。」

人。

大家都有同感。片刻後，電梯到了，兩邊出現銀幕，銀幕上面有種種美麗的景色和美麗的女人。銀幕上出現的是這座行星曾經存在的嗎？它使太空人放鬆了警戒。前面出現寬大的廳，一個太空人指着說：

「瞧！那邊有游泳池，去游一下水怎樣？」

「先檢查一下。」

隊長警告說。沒有危險物，不但如此，池水清潔，水溫適中，而且芳香。

游過水後，隊長下令調查大廳附近的房間，有許多間擺設舒適軟床的臥房，也有餐廳。知道餐廳的原因是，無意間按了牆壁電鈕時，食物馬上出現。

那是從什麼地方送來的？他們按着順序調查，查到了地下的倉庫。這裏冷藏許多食物，種類多，調味料齊全、電鈕一按，自動調理機就按指示調製食物送來。

隊長說：「好，就以這裏為據點，作詳細調查，居民滅亡之謎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然而，那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房間數目極多、各種設備奇奇怪怪、五花八門，每一樣研究起來都花很多時間。因為每一樣都新鮮有趣變化無窮。

他們忘了時間，熱心研究，即使發現無害，仍興趣濃厚。

了。

他們又有了新的發現，看見好幾個美麗的女郎，仔細一查，原來是軟塑膠作成的。不過，美麗，柔軟、光滑一如真人。

這些假美女指示他們各種娛樂的方法。

愉快的遊戲、美味的食物和醇酒，可人的美女，每天有新的刺激，任務早已被拋至九霄雲外了。

某天，一個太空人死了，原因是玩得精疲力盡，所以似乎死而無憾的樣子。他的屍體自動的被拖走。

其餘的人檢討地說：

「我們似乎該回去了。」

「不，我想查出居民死亡之謎，你先回去好了。」

「不，我也要留下來調查。」

周圍都是些愉快的事，死掉一個人的悲哀很快就淡忘，假美人兒教他們新的遊戲，比地球上任何遊戲都有趣。

忘了時間，忘了歲月，又有一人死亡，但情形仍然如舊。他們三人邊玩邊說：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報告的資料，必需繼續調查……」

調查又調查，有趣而無害的事物層出不窮。接着隊長也死了。

究竟過了多久？沒有人想得到，現在只剩下一個人，他已感到內體衰弱，但這奇怪的房子仍舊不斷地出現新鮮有趣，值得調查的事物。他不住地喃喃自語：

「我必需繼續調查，查出善良而快樂的居民消失的原因。」

唯命是從

「喂，起來，七點了。」

耳邊有個聲音悄悄地說，他正在做着甜美的夢，被這聲音叫醒，睜開眼睛，立刻機械地回

答：

「是。」

「今天是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他耳內的耳機又低聲這樣說：這耳機從他懂事以來就在他的耳朵，任何事都給他指示。

他不知道今年是不是二〇一六年，今天是不是五月九日，但指示者既然這樣說，大概不會錯。

那麼，他就是二十八歲又三個月。

「到餐桌前去吃早餐。」

「是。」

他照做了。

「去洗臉刷牙。」

「是。」

他把臉挪近自動洗臉器，按了開關，接着把口中消毒器銜在口中揪一下電鈕，很快就完成了

盥洗工作。

「穿衣服。」

「是。」

他進入私用直昇機，按了自動操縱電鈕，直昇機就把他載送到辦公室，然後他依遵耳機的指示工作，有時耳機的聲音也會叫他停止休息片刻。

雖然他唯命是從，但內心總感到狐疑不解。

「我為什麼要遵從耳機的指示？把它摘下來拋入海中……」

自言自語地這樣說時，耳機就發出了聲音：

「喂，不要這樣想，對你不利。」

「……」

他不明白，默默不出聲，於是耳機接着說：

「你一定知道我是誰，我是世界上性能最佳，最大型的電子計算機。而且你也一定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因為你們人類無法支配自己，一切都依靠我。我絕不會犯錯，只要按照我的指示去做，你們人類就可以平安無事地過日。」

「……」

這話不錯，這巨大的電腦和耳機型的超小型受信機是無需電源而互相連接的，附在他身上，任何事都比他正確。這種情形不只是他而已，全世界的人類都是如此。

「由於我，全世界的運行不是更加順暢嗎？我不會激動，永遠冷靜。沒有無謂的爭論，只有和平與繁榮，一切都循着規律。如果我不存在，世界會瘋狂。」

他不服氣。

「如果你這樣優秀，那就連工作都由你包辦好了。」

「那不行，人類太空閒沒有好處。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古諺也說小人閒居不善。」

「是。」他回答。要是保持沉默，恐怕會繼續教訓下去。與萬能的電腦爭論是絕對贏不了的。

有一天，耳邊的聲音說：

「結婚吧。」

「是。」

「今天六點到二十街八十號，有個少女在那裏等候。」

「是。」

對方顯然也受到指示，他們戀愛、結婚、婚後生活美滿，時間流逝。

「該生孩子了。」

「是。」

不久，孩子出生。

「你們大概不懂養育方法吧？」

「是。」

「不必煩惱、養育、教育，我都會給你們指示。」

「是。」

孩子健康，順利地成長。近來他已與從前不同，對耳機的命令百依百從。不但失去了抵抗心理，而且事事依靠它。多方便的東西，多可靠的東西，由於它，人類才過着安逸的日子。

耳機指示，人類遵從，除此以外該沒有別的人生，想到萬一這指示的聲音停止，感到非常恐怖，全人類都一樣。

孩子已到了某種年齡。

「給孩子裝耳機吧。」

「是。」

歲月平靜地流逝。

「你相當老了，該有所覺悟。」

「是。」

於是，不久他生病了。耳機又說：

「你的病不會好。」

「是。」

耳機所指示的，一定不會錯。他漸漸衰弱。

「你的時間剩下不多了，叫家人和律師來寫遺言吧。」

「是。」

他照辦了。

「向親友告別吧。」

「是。」

我向妻兒告別，也向親戚說再會。

「好，一切都結束，你該死了。」

「是。」

他順從地回答，照着指示做一定不會錯，自己不必傷腦筋，也不至發生錯誤，一切都十分順利。

充滿信心的生活

傑克先生家裏有一架顧問機。

大小介乎冰箱與衣櫥之間，可以說是相當不小的機器，外表是銀色的金屬製，經常閃閃發光。一方面是質料好，另一方面是傑克先生細心保養，稍沾污垢就用布擦拭。

前面有個為提出問題而設的麥克風，還有一個解答用的擴音器。此外還有許多別的東西，數不清的小燈、計量表、波浪形真空管等等，上面有個天線。這些設備發散出科學而精巧的感覺。

不過，沒有撥號盤。用法非常簡單，對自己的行動感到猶豫不決，不知該如何做決定時，就打開開關，對着麥克風說明原委，問它：「做呢？還是不做？」

於是，顧問機內部就發出類似蜜蜂拍打翅膀的聲音，和時鐘樣的滴答聲。小燈不規則地閃閃滅滅，片刻後答案就出現，以莊嚴的聲音說「可以做」或「不可以做」。

這是數年前傑克先生向電器公司推銷員購買的。價錢相當貴，但他仍然買下來。倒不是推銷

員有個三寸不爛之舌，而是另有原因。

傑克先生的性格向來優柔寡斷，芝麻大小的事都下不了決定，因此往往坐失良機。

所以，要是平常，推銷員的話足夠他考慮多天，不知道該買或不買。

但顧問機是另當別論，傑克先生聽了說明立刻暗忖：這不是挺美妙的機器嗎？正巧可以彌補我性格上最大的缺點，非買不可。於是他立刻決定購買。

第二天，東西就送到。

從這天開始，傑克先生便判若兩人。他抱着莫大的安全感過日，不再像以前那樣煩惱不安。

到了假日，他總是猶豫着不能決定要上山或下海，現在他只是對着顧問機問：「我想上山，好不好？」

顧問機就發出複雜的聲音。內部如何移動的，傑克先生不得而知，據推銷員的說明是這樣：「將聲音波長的變化、腦部發出的微妙電波，以及當天的氣象條件等相互配合、成為資料，此外調查問題內容，以性格應對器加以分析，再經過安全度的統計、準確率計算等的回路，然後出現答案。」

但傑克先生對科學了解不深，反正只記得性能和用法就得了，而且這樣已經足夠了。

「可以。」顧問機這樣回答，他就到山上去。迅速決定，早早離家，就有更多的時間玩。

「不可以。」

得到的答覆是反對時，傑克先生就到海邊去。如果不大願意到海邊，就重新請教指示。

然後依照指示，仍然到海邊、或留在家休息。不管做任何決定，傑克先生都感到滿意，因為他相信顧問機給他的答覆是最適合於他。

傑克先生在公司的表現也好像換了一個人，不論在任何場面，他都不慌不忙，他總是說：「讓我考慮一天」，於是第二天他果然提出了堅定有效的答覆。

「你究竟用什麼方法突然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近來從沒有看到你猶豫不決。」

有人這樣問時，傑克先生就模稜兩可地笑笑回答說：「沒什麼？只是改變心境而已。」

他總不能說「因為家裏有一架顧問機」呀！他的答覆反而贏得了別人的尊敬，認為他的修養到家。

傑克先生把顧問機放在家裏內部，因為嚴肅地請教顧問機的時候，突然客人闖入，可就看不看了。而且如果有人追究機器的裝置，他也答不上口。再進一步說，不好意思讓人知道他的缺點。

傑克先生信任顧問機，遵從顧問機的指示，再困難的問題，只要機器指示他去做，他就鼓起勇氣去做，結果大半的場合都相當順利。

如果遇到明知該做，且能夠輕易實現的事，而顧問機指示不可做時，他就毫不遲疑地放棄。然後他就思考顧問機為什麼反對他做，並且想像原因，慎重檢討。於是會發現自己所疏忽的地方。

在購買顧問機以前，爲了決定一件事，往往猶豫好幾天。現在這方面的缺點已由顧問機彌補，把以前爲考慮而浪費的時間貫注於工作，使得工作的量與質都提高了許多。

由於這樣，傑克先生步上了成功之路，也賺到了財產。這些都是顧問機的功勞，他對它已由信賴進而變成信仰了。

傑克先生對顧問機的感謝自不待言，但有時會忍不住想知道它的構造。爲什麼這玩意兒會這樣神奇？他想起當初推銷員說過的話。

「內部的構造非常精細微妙，所以希望你不要隨便玩弄，要移動時也盡可能輕一點、千萬不能敲打、震動、或蒙上灰塵，否則性能會改變。」

「要是發生故障怎麼辦？」

「萬一燈不亮、或發不出聲音、立刻跟我聯絡，不要自己打開來看。我們會帶回公司修理。」

傑克先生一直嚴守這些話，細心保護着，至今從未發生故障。而且外壳十分堅固，似乎無法

輕易打開來查看內部。

不過，一旦掀起的好奇心，再也打不消，愈來愈好奇，無法不親眼看看給自己帶來幸運的機器的構造。

顫抖抖抖地撬開了門，畏畏怯怯地向裏面探視，倒沒有外面的複雜，不但如此，連對機器的知識浮淺的傑克先生也一目了然其作用和原理。

關鍵只在一枚貨幣而已，開關一按，硬幣就輕輕跳上來，出現正面時，錄音帶就發出「可以」的聲音，出現反面就發出「不可以」的聲音。

燈光的閃爍和滴答聲根本毫無關係，只是表現和增加氣氛而已。

「太不應該了，簡直是騙人，以往一直把我當傻瓜！」

當傑克正在驚詫時，有人推門進來，原來是從前那推銷員。

不過，這推銷員的來臨並非事出無因。顧問機外壳受到破壞時，自動信號電波就發出訊號，總公司收到訊號，立刻派人前來。

推銷員走近傑克先生，朝他臉上噴出霧狀的藥物，那是一種麻醉藥，具有消除看過顧問機內部記憶的作用。然後推銷員一面着手修理，一面喃喃自語：

「本公司的服務十分週到，買了顧問機的人都步上幸福成功之路，如果發現內部的設備，就

會恢復原狀，陷入悲哀。」

「會兒，機器修復，推銷員匆匆離開。」

因此，當傑克先生醒來時，機器已復原，他也不記得看過內部。換句話說、跟原先一樣。

「嗨嗨，我好像睡着了。」

傑克先生一面呵息着，一面打開顧問機問：

「不知怎樣，心情沉沉的，想到酒吧去解解悶，好不好？」

於是，信用可靠的顧問機發出莊嚴的聲音回答：

「可以。」

進 步

這位課長每天準時在上午九點來到辦公室。

他從不遲到，一旦坐下來，立刻開始辦公，絕不和別人閒聊，消磨時間。

首先閱讀桌上的信件，把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分開，處理公務。然後查閱課員提出的報告，和其他部門送來的文件，並作決定。上午的時間就這樣過去。

下午多半是開會，課長會議，新產品檢討會，開發企劃會等等。開會時，上司往往會指定某

某人發言。

「喂，你，對新的企劃有什麼構想？」

「嗯……」

這位課長有時候也會被指名發表意見，但他的意見總是平平凡凡，想不出驚人的構想。這種時候，坐在他旁邊的另外一個人就開口說：

「如果主席同意，我願意表示我的想法。」

大半的場合，這個人的意見新穎有趣。因此，這位課長的意見被採納的情形幾乎可以說沒有。由於這樣，儘管他做課長已經很久，也沒有昇進的機會。不過，他也從沒有錯失，所以也不至於降級。

這就是這位課長每天的日子，但他從不會埋怨，從不會發牢騷。他大概了解發牢騷於事無補吧。

然後，五點是下班時間。把桌上收拾一下就回家，中途不會到別的地方去，總是筆直地回家。

課長推開家門，同時說：

「我回來了。」

「啊，辛苦辛苦。」

老馬先生迎上去，把他頭後小小的洞蓋打開，注入潤滑油。換句話說，這位課長是機器人，是老馬先生的替身，臉型和體態都與老馬先生相似。

這種情形不只是老馬先生而已，凡是到公司上班的每一個都是機器人，老板、主管、職員、工友等，全部是機器人。現在就是這樣的時代，人類親自到公司上班的時代，早已成為古老的故

事了。

老馬先生上下便裝，咬着煙斗，拿了一塊軟布，輕輕鬆鬆地擦拭下班回來的機器人。早上出門時乾乾淨淨，下午回家已是一層灰塵。

然後檢查機器人全身，如果發現故障就加以修理，電源也非補充不可。

老馬先生邊做着這些事邊問：

「今天在公司裏有什麼事？」

「開會，我的意見仍然沒有被採用。」

「哦，那真可惜，人工頭腦的線路非得修改不可。」

「好的。還有，今天領薪水，喏，拿去。」老馬先生接過薪水袋，並不查看，因為機器人不可能在路上偷取一些錢。

老馬先生進入裏間，老馬太太問：

「今天不是發薪日嗎？」

「嗯，對了，拿去吧。」

老馬太太接過薪水袋，一張張點數，對丈夫是不能稍微疏忽的。

鈔票一張沒少，但老馬太太並沒有高興的表情，反而埋怨說：

「喂，你也該想想辦法了，人家隔壁的機器人已經當了科長了。」

「我知道，我也在努力研究，改良機器人的性能，想使他勝過別人的。」

老馬先生熱心地說明他的研究。

「我了解你的苦心，還要加油啊，因為女兒已經到了結婚年齡了。」

「嗯……」

爲了家人的期待，老馬先生修改機器人的內部構造，直至深夜。

翌晨，老馬太太叫醒老馬先生，他送機器人出門上班後，返身進入書房，必需鑽研的書本太多了。

有的書名是「比別人早一步升官的機器人特性是什麼？」如果大家都研究這本書，我研究它有什麼用？老馬先生雖然這樣想，仍勉強自己看下去。不見得看了這本書就能升官，但不看的話，自己的機器人就比別人落後一步。

「培養機器人根性的方法」或「增強機器人創造力的方法」之類的書也非研究不可。此外也有「中年以後出現的症狀及其照顧方法」的書，內容是講解如何早期發現舊機器人故障的部份、和修理方法。

「自由業的人多好。」

老馬先生從書本移開眼睛，羨慕地說。不過現在要轉行做律師、作家或設計師之類自由業、談何容易，說不定要把機器人改造成適合自由業、反而要花費更多的精神。

老馬先生拿起一本書名「如何培養機器人在會議席上發言」的書，好深澀的內容，看來看去還是不了解。

「唉！不行。」

老馬先生嘆息着，起身到房去，他想喝杯咖啡來提神。老馬太太和老馬小姐都不在家，餐桌上的一本老馬太太看了一半的書，書名是「促使丈夫製造優秀機器人的方法」。

椅上也有一本雜誌，顯然是老馬小姐丟在那裏的，封面幾個大大的字寫着：

「特集：找出具有優秀的製造機器人才能的男性，並與他結婚的方法」。

原來如此

有一戶獨棟的人家。這天，全家人出門，留下一個少年看家。因為考試快到了，必須加緊用功。雖然有些不起勁，仍不得不翻開課本來溫習。

他忽然發現好像有人走進家裏，接着發出東西摔破的聲音。少年走過去一看，一個陌生男人不知幾時潛進來，在破壞家裏的東西。

「你是誰？住手！不然我要叫警察。」

少年說。但對方不理他，繼續把花瓶摔破，又把時鐘丟在地下，舉起桌子往外擲出去，桌子撞破玻璃，滾到院子，支離破碎。

少年害怕了，跑出家裏，到鄰居借電話向警方求救。警車很快就揚着警笛來到，少年迎着他們說：

「就在這裏，是個瘋子，請趕快逮捕他。」

這時候那破壞者已經放了一把火在燒房子，火勢蔓延，不是普通滅火器能夠撲滅的。待消防車趕來時，雖然阻止了延燒，但少年的家已經整個燒燬。

兇犯當場被捕。不過奇怪的是兇犯的態度泰然自若，同時說出奇怪的話。

「這就是警車？你們叫做警察？原來如此。那邊的是消防車吧？」

被送到拘留所後，他的態度仍然不變。

「這裏是警察局？原來如此。拘留所就是這個樣子？真有趣。」

他的態度令人費解，毫無做錯事的慚愧神色。警察開始詢問，他誠實地承認自己所做的事。

「原來檢察官就是這個樣子？那一位大概就是法官，這邊的一位一定是律師。」

法官對兇犯說：「這件案子有幾點疑問，縱火是事實，不過，事情令人想不通，超出常理，被告如果有什麼話要說，儘管說出來。審訊的目的是在於使案情大白。」

兇犯說：「事情很簡單，我是在調查，地球人的日用品太脆弱，大部份容易損壞，住的房子也容易燃燒。太落後了。此外，警察、法院之類的機構，真是奇怪。」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這樣做？說出你的姓名和住址。」

「我是從北極行星來的，我的名字叫黎樂理，這個名字不錯吧？地球人的名字太差勁了，沒有美感。到底文明的高度不同。」

檢察官插口說：

「這與審訊無關，被告是存心擾亂法庭。」

法官揮手阻止檢察官，對兇犯說話，可能他是好奇心大發。

「喂，你的意思是說，你是宇宙人？可是，我們地球人的話怎麼會講得這樣流利？」

「這樣簡單的話，一學就會了，我們宇宙人的腦筋跟你們不一樣。」

「你是怎樣到地球來的？」

「駕駛小型飛碟飛來的。」

「放在什麼地方？把地點說出來，如果證明你確實是宇宙人，可以宣判你無罪。因為現行法律是以人類為對象而制訂，其他生物不能據此裁判。」

「不能說，一旦被你們發現，你們會將它分解，而不能再使用。低文明的人類，絕對會這樣做。」

「那麼，你還有什麼可以證明自己是宇宙人的證據嗎？」

「我的話就是證據，北極行星的人從不說謊。」

「這個人腦筋有問題，讓我看他精神檢查的結果。」

檢查官立刻提出書面報告。

「專門醫生的鑑定報告表在這裏。根據檢查的結果，一切正常，不能以精神錯亂為他辯護。所以，應該有罪。他從剛才所講的話，都是故意裝瘋裝傻！企圖脫罪。如果被他所騙，今後任何人都會學他，那麼秩序就擾亂了。」

法官對律師說：「對於這份鑑定報告，被告有什麼意見？」

「我同意鑑定報告，被告的精神正常。他本人堅稱他是宇宙人，所以他是真正的宇宙人。請仔細閱讀鑑定報告的最後一段，使用測謊器檢查過，證明被告並沒有說謊。」

「不錯，的確是這樣。」

「因此，希望立刻釋放他，並以適合於接待宇宙人的待遇，歡迎這位來自外太空的貴賓。請注意，這是關係着全世界問題……」

律師熱烈地申辯着。

他是在與被告談話之間，認為被告是真正的宇宙人，同時律師的任務是促使委託人減輕刑罰。此外，如果現在表現傑出，說不定將來地球與北極行星發生外交時，可以擔任一個重要的職務。

決定在第二審宣判。

可能是由於最近沒有驚人大消息，各報紙都爭先恐後地報導宇宙人的消息。輿論要求宣佈宇

宙人無罪，判他有罪是地球的恥辱。如果判他有罪，把他關入監獄，記者就採訪不到新聞了。也許受到輿論的影響，第二審開庭時，決定宣判無罪。

法官得意地宣佈：

「判決理由是：地球的法律不能用在宇宙人身上，因此，沒有理由起訴。爲顧慮大局……」檢察官露出不滿意的表情，似乎決定上訴的樣子。不過，旁聽席爆出了歡呼聲，旁聽者大半是記者。

從喧鬧中跳出一個少年，就是房屋被燒燬的少年。他跑到被告旁邊，從口袋抽出一把尖刀猛刺被告。事出意料之外，一時間來不及阻止。

警官起來，對少年說：

「你被捕了，你是殺人犯。」

「有這樣的法律嗎？誰殺人了？我殺死的並不是人啊。」

高度文明

天空飛來一架飛碟，在郊外著陸，飛碟內有一個太空人。人們湧過來，遠遠圍看太空人。太空人走出飛碟外面，發射紅色光線。於是，一百公尺平方以內變成了平地。

接着，光線變成綠色，這綠色光線使地面成爲深洞，在轉眼間變成水井。把黃色光線照在石頭上，瞬間石頭變成了精美的彫刻品。

「這麼簡單地進行土木工程，真是太進步了，這是驚人的科學能力。」

人們感嘆地想。有人因感嘆而發生恐怖，不覺拋出一粒石子。但石子在擲中太空人以前，就被電磁力粉碎在空中。

鬧禍了，非得道歉不可，地球人的代表走過去，不安地鞠躬說：

「對不起，請接受我們的道歉。」

「沒有問題，這種人到處都有。」

聽了這話，地球人放下了心，同時驚訝於語言相通。是什麼時候學會的？顯然這太空人聰明絕頂。以此爲契機，開始交談。

「你是怎樣到這裏的？」

「行星間的飛行需要克服距離，必須超越光速，雖然有時間上的差距，但更重要的是因制御重力，影響生命現象，也就是說……」

太空人滔滔不竭地說着，但都是地球人不了解的內容，使得地球人痛切地感到自己的科學知識太落後。許多理論都發現疑問，但慢慢來，先改變話題問：

「你到地球來有什麼目的？」

「爲了友好。不過，到彼此能夠信任，需要一段時間，首先讓我請客。」

太空人請代表們進入飛碟內，煮了食物，他自己吃和請大家吃。味道好極了，烹煮的技術也高明極了。在談話之間，漸漸了解太空人的人品，於是大家的警戒心理完全解除了。有人問：

「請教你一個問題，在太空要是生病怎麼辦？」

「這一點倒不必掛慮，太空的醫療技術十分發達，任何疾病都藥到病除。」

「哇！太好了。」

看到的，吃到的，聽到的，都令人佩服感嘆。於是巴不得趕快讓太空人信任地球人，以便向

他討教。

就在爭取太空人的信任之間，數週過去了，太空人從飛碟裏面出來。地球人問：

「怎麼了？」

「這裏大氣中可能有一種特殊的微生物存在，我的身體倒還不要緊，可是飛碟的設備似乎受到了侵害，危急的信號鈴響，所以我趕快出來。」

大家立刻知道他的話不假，因爲飛碟爆炸了。一個地球人說：

「好險。」

「要是慢一步，我大概也遇難了，除了這小型翻譯機，什麼都來不及帶出來。飛碟炸毀，我也回去不得了，真糟糕。」太空人傷心地說。

「是的。我們不知道說什麼話安慰你好，今後凡是我們地球人能力所及的事，一定盡力爲你效命，請放心好了。」

「謝謝，想不到會這樣麻煩你們。」

「沒有關係，這件意外的事，對你可能是不幸，對我們地球人來說，却是幸運。你可以長期留在這裏，給我們種種指導。爲了安慰你失去飛碟的悲哀，讓我們熱誠的款待你，也許沒有貴星球的享受水準，但我們會盡最大的力量。」

地球人如約款待太空人，一切都是超第一流的，因為他是將要把高度文明傳授給地球人的大人物。太空人對他的生活似乎也還算滿意的樣子。

太空人必然會想象家，在他的指導下，大概可以在地球製作飛碟，讓他搭乘着飛回去，對雙方都有好處。

然而，與期待相反，太空人的樣子漸漸變為奇怪，他所談的話題，都是故鄉人而已。地球人懷疑地問：

「言歸正傳，請給予我們指導。」

「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飛碟已經炸毀了，任何說明都是從飛碟裏面的機器，透過翻譯機而說的……」

超光速原理、工程用光線槍構造、烹煮方法等，太空人一竅不通。裝設了知識的電子機器一旦毀壞，太空人已經變成平庸如地球人了。

「叫人太失望了。！」

「這就是高度文明吧。」

秘密結社

有一天，家裏來了一位朋友，R先生請這位朋友喝酒，一面說：

「現在的社會乏味得很，好像到處充滿刺激的樣子，但真正做起來沒有一件有趣的事。」

「是嗎？」

「怎麼？你知道有趣的新鮮事嗎？」

「哦，嗯！沒什麼……」

「嘿，聽你的口氣，好像知道的樣子。」R先生想了想說：「對了，我好像聽說，你參加什麼秘密社團。」

「噓！拜託，聲音小一點，公開談論就不能叫做秘密社團了。」

「哈哈，那就是說，你是會員之一囉？是什麼性質的社團？好不好玩？能不能讓我參加？」

「我沒有辦法答覆你。」

「你要是不讓我參加，我就到處宣傳，說你加入不正當的秘密組織。那麼，你的公司一定會開除你。」

在R先生的恐嚇與懇求下，這位朋友只好說：

「好吧，我就向總會提出申請。這不是我個人的力量能夠決定的，必須經過種種審查才能做決定。」

「可以。」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一旦成為會員就永遠不能脫離，會費低廉，但要是洩漏秘密，或中途退出，會受到大家的懲罰。」

「沒有問題，我了解。」

「好，我明天就替你申請。」

朋友走後，R先生十分興奮。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組織？會員都是些怎樣的人？能順利加入嗎？「秘密」的吸引力可真大，與任何娛樂相比，秘密的快樂可能最高。R先生迫切地等待着合格的消息。

個把月後，朋友來了。他悄聲告訴R先生：

「你已經合格，現在我帶你到會場參加宣誓儀式，然後你就是正式會員了。」

「謝謝。」

R先生被戴上眼罩，由這位朋友開車送他到會場，似乎是在一棟大樓的地下室。摘下眼罩後，R先生看見那裏供奉着奇奇怪怪的神明，臘燭光和強烈的香料彌漫室內，充滿神秘的氣氛。在神壇上面的一位男人指示下，R先生宣誓入會。要遵守該會方針，要嚴守秘密。不准退出，違反者必須接受嚴厲的懲罰。

宣誓成為正式會員後，在回家路上，R先生興奮地問朋友：

「好莊嚴的儀式，不過，我忘了請教本會的方針是什麼？我們到底要做什么？」

「日行一善，和增進健康而已。」

「什麼？那多無聊啊，既然這樣，我要退出。」

「噓！不要說，否則會受到懲罰。」

「我真不懂，這有什麼好玩？你為什麼要成為會員？」

朋友回答說：

「在入會以前我也不知道。不過，還是有好玩的一面，捉弄那些表示要退出的人……」。

毀滅時

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

沒有任何徵兆，也沒有預告，地球上突然出現一個飛碟。碰巧是個晴朗的日子，這飛碟銀光閃閃。人們緊張地議論紛紛。

「一定是別的星球來的。」

「不曉得目的是什麼？但願是友好的，不過也可能要發動攻擊。」

目擊者的報告傳達各方面，於是動員軍隊，附近居民避難，召集學者，通知報社等，凡是能採取的措施都加以採取，但仍不能保證已經萬全。

緊張的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不久，利用望遠鏡觀察的人叫道：

「奇怪，它的行動怎麼那麼笨拙？這樣也能着陸嗎？」

活像被風吹送的樹葉，飄飄盪盪搖搖晃晃地漸漸降落。

「看來是機器發生故障，被迫着陸。」

觀望者的緊張和警戒消除，代替的是同情。那飛碟搖晃得更加厲害了。

接着，一聲轟然巨響，爆炸了，碎片在空中散開來。那駕駛員怎麼辦？剎時，大家都憂慮地閉上了眼睛。

再睜開眼睛時，空中飄着降落傘，傘下吊着一個人。可能是飛碟爆炸前及時跳傘的。一會兒，降落傘落在都市郊外的原野。

雖然大家都很好奇，但不敢立刻接近他。因為對方來歷不明。軍隊沒有放鬆警戒，把大砲對準那個人，只要一聲令下，就發射。

這來自太空的訪客坐在地上不動，過了一會兒才解開降落傘，重心不穩地站起來。外型 and 地球人一樣，當然仔細看時，會發現膚色蒼白，眼睛特別大，頭髮泛黃。不過，大體上和地球人差不多。

這位太空訪客舉起雙手，似乎表示沒有敵意。但他很快就又跌倒地上，顯然是受了傷。

他痛苦地掙扎着，抬起一隻手，做手勢要人走過去。

這件事該怎樣處理？關係者立刻召開緊急會議。片刻後，推選數名代表，不安地走近太空訪客，其中包括了攝影記者。報導消息非常重要，事情愈隱瞞愈不好。

「你怎麼了？」

代表之一問。果然是受了重傷。不過，要是語言不通，也是沒有用。正這麼想時，對方說話了。

「我是從遙遠的星球來的。」

想不到是地球人所說的話。不過，說得不流利。不知道是因為不熟練，或是由於重傷。

「真想不到，你怎麼會說我們的話？」

太空訪客吃力地指指胸部的口袋回答：

「因為這裏面有翻譯機。不過，現在沒有時間說明這些，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訴你們。我勉強在這裏登陸的原因……」

「是什麼？你為什麼到地球來？」

「我必須警告你們，你們的星球——地球——正面臨着危機，如果這樣下去……」

太空訪客精疲力盡地住了口，周圍的人張慌失措。地球面臨危機，這個人是特地來報告消息的。扶着他大聲問：

「如果這樣下去會怎樣？」

「……毀滅……」

太空訪客微弱地說出這兩個字，然後就不再開口，因為已經死了。當然立刻召集最具權威的醫生予以急救，但別的星球居民的體質不同，無從救起，而且人死了也不能復生。

這一切經過，全部經由人造衛星的轉播，出現於全世界的電視，所以大部份的人都看見了。即使當時沒有看見，後來再重播時也收看，或聽別人說起。於是，世界各地都在討論這件事。

地球將要毀滅！

太空訪客冒着生命之險到地球來，向人類提出警告。這是一件大事，到處都在討論。

將怎樣毀滅？沒有方法預防嗎？不安，焦慮，一籌莫展。

不過，在討論之間，漸漸出現了曙光。太空訪客說：「如果這樣下去」，這話似乎暗示可以挽救地球的毀滅。如果是無法挽救的毀滅，就沒有特地來警告的必要了。

那麼，現狀那一點錯誤需要改進？人們開始檢討。

另一方面人類積極研究太空，製造了一艘高性能太空船，發射到太空，探測太陽系以外的星座。

這支探險隊從一個星球到另一個星球，仔細探索，收集可能給地球帶來毀滅的資料。

「前面出現的行星好像有相當高的文明，他們放射的電波似乎不是沒有意義的。」

探險隊員報告說，隊長立即下令：

「好，跟他們通訊。」

曾經到地球警告地球面臨毀滅的太空人攜帶着翻譯機，人類按照它的構造，如法泡製，現在就在這太空船內。

這翻譯機發揮了效力，雙方利用電波交換談話，並且他們派出一艘太空船來導航，讓人類的太空船平安着陸。

見到了星球上的居民，蒼白的肌膚，大大的眼睛，泛黃的毛髮，和到地球的訪客一模一樣。

「我們是從地球這個星座來的，我們沒有敵意。」

「歡迎歡迎。」

「有一件事要請教，照片上這個人你們認識嗎？」

隊長拿出到地球的那訪問者照片，那是坐在地上揮手時拍下的照片。……

星球上的居民接過照片，一個個輪流地看，悄悄討論着。

「不錯，是我們這裏的人……」

「請告訴我們，這個人是怎樣的人？」

「說起來丟人，照片上這個人是個最愛胡鬧的人，沒有任何根據，老是警告人毀滅、毀滅。他本人好像認為那是真的，這個人神經不正常。」

「不會吧？」

「不，是真的，他使我們傷透了腦筋，把他放在一艘舊太空船，發射到外太空去。看來他是到你們那裏闖了禍，如果造成了損害，我們願意賠償。想必受害不淺吧？」

「唔……」探險隊員失聲呻吟起來。

真不該提出這個問題，當地球上的人類知道這答案時會怎樣？說不定那時候才是人類真正的毀滅吧？……

人口爆滿

這裏是三十二層大樓中的一個房間，靠窗的一邊是三公尺，深度有六公尺，從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是二公尺半。

那男人就住在這裏。正確地說，是他和他的家人，就是太太和兩個孩子。大的是兒子，小的是女兒。再正確地說，最近又將增加一個孩子。

雖然是小小斗室，却沒有人感到狹窄。感到狹窄就是不滿意，不滿意就是認為別的地方有人住在更好的環境。現在是每一個人平均分配空間的時代，所以不會感到不公平或不滿意。

房間雖小，却十分方便。比方按一下牆上的電鈕，其下面的出口就流出食物，種類很多，大約有十來種；而且色香味俱全，甚至有一些流到盤裏就凝成膠狀的食物。每一樣食物都包含着足夠的養分，但絕不會過量。過量會造成痼疾，那是悲劇。

房間的一角有個一公尺四方，另外隔開的部份。這裏是廁所、洗臉處、洗盤處，同時是沖洗

身體的浴室。

房內沒有床。要是擺了床，就沒有地方容納人了。不過，地毯柔軟，室內溫度可以調節，所以只要有枕頭就能舒舒服服地睡覺。

此外，按另一個電鈕時，牆壁就伸出一塊木板，把房內隔成上下兩部份，晚上夫婦倆睡在下層，孩子在上層。

從窗口可以眺望外面，可惜沒有值得眺望的景色，只是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而已。世界人口不斷地增加，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好容納人類。

一家四人愉快地吃早餐，當然不需要桌椅，雖然有折疊式桌椅，但他們不買。每一個家庭都是如此，因為捨不得空間被佔據。坐在地上，靠得近近的，倍增親蜜感。彼此肌膚相融，表情一目了然，也不必大聲說話。不必互相為秘密事而煩惱，同時也無法容許秘密存在。

飯後，男主人說：

「好了，現在是你們唸書的時間了，爸爸也要工作了。」

電鈕一按，木板跳出來，房間分成上下兩層。孩子們到上面去，各戴上耳機，面對着牆壁的電視畫面，開始上課。按照電視的問題寫上答案時，立刻得到採分。兩個孩子熱心學習，得到很高的分數。他們不懂得到外面玩，所以精神不會分散。

太太同樣對着電視上課，除此以外無事可做。在室外沒有娛樂的世界，人們必須不斷地充實內涵。這是很愉快的事。

男主人着手工作，以布幔圍成一個小角落，把自己圍在其中，利用電視、耳機、和小型送聲器等是和其他的人相同。聲音傳過來了：

「把炎和葉這兩個交連接起來，能想像出什麼？」

「這個……」

「慢慢想吧。只要出現於心中的，不管是什麼，請源源賜答。」

這就是他的工作。大部份的人都從事這項工作，問題的變化繁多，有時是像這種集合的連想，有時是高等數學問題，有時則關於醫藥常識等等。

不必考慮怎樣回答才好，怎樣回答就不好，即使不回答也不要緊。

其報酬全部相同。換句話說，生活有保障。雖然可以不必作答，但沒有其他的事可做，所以每一個人都熱心地思考答案。能夠無拘無束地為社會工作，是很愉快的事。

這些答案——從全世界收集的數億，或數十億、數百億答案，都納入電子計算機內。其結果，必能開發一些什麼。

比方從炎與葉的組合而聯想新的動態圖案時，也許電視畫面的變化就會更加豐富。

當然大部份是不足以採用的答案。不過，這是世界性的集合，所以數目相當多，儘管電算機徹底地予以淘汰，仍然會剩下一些答案。只要每週，或每月開發一件就足夠了。

上午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午飯後，男主人對家眷說：

「好了，出門時間到了，我們一起出去吧。」

「好開心啊。」

孩子們悄聲說，但音調包含着喜悅。他們不能誇大地表示高興，因為出門權不在父母手中，這一點孩子們很了解。

外面仍然由電算機控制着，每個家庭都知道自己的時間表。下午該做的事、或傍晚、夜間，以及早上的工作，都是如此。並非不出去不可。但到外面去是珍貴的權利，沒有人不行使它。人們可以每隔三天出門一次。

四人相偕走出房間，經過狹窄的走廊，搭電梯而下樓。然後踏上自動路。在電算機控制下，人們間隔三十公分，整整齊齊編排着。

不知道自動路要帶他們到什麼地方，雖然有問必答，他們仍然把自己交給自動路。不知道行程反而有趣。

這天自動路把他們送到商品中心，路兩旁商品林立，可以免費取用。這男人取了一個智慧圈

放在衣袋，打算回家後慢慢研究，完成後再去丟入垃圾洞。

太太拿了一小瓶香水。男孩子伸手拿書，但又猶豫起來。要是扭開電視圖書館的開關，任何書都可以從畫面閱讀。不過，翻動書頁的感觸也不錯，只是爲享受這份快樂而把佔位置的東西帶回來，未免自私。

接着，自動路經過健康中心，光線和電波從四面八方射來，要是身體有毛病，立刻發現。有疾病的人就被帶出隊伍作精密檢查。不過，今天他們一家四人都安然無恙。

自動路繼續前進，今天到博物院。

「爸爸，好久沒有到博物院了。」

孩子低聲說。館內陳列各種東西，自古至今的人類發明史整然有序地陳列着，原始的弓箭、起火用具、由簡單而複雜的機器、電氣、藥品、塑膠……

一面參觀，男人一面說：

「人類到底在玩什麼把戲？每發明一樣東西，人口就增加一倍……」

接着，沉思起來，但沒有繼續發展。因爲館內的設備產生作用，阻止危險有害的思想萌芽。離開博物院後，自動路往上面而去，經過羣集的高樓上方。好久沒有像這樣經驗寬敞的感覺了。沒有人能夠終生經歷前後左右空間寬敞的感覺。

雖然如此，由上而下俯視，並不美觀，只是無盡頭的高樓大廈罷了。可是，還在興建更高的大樓，儘量往上面發展。男人對太太說：

「要仔細瞧瞧。」

「知道。」

大廈羣纏繞着細絲般的自動路，恰像蜘蛛網網着大廈。人們則間隔三十公分，排列於路上。

光是眼睛看見的人類就不知有幾百幾萬人，但在這個時間到外面來的，只是數十分之一的數目而已。

這外出是散步、觀摩、旅行，是唯一的生活意義。世界旅行已不存在，看電視也一樣，而且即使親自去了，也是到處差不多。再者，允許這個，不許那個，未免不公平。

這外出時間一小時就結束，男人和妻兒回到家裏，到睡覺以前還有漫長的時間。男人摸出口袋裏的智慧圈來做，大約兩小時就成功了。不能睡覺，現在睡了，晚上的時間就無法消磨了。

打開電視，聽到報告新聞。

「報告最新消息：由於人口增加的速度和興建大樓的速度之差，大家必須搬到再小一點的房間。我們將根據電算機，做公平分配。另外報告一個好消息，由於發明了新的藥物，可以把它溶

在室內的空氣。其作用是使室內覺得寬敞……」

聽着新聞報告，孩子們問：

「又要搬家了？」

「對。」

父親回答，但他們泰然自若。沒有家具，搬家很簡單。況且從出生以來，愈長大愈往小房間搬。他們認為人生本來就是這樣。他們是順從的乖孩子。其實任何家庭的孩子莫不如此，要是對此產生疑問，就立刻受到糾正。

以此看來，可能不久會改爲四天才能出門一次，而且搭乘自動路的間隔距離也會縮短爲二十公分。還有……

「好了，洗澡時間到了。」

男主人說着，由孩子領先，然後妻子，最後是他自己。水沖淋身上的感覺好舒服。

「啊，多愉快……」

男人沉醉於幸福感之中，覺得有些惘然。於是按了一下溫度調節鈕，冰冷的水突然噴出來……

淋到冷水，男人忽然醒來。好安靜的山洞，上面的水滴落臉上。

起身看時，天已亮，洞口方面出現亮光。男人走出洞外。

外面是一片空曠的大地，沒有盡頭。既無高樓大廈，也沒有人影。

一年前發生的核子戰爭，把世界變成眼前的樣子，一切都被毀掉了。

當時男人正在這山洞中進行學術研究，他帶來足夠的糧食，也可以吃地下水中生長的生物維持生命。

也許還可以活一段日子，最近大地已經長出綠草，在赤褐色地面出現了綠意。

不過，除了他以外，沒有其他人類。當然太太在戰爭中死了。可能人類都死光了，這一年來他沒有看見其他人類。不過，不能武斷地說，沒有其他人類存在，只是在遙遠的地方，永遠不能遇見。

男人回想着夢境說：

「又做夢了。近來夢境更加清晰，可能是因爲返覆做相同的夢所致，而且因爲想念人類吧。在夢中出現的人數愈來愈增加。」

牢

精神科醫生聽完普克兄的敘述後才開口：

「原來如此！就是說，你經常提心吊膽，沒有辦法心平氣和？」

「是的。」

「而且你覺得好像時常有人在監視你，跟踪你？」

「是的。」

「不能昂頭挺胸在街上走，覺得好像對不起什麼人似的？」

「是的，大夫。請你救救我，替我設法。」

普克兄苦苦哀求地說，但醫生的語氣冷淡。

「我想這種病不容易治療，因為這種病很複雜。」

「你已經查出病源了嗎？大夫？」普克兄緊張地問。

在宣佈病名的剎那，任何人都會緊張的。

「馬上知道了，你陷入這種精神狀態，是表示你做了某種犯法的事。如何？猜對了吧？」普

克兄嚇得鐵青着臉說：

「是的，大夫，你猜對了。」

「你做了什麼？」

「搶錢。超級市場關門後，我潛入店內，以尖刀威脅店員，把當天收入的錢搶走。從那天起，經常耽心是不是留下證據？是不是會被人認出來？晚上睡覺時，聽到腳步聲就會以為是警察來捉我而跳起來。」

普克兄絮絮叨叨地說，醫生輕輕搖著頭。

「怎麼可以做這種事？對，這件搶案報紙登過，我記起來了。」

「那個罪犯就是我。大夫，你要報警嗎？」

「不，醫生不能把病人的秘密告訴別人，否則就喪失信譽，病人不敢上門了，這一點你儘管放心。不過，你最好是去自首，心情也會好轉的。」

「別人的事，你才會說得這樣輕鬆。按道理雖然應該自首，但事實上做不到。我最討厭警察局和監獄，那種地方光想想就害怕，你呢？大夫。」

普克兄反問，醫生點頭表示同意。

「是的！我也討厭監獄。」

「可不是？監獄裏面都是些兇惡的傢伙，我寧願死，也不願意被關在監獄。」

「可是，又沒有勇氣自殺？」

「是啊！」

「但總得設法。」

「大夫，你有什麼好的辦法嗎？我來找你，一定是受到神的啓示，請你幫幫忙，一定要救我，醫生是不能見死不救的啊！」

普克兄不住地哀求，醫生抱臂考慮了片刻之後才回答說：

「辦法倒是有，但這事不由我負責，我給你介紹一個人，他一定會幫忙你。」

聽了這話，普克兄的表情立刻轉變爲喜，滿臉感激和期待。

「拜託！拜託！」

普克兄按照醫生的話，來到郊區的酒吧——這是一家不引人注目的小酒吧，也沒有別的客人。普克兄低聲對老板說：

「我要藍鰾鳳尾酒。」

這是暗號。對方點點頭，含笑回答：

「大夫已經打電話告訴我了，我完全了解。沒有問題，一定會幫助你。」

「哇，太好了。我是一時糊塗，才做出那種事，想不到你們這些好心人，願意幫助我，可是，你們要怎樣幫我？」

「根據你所犯的事，只要找個地方躲起來，直到這件事完全平息再出來就可以了。」

「要躲多久？」

「以你所犯的罪來說，大約三年吧！警方的情形我很了解，三年找不到人，他們就放棄了。人們也會淡忘。。如果是殺人那類大案子，期間就要長一點，然後你就可以大搖大擺，到處走動了。」

對方的說明使普克兄略感失望，那豈不太簡單？

「話雖然這樣說，但要有適當的藏身處，恐怕很花錢吧？」

「開銷方面，我會設法，藏身處我也會安排。只是，不能浪費，要做點簡單的工作。酒、香煙、女人等也受到限制。」

「真的嗎？行動不自由是小事，如果是真的，我會感謝你。拜託拜託，全部的錢只有這些，

都是那夜搶來的，請你替我安排。」

「好吧。」

老板打開角落地面的門，出現了地道，普克兄彎身進入其內，走了相當久，然後出現階梯，拾級而上，穿過一扇門，走進一個房間。

在這裏老板把普克兄介紹給另外一個人，普克兄招呼說：

「暫時麻煩你了，請多多幫忙。」

「沒關係，放輕鬆點，你在這裏很安全，放心好了。圍牆很高，不會有人隨便闖進來。」從窗口探視，果然不錯。普克兄環視四週說：

「這裏人不少啊。」

「他們都是來找我幫忙的，都要等到事情平靜後才敢出去。每一個人都是我替他們設法的。」
「你的事業也真夠妙，我看你以前一直是幹犯罪工作的吧？否則怎麼這樣了解犯罪逃走的心理。」

對方露出了苦笑。

「差不多是的，所以經營目前這個事業。」

就這樣，普克兄決定住下來，雖然簡陋，但衣食住都沒有問題，代價只是盡己之所能做工作

而已，儘管談不上享福，起碼是安全的。

不知不覺已不再做被警察跟踪的惡夢了，不過，三年的時間似乎稍嫌略長，無聊的時候也會想到早知如此，不該做搶劫的勾當。但既來之則安之，只好等到事情過去再重頭來。

在這高高的圍牆內沒有什麼娛樂，自然會熱心於工作。

早睡早起，生活規律，身體也強壯了。想到如果還在外面繼續逃亡，不知會弄得如何狼狽，普克兄就深深感謝躲到這個地方來。

終於，三年的時間到了，老板和那中年男人對普克兄說：

「你可以出去了，事情已經平息，你可以大搖大擺，昂首闊步，不會有人追究你的罪行。我對社會心理學很有研究，你放心吧。」

普克兄感激地說：「託兩位有福，從此我可以過平穩的生活了，兩位的大恩我會永誌不忘，我還記得去年冬天生病時，你們甚至請醫生來給我看病……」

「不必提了，那是應該的。好，再見，如果再發生麻煩，需要逃亡時，隨時歡迎來這裏。」

「不，我不希望再來，雖然安全，但這種生活太單調。」

於是普克兄再度經過地道，回到社會。他不敢確定事情真的已經平息，鼓起勇氣，進入以前搶劫的超級市場，果然沒有人對他另眼看待，三年的歲月把一切罪行統統洗淨了。

萬歲！普克兄安安心心地着手做正經工作，過正常生活。

一年過去，普克兄忽然想起該去向以前幫助他的人致謝。

來到那家小酒吧，老板已不認識他。密碼大概已經變更，沒有人聽得懂。不過，屋角那扇門還在，普克兄不管三七二十一，打開門就鑽入地道，根據他的記憶走進去。

圍牆好高啊，跳起來一看，不錯，是這裏，但入口一個男人阻止普克兄進去。

「爲什麼不讓我進去？」

「這裏不准普通人進入，所以我才在這裏站崗。」

原來如此，到底警備森嚴，難怪裏面沒有可疑的人物。普克兄又問：

「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這是不能公開說的，跟你這種普通人沒有關係，你不要問吧。」

「不要緊，請你告訴我。」

對方終於拘不過普克兄的央求，低聲說：「這裏是監獄。」

「什麼？不對吧？」

「這是一種新的嘗試，以新的方法管理的監獄。我的職務是站崗，對管理方法不清楚。不過，奇怪的是我在這裏這麼久，却從來沒有人逃獄。」

「……」

荒謬的一夜

一輛靈柩車在幾乎沒有車輛的夜間道路向前行駛，這裏是郊外，房屋疏疏落落，一眼望去，景色蕭條。

偶然迎面駛來的車輛，在接近時，突然加快速度，慌張逃走似的駛過去。這也難怪，從黑暗中出現的車輛，在雙方接近時方發現是靈柩車，而且僅此一輛，沒有其他隨行的車，自然會感到活像背部突然挨了鞭子，根本不再考慮是否違法超速了。

向前駛了不多久，一輛深夜載貨的卡車追上來，坐在卡車司機旁邊的人，表情奇怪地朝着靈柩車不知嘆了什麼，並且做了手勢，然後速度很快地飛駛過去，似乎越快離開越好。

「剛才那個人到底怎麼回事？看他的表情好像我們是鬼車，亂叫亂嚷的，簡直可笑。不過，也不能怪他。」駕駛靈柩車的司機對他旁邊的人說，兩個人都還相當年輕。

「我們也感到不愉快，雖然這是我們的生意，但深夜駕駛靈柩車實在不是味道，路途又這麼

遠，這麼荒涼。這種工作以前從不會碰到，老板真不該派我們做這種工作。」

事情是這樣的，一個從城市到鄉間旅行的人，突然死於鄉下，爲了要在自己的家裏舉行葬禮，屍體必需運回城市。通常這種情形都由其家人護送屍體，但由於他的家人需要準備喪事，因此，提早回家，而把載送屍體的事交給駕駛靈柩車的人。

「有一次我在電視看到一部奇怪的影片，其中有這樣的場面：在雷雨交集中，一輛馬車後面所載的屍體忽然坐起來，抱住馭者……」

「喂，不要講了，已經夠不舒服了，還講這些幹什麼？爲了打發瞌睡嗎？那我駕駛好了。」

「不，開着車反而舒服些。不過，我從剛才總覺得好像有些奇怪。」

「什麼事？」

「你看看後面怎樣？我好像聽到有聲音，分不出是什麼聲音。」

「不會吧？我們載的東西應該不會動吧？……」回答的聲音有些發抖。

駕車的人加強語調說：

「確實有聲音，你不要怕嘛，趕快看看到底怎麼回事？要是發生意外，說不定屍體會從一個變成三個。」

「唔，好吧。」

他戰戰兢兢地轉臉透過玻璃探視後面載靈柩的地方，忽然，他的臉色大變，眼睛睜得大大的，嘴裏說不出話來，只揮揮手，示意司機利車。

「喂，怎麼了？講話啊……」

「糟，糟了。」

「不要大驚小怪，嚇不了我，我們載的是屍體，其他沒有別的，不是殺人惡魔，也不是強盜，怕什麼？」

「不是，你看看就知道，沒有了，不見了。」

「你說什麼？……」

司機也不能不着慌了，他停了車，探視後面，果然什麼也沒有，看不見棺材，當然也沒有屍體。仔細查看時，發現後面的車門是敞開的。

「啊，原因在這裏，一定是我們上斜坡時，和啓程的時候太匆忙，慢慢地掉下去的。我聽到奇怪的聲音，就是這後面的門沒有關，劈劈拍拍一開一閉的聲音。」

「對了，剛才那輛卡車的人不是對我們叫嚷着什麼嗎？原來是在警告我們。不過，深夜遇到靈柩車，叫嚷一下已夠有勇氣了，自然不會特地停車告訴我們。」

兩人面面相覷，發現了事情的嚴重性。

「怎麼辦？空着車開到市內去也沒有用，怎樣向對方解釋？總不能說：對不起，不小心搞丟了，請原諒。這又不是貨物，是屍體啊。」

「對啊，怎麼辦呢？我簡直想自殺了。」

「唔，說得好，你真的自殺的話，我就用你的屍體賠償對方。」

「別開玩笑吧，還是想想我們的責任要緊，你說怎麼辦？如果要賠償的話，要多少錢？」

「不知道。不過，我看我們從原路折回去找，說不定找得到，只要不被人拾去……」

「如果有人拾到，交給警察的話，可能警察也會還給我們。不過，要證明屍體是我們遺失的恐怕需要一點時間，那就趕不上葬禮，對方一定還是會要求賠償的。」

「嗨，不要往壞處想，打起精神來找屍體才是正經，往回走吧，這次你來駕駛。」

靈柩車掉轉方向，從原路折回，速度緩慢地行駛着。一輛靈柩車在黑夜的路上，似乎有所尋覓地慢慢行駛，這種情景如果被人看到，一定毛髮悚然。

「看到什麼沒有？」

「沒有，到底在什麼地方遺落的？找死人真不容易，叫也叫不應。」

但沒有多久，其中一個叫起來。

「啊！在那邊，再過去一點，路的右邊。我們下車去看看。」

他們把車燈朝着路旁照着，兩人都下來，心裏一面默禱但願是一具屍體，一面走過去。

「呀，原來滾到這裏來了，害得我們就心！」

「這一帶是別墅地區，我好像記得最近有廣告說這片地皮要分售，想不到這傢伙滾到這裏來。」

「是啊。喂，你看看附近有沒有棺木。」

他們在附近找了一圈，沒有棺木的影子，不知是分別掉落的，或者掉落時被撞開，滾到別的地方去，在黑夜中找不到了。不過，那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屍體沒有遺失就好了，至於棺木，到市內隨時可以重買一具。

「這傢伙真幸運，沒有被車子撞壞，滾到這裏來，說不定生前是個命根強的人。」

「反正我們找到他也是幸運，不要再囉嗦了，我們把他抬到車上去，這次車門一定要關好。」

兩人把屍體抱起來，在月光下，屍體的面孔蒼白，眼睛緊閉，沉甸甸的，使人感到不舒服。不過，由於他們重新找回屍體，很安心，所以不在乎這些，反而想歡呼。

車子重新改變方向，朝目的地行駛。現在空氣與剛才不同，顯得很輕快，向追過他們的車輛揮揮手，按按喇叭，看到對方慌忙逃走，他們哈哈大笑。

「我簡直想舉杯慶祝，把後面的客人也叫醒，一起來慶祝。」

「駕駛車子的時候當然不能喝酒，不過，我們休息一下，喝一杯咖啡再繼續趕路怎麼樣？前面不遠應該有一家整夜營業的路邊小店。」

「贊成，反正我們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必需打電話回公司報告一聲。然後和這位客人的家屬連絡一下，告訴他們會遲一點抵達，沒有發生意外，請他們放心，一定會送到。」

「對，這樣也表示我們服務態度良好。不過，這種車子停在小店前面的話，人家會怎樣？一定很高興吧？我想還是停在旁邊的小路上，避免引起注意才好。」

兩人就這麼決定，靈柩車經過小店前面，放慢速度，停在附近的小路邊，然後步行進入小店。他們喝着咖啡，吃着點心，不時相視微笑，這一份安心只有他們兩人瞭解。

「現在肚子填飽了，咖啡也提了神，只要打個電話就可以再趕路了。」

兩人之一站起來，走到櫃臺旁邊去打電話。然而，不久，他帶着滿臉狐疑回到座位上。

「我不懂。」

「電話打不通嗎？」

「不是。我先打回公司，但挨了一頓臭罵，說再也沒有像我們這樣糊塗的人。」

「爲什麼？我以爲我們已經夠細心了，爲什麼還要挨罵？」

「不要大驚小怪，我也以爲死者的家人對我們說：拜託時，屍體已經裝進車裏了，事實上那時候車子就是空的，我們匆匆忙忙開了車就趕路，老板連忙另派一輛靈柩車載送屍體，命我們現在立刻回去。車後門沒有關的原因就在這裏，從開頭就是空的，我們開了大笑話。」

「那麼……」

另一個沉吟了，原來屍體不是在路上遺落的，可是，這不是笑話。

「那麼……現在在車內的屍體是誰？」

「誰知道！」

他們拾到了意外的東西，最聰明的辦法似乎是趕快把他丟掉。可是，如果被發現，等於犯罪，人家會記爲在車內進行謀殺，然後把屍體丟掉。

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呢？剛才那樣急欲得手的屍體，現在竟變成了累贅。他們的輕鬆感消失了，兩人互相埋怨起來，想到警察的查詢就頭痛，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做爲守法善良的市民，除了據實報警之外，沒有其他辦法。他們毅然打電話，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警察。

「沒有錯，是在路旁拾到的，現在還在車內，怎麼辦呢？」

「你們開玩笑吧？」警察懷疑地問。「這種事情還是第一次聽到。真的嗎？好吧，如果你們是開玩笑，可不饒你們。」

兩人交替地向警方證明事情的真實性，警察終於相信他們的話，命他們在那裏等候，馬上派人來查看。

他們兩人在小店坐着等候警察，但片刻後，突然一個念頭閃過腦際，剛才是不是做夢？他們驚跳起來，抱着祈求的心情，急急向靈柩車走去。

×

×

×

在駕駛靈柩車的二人進入小店前不久，有一個約二十五歲的青年坐在小店裏，全身打高爾夫裝的裝扮。

這青年屬於某犯罪組織的一份子。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爪牙，因為他的性格軟弱，不敢做任何壞事，因此，他向組織請求退出。組織方面也不喜歡他，因為不論派他做什麼事，從沒有做成一件。對組織方面而言，他是敗事有餘，成事不足，所以也有意放走他。不過，那是有條件的。

「這裏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人是組織的背叛者，你去消滅他。」

「什麼？要我殺人？我做不到啊……」

「天下無難事，這裏有槍、有刀、有毒藥，一切殺人用具應有盡有，隨你喜歡用那一種方法都可以，重要的是結果而非經過。」

「可是……」

「不要就算了，但你也休想離開。不過，如果成功了，你就有一筆獎金和自由。因為你一旦成為殺人兇手，我們也就不怕你洩漏組織的秘密。」

「好的，明白了。」

於是青年按照組織所指示的線索，到這別墅地區來尋找他的目標。在電影中常看到這種事很簡單，可是，一旦真正做起來却困難重重。況且他們私人沒有仇恨，甚至不認識，只憑一張照片而已。限定的日期已逼近，青年感到焦急。

最後，青年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謊報已完成任務。因此，他在這家小店打電話回組織。

「上面命令的事，我已完成，現在必需躲起來，請把錢準備好，我現在去拿。」

「真的嗎？你真的有胆量這樣做？好像有點難以相信，經過的情形怎樣，你倒說說看。」

「他黃昏出來散步，我跟蹤他，用無聲槍打死了他，然後把他埋在樹林裏的土中，永遠不怕被人發現。」

「嘿，想不到你這樣狠，不過，我還是不相信……」

「是真的，請你相信。」

「好吧，拿證據來，最好的證據當然是報紙的記載，不過，既然你已埋在林中，沒有人會發現，那就只好麻煩你再挖出來，割下一部份，拿來做為證據，我們會把錢準備好，做為交換。」

「好，就這樣決定。」

青年說着，切斷了電話。但事實上他正感到不知所措，到什麼地方去弄一塊人肉？沒有人肉怎麼騙得了組織？

青年走出小店坐進車子，他想逃走，但身無分文，逃到什麼地方去？啊，屍體，有一具屍體多好啊，只要一隻腳或手就夠了。

這時青年眼前奇跡般地出現了一樣東西。

一輛靈柩車從他前面慢慢駛過，那裏面一定有我想要的東西，青年想着，也發動車子，慢慢跟蹤。停止吧，不要再開了，我只要借一小部份就好了。他在心中想，果然靈柩車駛進一條僻靜的小路，剎車了，車上走下兩個人，向小店走去了。

多幸運啊！青年想着，悄悄走近靈柩車。

他嚇了一跳，靈柩車載着屍體是理所當然的，但想不到沒有裝在棺材裏面，而直挺挺地躺在車內，難道時代已發達到不需要棺材的地步了？

但不去管他，還是趕快做正經事吧，如果在這裏切切割割的，花費時間，說不定會被巡邏的警察碰到，整個屍體搬到車上去，找個偏僻的地方再說吧。

打開靈柩車時，青年幾乎大叫起來，怎麼好像還溫溫的，而且這樣沉重，簡直像活人。但不

管，趕緊走才是上算。

青年載着偷來的屍體，向別墅地區駛去，背後聽到遠遠地傳來警笛聲。他駛進一幢大別墅旁邊的小巷，把車停下來，舒了一口氣，打算休息一下再來工作，却因緊張過度而立刻睡着了。

×

×

×

這座別墅有一對男女，一面喝酒一面談話，空氣並不融洽，他們不是夫婦，雖然希望不久的將來是夫婦。

「怎麼辦呢？錢不能到手的話，就沒有意義了，當初以為消滅了他，財產就全部是我的……」

女的說，相當漂亮的女人，她明白漂亮的價值，也充分利用了這價值，嫁給富翁，然後與小白臉戀愛，用毒藥毒死丈夫，把屍體沉入湖底，因為屍體繫着很重的石頭，不怕浮上來。

原以為已夠慎重了，但丈夫一死，才發現沒有正式的死亡證明不能得到遺產和人壽保險金。

他們向官方謊報丈夫失蹤，當然永遠找不到，這一來他們的目標——錢也永遠得不到。

「我們把屍體撈起來。就說是不慎跌入湖中死亡的，那就有正式的死亡證明了。毒藥早已在水中發散，沒有辦法證明是毒死的。」男的說出平凡的意見，女的搖頭。

「不行，撈不起來，除非動用許多人，否則那塊石頭太重了。那麼，人們立刻知道是謀殺的。」

「可是，誰知道兇手是我們？」

「我看你去自首吧，那就有了屍體，可以正式埋葬，財產也全可以歸我的，有了錢，我就請律師為你辯護。」

「開玩笑！怎麼可以這樣做？……只要有屍體，辦一下喪事，像演戲一樣，誰也不知道棺材裏面的屍體是誰。」

「唔，不錯，只要有屍體就好了；反正我哥哥在醫院做事，要弄一張死亡證明書不會困難。啊，屍體，多希望有一具屍體啊！」

女的拿着酒杯，在室內踱方步，心裏悔不當初，這時聽到外面發出剎車聲，她探頭看看窗外，然後轉臉對男的說：

「樹林裏面有一輛汽車，駕車的人好像睡了，不曉得怎麼回事……」

「哈，可能我們的運氣來了，我們還有麻醉藥，正好派得了用場。」

兩人走到外面，把麻醉藥灌入熟睡的青年口中是很容易的事，但繞到車後的那個女人突然驚叫起來：

「啊！你看看，有好東西哩。」

男的一看，也歡呼起來。

「不錯，現成的屍體。這個青年的運氣好，免於一死。我們趕快把這位客人搬進屋裏去吧。」

「不過，這個青年醒來找不到屍體時，一定會來找我們，因為我們住的最近。」

「不，看樣子他是想把屍體藏起來，等他醒來，發現屍體自己跑走了，一定會高興哩。」

爲了免得留下指紋，兩人都戴着手套，把屍體搬進家裏，放在床上。

「好了，趕快打電話給妳哥哥吧，這種事情越快越好。」

女的點點頭，立刻撥電話。

「點事情。」

「哦，真想不到，什麼時候去世的？」

「突然死的，我想才死不久，因為還溫溫的，而且很重。」

「哦，家裏還有別人嗎？」

「只有我一個朋友，請你立刻來好嗎？有很多事要當面和你商量。」

「好，馬上去。」

「哥哥說馬上來。」女的轉述了她那做醫生哥哥的話，她哥哥是在醫院的值班室接電話的，但事實上他沒有馬上動身，沉思了片刻，才堅決拿起電話。

「喂喂，這個時間打電話真抱歉……」然後他報了自己的姓名，低聲說：「……現在已經有一個現成的屍體到手了。」

「真的，那太好了。」

接電話的是醫生的朋友眼科醫生，這眼科醫生有一個雙眼失明的病人要移植眼角膜，俾使那人眼睛恢復光明，但由於眼角膜不容易獲得，所以這富裕的病人說，願意以高價購買，即使非法到手也在所不計，而且他將付出一筆很大的報酬。

現在醫生想起這事，打電話連絡那眼科醫生，打算兩人一起做這筆生意。

「死者是我的妹婿，我想可以徵求妹妹的同意進行移植的。」

「那就拜託，這次成功的話，可有的賺了，現在手術室正空着，還是愈快愈好。」

「我知道，眼角膜可以切除，保存在冰箱裏，但一定要快，人死後太久就失去價值了。」

「好吧，那麼，現在立刻去搬屍體吧。」醫生擱下電話，急急走出去，開着救護車，以最高速度飛馳，個把鐘頭就抵達別墅。

那女的迎出來。

「哥哥，你來了，謝謝，我正不知道怎麼辦……」

「我明白，我明白，一家之主突然亡故，當然慌亂，這包藥喝下去，妳那位朋友也一樣，這是很輕的鎮靜劑，喝下去會舒服一點，現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喏，喝吧……」

事實上那是兩包強烈的安眠藥。

「哥哥，是這樣的……」

才開口，女的就睡着了，男的也一樣。他們將熟睡五個鐘頭，這中間要把屍體運到醫院，割下眼角膜，然後重新載回來，一定不會有人查看屍體有沒有眼角膜的。

這種事情還是不要告訴妹妹才好，因為對死者沒有損失，對活人有益，但恐怕妹妹會忍受不了，所以讓她睡上一陣，她醒來時已經一切OK了。

醫生在慌張中，把屍體搬進救護車，以最高速度開走。

一會兒，發現警車追來。完了，醫生想。

「你不知道超速嗎？」

「哦，對不起，因為病人需要急救。」

看了車子執照，醫院名稱，和醫生的身份證後，警官說：

「好吧，我們在前面替你引導。」

「謝了，不必，驚動市民反而不好。」

「也好，那麼，請吧，救人要緊。」

車子開到醫院後門，那眼科醫生已在那裏等候，兩人把屍體抬進醫院走廊，放在輪床上。

「我們眼科醫生很少接觸屍體，不過，看樣子好像是剛剛死的，太好了，看來那富翁可以重獲光明，我們可以賺一筆。」

「唔。」女的哥哥內心有些狐疑地望着屍體。

「消毒器在那裏？必需先消毒一下。」

「我帶你去。」

他們把屍體推到一間空的房間，走了。一會兒，一切準備就緒，回來推屍體時，屍體連同輪床都不見了。醫生非常慌張，跑到醫院正門，看到守衛睡眼惺忪地在那裏。

「有什麼事嗎？大夫。」

「沒有。剛才有沒有可疑的人出去？」

「我對自己的工作很忠心，一步也沒有離開，如果有行動可疑的人，我一定會發現。」

「那就怪了……」

「不過，剛才只有警察先生來過。」

「什麼？警察？來幹什麼？」

「請不要驚叫。是這樣的，幾天前不是有一個身份不明的屍體送來，解剖的結果，已經證明爲生病死的嗎？警察是來收取那個屍體的，他們有證件，我當然就交給他們了。屍體不是單獨放在那個空房間裏嗎？」

守衛所指的方向，使醫生幾乎昏倒。

「怎麼？我不該交給他們嗎？本來我是想打電話報告一聲的，可是，對方證件齊備，而且是警察，不是普通人，我想不會弄錯，所以就沒有打擾你了。」

怎麼辦，不但眼角膜不能移植，而且屍體非送回去不可呀！醫生感到頭昏腦脹，四肢發軟。

×

×

×

第二天早上，某醫科大學的解剖實驗室裏，教授向學生說：

「今天是你們第一次以真正的人體做解剖實驗，可能感到緊張和好奇，不過，今天的經驗，相信你們終生不會忘記。」停了停，接着說：「這是警察送給我們的不知道身份的屍體，因此，我們才有機會做實驗。現在和古代不同，沒有人相信靈魂不滅的說法，由於醫學的進步，也許有一天人死後可以復生，不過……」

教授說到這裏，學生們都睜大眼睛注視以白布蒙蓋的屍體，原來屍體正慢慢坐起來，而且

說：

「啊，這裏是什麼地方？……」

學生們尖叫着，爭先恐後地跑出教室。

「屍體」接着說：

「還在吵嗎？這種秘密舞會怎麼會開成這個樣子？讓我喝那種莫名其妙的藥，說什麼鬆散筋骨的安眠藥，見鬼！使我昏頭昏腦的，只記得好像走到樹林裏的什麼地方，就倒下去爬不起來，然後像做了一場惡夢一樣。我怎麼在這種地方？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喝了那個藥，太糟了，我的運氣真壞，以後再也不相信什麼秘密舞會了！」（完）

各司其事

榮！

有一天，一個稅務員來了，他要求晤見董事長。

「關於貴公司所申報的所得稅，有幾點不清楚的地方，我奉上司的命令來調查，希望貴公司合作。」

外貌顯得頗為能幹的董事長出來接待，把他讓進會客室。

「勞動大駕，實在不敢當。敝公司從我開始，全體職員一致以提高公司的業績為努力的目標，這一番艱苦奮鬥的經過，我想說給您聽聽。不過，這裏不大方便，我們另外找個安靜的場所吧……」

董事長說着，意味深長地笑笑。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上酒家吧。那稅務員很瞭解他的用意，

但他搖搖頭：

「不行，請客或送紅包，都行不通。就算我願意幫忙，馬馬虎虎，但上司一看就會識破！絕對不能通融。」不過，董事長仍然不灰心。

「嗨，請不要講得這樣嚴重。我並沒什麼不好的想法。不過，我們艱苦奮鬥的經過，請你務必聽一聽。敝公司創業未幾，外表看來似乎相當興隆，實際上有苦難言……」

董事長悲哀地，痛苦地，開始掉眼淚。然而，稅務員還是搖頭。

「眼淚攻勢也不會奏效。還有，我先警告你，縱使你多方活動，企圖使用壓力，對我們的新上司也不會發生效果！」

「哈哈啊……」

「想找出我的弱點而加以利用的計劃，勸你還是放棄的好。」

董事長睜圓了眼睛。

「嚇死人了！看樣子你們的新上司一定是個相當勤勉清廉的人，連一點人情味都沒有。不過，我會去拜訪他，招呼招呼，請他以後多多幫忙……」

「去見他也沒有用。」

「那是為什麼？」

董事長奇怪地問。稅務員回答說：

「因為他不但缺少人情味，而且他根本不是人，而是電子計算機。那是最新式、大型、高性能，而且零件很多的機器。所以文件中只要有一點可疑的地方，就立刻會發現。根據他的指示，我們這些稅務員才出來調查的。」

「原來如此，已經到了這樣的時代了！唔……」

董事長惟有嘆息而已，過去他慣用的辦法已經完全行不通了。稅務員說：

「爲了貴公司的好處，一切問題還是從實招來吧！」

「好，我明白了。不清楚的地方在那兒呢？」

董事長已經死了半條心似地問。稅務員看看自己手中的紀錄說：

「貴公司的支出中，有一項金額用途不明，我們想知道這筆錢是付給誰的？」

突然，董事長臉色蒼白，聲音發抖。

「這一項請饒了我吧！如果要追加稅金，我會照繳的。」

「不行，不能通融，上司命令說：假使你不同意，就要把你帶去。因爲電子計算機也有發現說謊的裝置，所以最後真相還是會被揭露的！喏，請你乾脆地答覆我的問題吧！」

「啊！一切都完了！」

剛才死了半條心的董事長，現在已經完全死了心。於是，他哭哭啼啼地說出了收款人。稅務員把名字地址紀錄下來，走出該公司。

×

×

×

稅務員按照紀錄的地址，直接前往訪問。

「我是稅務處派來的人！」

一個長相不佳的男人吃了一驚，但他故意裝傻地問：

「有什麼貴幹？」

「你從G產業公司拿過很多的錢吧？」

聽了這話，那男人驚惶不已。

「什麼？這是我和他之間的秘密嘛！G產業公司董事長這個混蛋，原來他都說出來了？沒有辦法，我也只好坦白地說吧。」

「請。」

「我是職業兇手，那位董事長雇用我殺死了和他們競爭生意的一位重要人物，所以，G產業公司才能在短期內迅速發展。不過，這位董事長為什麼要說出來呢？」

職業兇手不解地問，稅務員回答：

「沒什麼可奇怪的，剛才我說的那筆錢，你確實收到了吧？」

「是的。再來就是要逮捕我了吧？近來警察的追捕能力實在驚人！」

「不，我不是警察，是稅務處的稅務員。」

「我搞不清楚，你現在要把我怎樣？帶我走嗎？」看來這個職業兇手也完全死心了。

「我先請教上司。」稅務員拿起電話，撥直通上司的號碼，獲得指示後，對職業兇手說：

「……不必帶你去，但你需要付那筆錢應付的所得稅。」

「這樣就可以了？」職業兇手滿臉狐疑。

「是的，這樣就可以了。」

原來那是稅務處的電子計算機，凡是他管轄範圍以外的事，他不必管，也沒有能力管。其他的事，自有其管轄範圍的電子計算機去負責，不是他該負的責任。

特效藥

病房的床上有一個老人躺着，他的旁邊是醫生。老人以微弱的聲音講話，他已連起身的力氣都沒有了。

「大夫，請你想辦法，我不願意死，我有很多財產，不論多貴的藥，請你儘管使用。」

「放心吧，打起精神來。我是在作最大的努力，請不要掛慮。」醫生鼓勵地說，本來這是絕症，但總不能照實告訴病人。

「拜託了……………」

老人的聲音微弱而沙啞，說了一半就無法接下去，因為他已落入昏迷狀態。醫生把護士叫過來。

「立刻準備打針，用那種特製的藥……………」

「是。」

藥物注入老人體內，醫生充滿自信，守望着老人。

不一會兒，老人睜開眼睛，轉動眼球，張望周圍。

「啊！這裏是病房，我到底是怎麼搞的？」

「你的脈膊曾經停止跳動，我以爲你已經不行了。不過，我毫不猶豫地用了高價的藥物，才挽回你的生命。」

「原來如此！我彷彿曾踏進死的世界，這樣說來，那是真的囉？」老人不知回憶着什麼，自言自語地說。

醫生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這樣的，剛才我獨自在原野上走着，美麗的花開放，風景相當好。我繼續向前走，遇到一條河流，那也許就是陰陽河。但我不知道，只衝動地覺得非繼續前進不可。我游水過去，到了對岸。在那裏發生了什麼，你知道嗎？」

「不知道。」醫生歪着頭，把自己的耳朵移近老人嘴前，老人繼續說話。

「從那邊的樹下和岩石下面，跑出來好幾個年輕美麗的女人，她們非常歡迎我。我想我年紀這麼大了，不該這樣啊！但看看自己，發現自己忽然恢復年輕了，身體強壯有力！」

「那麼，心情愉快嗎？」

「那當然。可是我愉快不起來，因為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一個繩套，套住我的身體，緊緊束着我，力量很大，把我又拉回這一邊的河岸。我再度游過去，還是被拉了回來。於是我睜開眼睛，原來是躺在這床上。」

醫生點點頭，說：

「這個繩套就象徵着我的治療，證明我盡了力量！」

「哼！」老人的神情並不顯得愉快。

第二天，老人又落入昏迷狀態，於是醫生又替他注射那種特製藥物。老人恢復意識時說：

「我又被繩套拉回來了。河那邊的天國真是個好地方！我雖然好富有，但就算病癒，在這個世界裏還是不如那個世界快樂，那邊實在是個很吸引人的世界。我在考慮，到底那一邊好。」

然而，醫生却鼓勵地說：

「不能這樣說，請拿出勇氣來活下去。這是恢復健康的最重要條件。我也將作最大的努力！」

不過，這種情形重覆了幾次之後，老人說：

「不要再給我治療了。我不要繩套把我拖回來，我要永遠住在那個世界裏。我對這個世界已沒有留戀，早知如此，我情願快點死掉。」

「不過……」

「不，這是我的希望，讓我這樣拖着，該是個人道上的問題。我該壽終了，而且你已盡了力，所以你沒有任何責任。」

「是……」

治療停止，老人死了。他是在十分安靜的情況下死去，這該說是理所當然的吧？

護士小姐一面整理死亡診斷書，一面低聲向醫生說：

「大夫，您發明的新藥，效力真大，真了不起！」

「哦，妳是指使病人看見天國的幻覺作用嗎？注射這種藥，任何人都怕面對死神，甚至希望死，於是就能夠安靜地死去。」

「對於無法逃避死亡的人類來說，可說是最好的拯救，最好的禮物！」

然而，醫生的表情顯得無精打采。

「我很慶幸發明了這種藥，可是由於這種藥的效用特殊，所以我不得不保持秘密，也不能接受人們的讚揚。這種事我還能夠忍耐。最糟的是：我自己臨死時，不能利用這種藥，因為我知道它會使人產生幻覺，所以對我自己根本毫無效用。」

流行病

一個寂靜的晚上，艾先生從酒吧出來，醉醺醺地踏上歸途。街上行人寥寥無幾。

他來到一塊空地上時，發現那裏有個人影佇立着，仔細一看，是個中年男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是小偷？還是自殺？

艾先生訝異地注視對方，只見那人從口袋裏摸出一個東西，它轉眼間就變成一個大圓盤，那男人歪着頭看了看，就乘着它飛上天空，一下子就不見了！

艾先生嚇壞了，醉意霍然而消。這不是尋常的事，非趕快告訴人家不可。他慌忙地跑起來！這時迎面來了一位年輕的女郎，艾先生氣喘吁吁地說：

「發生了很大的事，請妳聽我說！」

「什麼事？」女郎露出好奇的表情問，帶着警戒與無可奈何。

「也許妳不相信我的話，剛才我遇到一個奇怪的男人，他從口袋拿出個圓盤，會飛的圓盤。」

這圓盤漸漸變大，那人就乘着它飛上天了！」

艾先生想慢慢地說，但他控制不住地加速了語調。但女郎沒有逃走，點頭傾聽，然後不勝乏味地打開手提包，拿出一個東西。

「啊，那是什麼？」艾先生嚇了一跳，是圓盤，和剛才那男人的一樣，在他眼前變大。女郎乘上它，無聲無息地飛上天。那女郎的動作好像非常自然。

艾先生不由渾身發抖，驚慌地向四處張望求救，發現遠處有派出所的燈光，便全力向那裏奔去。

「警察先生，糟了！一件大事！不是平凡的事，啊啊……」

警官請他坐下，然後問：

「怎麼了？搶劫嗎？或者是發現火警？還是看到屍體？」

「不是這樣尋常的事，請聽我說吧！」

「當然洗耳恭聽，這是我的工作，請鎮靜地，把重點說出來。」

「我先聲明，這也許是會惹人發笑的事。大約二十分鐘前，我經過那邊的空地時，遇見一個男人……」

艾先生把那男人的事，以及接着遇到那女郎的經過都說了出來。

警官沒有笑。艾先生放下了心，以爲他將通知警察局，立刻採取措施了。

然而，等了很久，警官仍沒有動靜，也不說什麼。接着，警官從制服口袋掏出一樣東西。

又是圓盤！艾先生想，它也會變大吧？果然圓盤轉大，警官乘了它，飛向黑暗的天空。

艾先生呆呆地目送着它。

「真不敢相信，這是不該有的事。但我親眼看到了，近乎幻覺。如果是幻覺，還有點道理，就怕是我的腦筋有毛病……」

艾先生自言自語地說，走了幾步，看到神經科醫院的招牌，他便上前敲門。

「大夫，這麼晚了，實在對不起，但我必須請你趕快給我診察，是急症！如果這樣下去，恐怕不能維持到明天……」

沒有人回答，艾先生繼續拚命敲門。過了一會兒，他才聽到聲音，門開了。應門的醫生表情興奮地說：

「讓你等了很久！說真的，我剛才是在看窗外，對面那一家的陽臺上面，有人不知在做什麼，我覺得奇怪，就用望遠鏡觀察。於是發現那人從口袋裏拿出一個東西，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這個……」艾先生躊躇着，訥訥地說不出話。有一句話在腦中盤旋，但他不敢說出來。」

而醫生不理會他，興奮地繼續說：

「唔，先生，是一面圓盤，而且它變大了。我好奇地注視着，於是那人乘上它，向空中飛走了。我正在看這些，所以你敲門我沒有答應。唔，你相信嗎？」

艾先生霎着眼睛，該表示怎樣的意見呢？正在猶豫不決之間，他感到身上癢癢的，是口袋附近在癢。艾先生無心地把手插入口袋，拿出了一樣東西。

是圓盤，但他並不十分驚訝，不知怎麼地竟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圓盤一旦拿出來，在醫院門前漸漸轉大。

乘圓盤的方法剛才已經看過，艾先生乘上了它，然後想，唔，不錯，也許這就是所謂流行吧？因爲是流行，所以大驚小怪也沒有用，有理講不通。

追究原因或解釋原因都是不可能的，流行病最好是不要染上爲妙，即使要和別人檢討也沒有用！

真戲假做

「我真想做一件痛痛快快的事情，轟動一下，而且能夠得到一大筆的錢。」
一個犯罪集團的爪牙信口說。不過，他們的頭子却輕鬆地點頭回答：

「對，我也一直在考慮這件事，現在終於給我想出辦法來了。我們大家來把它付諸實現吧！」

頭目的口吻非常乾脆，反而使那些爪牙目瞪口呆，一個個伸長了頸子問：

「到底要怎麼做？」

「一般地說，犯罪行為都是在夜間進行。可是，夜間周圍很靜，反而容易引起注意，我認為還是利用白天比較好！」

「你的話也許對。畢竟你是頭目，你想出來的辦法與衆不同。那麼，詳細的計劃是……」

「白天到銀行去搶錢，如此而已！」

這話大出意外，爪牙們十分驚訝。

「不要開玩笑，過份魯莽，在銀行入口處就會被抓到！」

「所以，我說你們這些傢伙都不行！喏，聽着吧，我詳細地告訴你們……」
頭目開始說明，他們這一夥人化裝為電視片的外景隊，就容易行動了。

他們 假裝拍攝搶劫銀行的場面，爲了逼真起見，要做一份像樣的劇本，在附近站崗的警察也要送他一份，那麼，他就不致起疑心了。看情形，說不定連羣衆的秩序，他也可以幫忙維持。

大家雖然都帶着手槍，人們會以爲是小道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自由調配。

然後大家一齊露出強盜的本來面目，事出意外，銀行方面一定來不及應付。縱使聽到槍聲，警察也不會跑過來。那麼，他們便可以帶着錢，大搖大擺地離開。

爪牙們聽得心悅誠服，十分的敬佩。

「不錯，十分高明，我們毫無異議。」

「那麼，立刻行動。」

於是他們決定了電視影片製片廠名稱，並準備攝影機，印製劇本；膠卷當然不需要。

他們有的化裝成惡棍，臉上的化裝可避免被認出本來面目，這一點對他們很有利。有的化裝

成維持秩序的人，其他還有各種角色。

一切準備就緒，開始行動了，車子載着他們一夥人到銀行前面下車，手中拿着槍。旁邊站崗的警察過來詢問，他們把劇本遞過去，說明了原由後，警察立刻點點頭，沒有講第二句話就讓他們進去。

一切正如預料，進行頗順利。他們進入銀行後，便高聲宣佈：

「各位先生女士，我們是真正的強盜，把錢拿出來，有誰敢叫，我們立刻開槍！」

然而，從這裏開始，就不能按照計劃進行了，以後的發展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守衛笑嘻嘻地走過來說：

「我來幫忙吧，我不知道要在這裏拍影片。對不起，我們的上司太古板了，真傷腦筋，根本沒有通知我，其實宣傳工作很重要……」

這時顧客之中的一個青年走來。

「我是作家，你們剛才的臺詞太奇怪了，好像在對銀行裏的人發表演說一樣，假使是真的強盜，不會這樣囁嚅，觀眾一看就會看出馬腳來，不夠真實。這劇本是誰寫的？這樣差勁，下次讓我替你們寫一個。」

青年說着，拿出名片。頻頻拜託。這羣強盜好不容易才擺脫了他們，走到窗口。裏面的女職

員說：

「什麼時候開演，通知我一聲啊！我也要上鏡頭？那麼，我現在去化粧一下。」

另一個銀行女職員從她的椅子上站起來。

「我也要參加演出，我對演戲很有興趣，時常客串表演，所以演技很棒！」

強盜之一大聲說：

「喂，大家聽着，這不是演戲，是真的。」

他扣動手槍的扳機，砰的一聲，子彈打中天花板上的吊燈。可是，這樣做並沒有發生多大的效果，一個男子走近他說：

「太好了，簡直和真的一樣！」

不知誰說：「事先在天花板上的電燈裏面藏了火藥，使它爆炸的吧？好大的爆力，效果太好了！」

這時銀行的經理走出來了。

「請加進槍擊玻璃的場面好嗎？那是有防彈作用的特殊強化玻璃，如果能藉此宣傳一下，人們對本行會增加信心的。」

經理說着，拿出一個信封，顯然是紅包。銀行男職員也過來說：

「請讓我飾演和強盜打鬥，毫不屈服的角色！」

強盜們努力強調自己是真正的強盜，可是沒有人相信他們，這時好幾個警察走進來。

「我和同事們商量了一下，還是真正的警察出現在鏡頭上，效果比較高。這是我們個人的興趣，如果能上鏡頭，在故鄉的父親母親也會很高興的！」

已經到了進退維谷的地步了！強盜頭目無奈，大聲叫道：

「喂，今天到此為止，回去修改劇本。」

一夥人退了出來，有人埋怨地說：

「想不到會變成這樣，太意外了！這個世界瘋了，我從沒看過這麼多膽大包天的人！」

得來不易

羅斯先生想經營一樁事業，經過一番計劃後，又與朋友商量這件事，朋友認為不壞，並告訴他，需要先獲得主管機關的認可始能開張。

羅斯先生便填寫了申請書，送到主管機關。這裏是一棟相當大的建築物，羅斯仰臉看了一會兒，自言自語地說：

「好大的辦公廳，平時和它沒有緣份，竟不知道有這麼大。」

不過，他不是爲了感嘆而來，於是，他走進入口，在詢問處問：

「我是來申請新事業的，請問要在那裏辦手續？」

詢問處的小姐看看文件，把它放在複寫機上面，然後在原来的文件上面蓋了章，交給羅斯先生，含着微笑說：

「本機關辦手續有一定的順序，請先到第一部的第一課。」

「好的。」

羅斯先生按照指示找到這間辦公室，負責人一面看文件，一面按着桌上裝置的小型電鈕，立刻發出卡達、卡達的聲音，負責人讀出數字，在申請書上面蓋了印章，退還羅斯先生。

「請你再到第二部的第三十五課。」

「好的。」

羅斯先生乘電梯，經過走廊，看壁上的指示欄，找到了該辦公室。

這間辦公室頗為寬敞，負責人在角落裏辦公，看完文件，對羅斯先生說：

「你有什麼特長？請在這裏表演一下。」

「哦，並不是沒有，但爲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對申請人的個性檢定，不必要怎麼高明，老實說，這對於高深心理學，或本人的社會接觸經驗的探索，以及觀念和行動的流動性平均等等，都有用處。」

「我聽不懂，但我明白了，照你的話做就是了。」

羅斯先生一邊唱一邊在寬敞的室內跳舞，負責人拍着手，按着桌上的小型裝置說：

「辛苦了，那麼，請到第三部的第十三課。」

見到十三課的課長之後，他就對羅斯先生說：

「請稍候。」

羅斯先生在指定的椅子坐下來，這位課長看起來並不忙，但讓他等了很久。

正當他感到疲乏時，課長終於叫喚羅斯先生的名字。

「讓你等了很久，機關都有許多規則，非按照規則做事不可。那麼，現在請到第五部的第二十六課去吧。」

「是。不過，關於我的申請，是否已在進行審核？」

「放心，這一點請不必掛慮。」

「真的？」

羅斯先生又在這棟大樓內走動，不論那一課，負責人都按動桌上的小小裝置，發出聲音來，然後在文件上面蓋章，指示下一次該去的部門。

然而，不知道這種情形要到什麼時候才終止，問了也得不到明確的答覆。不知在進入第十幾個辦公室之後，負責人說：

「請到第一部的第一課。」

「是，謝謝。」

羅斯先生鬆了一口氣，總算結束了吧？他進入這間辦公室。第一部第一課的課長對他說：

「辛苦了，現在請到第六部的第二課。」

「什麼？這是什麼意思？我以為到這裏就結束了啊！那我為什麼要回來？為什麼還要到其他部門去？」

「這是規則，請按照規則辦手續吧。」

聽了這話，羅斯先生有些生氣。

「儘管是規則，也不必故意爲難申請人，簡直像擲骰子遊戲，一下子那裏表演特長，一下子走到這裏休息一陣……」

第一部第一課課長說：

「你好像發現了。老實說，正是這樣，桌上卡達卡達的小小檢關，剛好代替了骰子的任務，是它指示下一步要到那一部門去。」

聽了這話，羅斯感到有些驚訝。

「那麼，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的申請書在複寫後，就以電子計算機審查決定。不過，決定得這樣快對你沒有好處，如果申請手續麻煩一點，你以後對事業會熱心得多。輕易地得到認可，人們往往會輕率從事。因此，我們必須這樣做。」

「不過，桌上的裝置絕對公平，絲毫不能舞弊，請你信任它！」

羅斯先生點頭說：

「原來如此！很有意思，我要努力，不管幾天才能把手續完成，我都要貫徹到底。請按桌上的機器吧，要是數目能夠一起跳出來就好了！」

好時光

從公司裏下班後，老魏在自己的轎車中打瞌睡，做着愉快的夢。他這樣做並不危險，因為所有的車輛都有自動操縱設備，只要按一下「回家」的電鈕，車子就會循正確的路徑開回去。

「喏，到了！」

錄音帶發出報告的聲音，老魏睜開眼睛，已經回到郊外自宅的門前了。他走出車子，一面喃喃地說：

「我是活在怎樣的時代啊？能夠這個樣子回家……」

他下車後，車子便自行駛進地下室的車庫。老魏抬起手按一下門，立刻聽到悅耳的音樂。在音樂聲中，門開了。這門鎖是接受了特定的電波而發生作用的。

不過，他的太太和兒子都沒有來迎接他，顯然他們正各自熱心於他們自己的事情。探視一下太太的房間，她坐在自動椅上面，眼睛閃亮有神，壁上是供電視電話使用的彩色畫面，映出一個

討人喜歡的男人的面孔，正在滔滔不絕地講話。

「如何？這是自動化粧機，能使妳美麗的臉蛋更加富於吸引力，其效果是……」

於是畫面上出現了一個模特兒，用一種機器表演各種化粧。

「果然很方便！」

太太看得出了神，老魏想要開口阻止，不過推銷員顯然已佔了上風，他運用三寸不爛之舌，說得天花亂墜。從效果方面來看，這種機器實在便宜，同時可以三年分期付款，太太愈聽愈心動。

她剛說要買，畫面旁邊壁上的洞口，便出現了貨品，這是分公司從地下管輸送來的。老魏抱怨說：

「嗨，又買了一件奇怪的東西！」

「可是，如果我能夠增加美麗，你也會高興吧？內在的愛情，外在的愛情，兩件都很重要，所以現在是了不起的時代啊！」

「不錯，確實是很好的時代。」

熱愛太太的老魏，表情立刻轉為愉快，沒有比太太漂亮更令他滿意的事了。

老魏進入自己的房間，站在衣櫥前面，於是，從衣櫥中伸出一雙機器手，把他的衣服脫掉，

換上家常便服。

從窗子看出去，他的讀小學的兒子用電槍在玩射擊假鳥的遊戲，這種槍對人沒有妨害。

「多好的時代！從前的孩子恐怕做夢也想不到有這樣的玩具。」

老魏以感動的口吻說，看看鐘，然後叫喚兒子。

「好了，玩夠了，進來做功課吧！」

他把兒子送進讀書室，上了鎖。這種鎖要等到兒子做了幾道習題之後，才會自動打開。

「多精巧的設備，居然可以敦促孩子用功，做父母的省得麻煩了。能夠生活在這麼好的時代中，真是幸運！」

老魏在長椅躺下來，喝着從壁上流出來的冷鷄尾酒，一面欣賞立體電視。

一會兒，晚飯的時間到了，全家圍着飯桌，吃的東西絕不會有不合胃口的，因為最新式的自動調理機，已事先檢查過各人的腦波，知道每個人最喜歡吃的食物。在飯前，大家先祈禱。

「我們由衷地感謝在這樣美好的時代生活。」

大家都這樣說。吃完晚餐後，老魏看看壁上的日曆說：

「啊，原來是明天！糟糕，差一點就忘了。」

他便利用電視電話訂購物品，例如蠟燭、木炭、罐頭、開罐頭的工具等，都立刻從送貨管送

到。

因為明天是停電日。雖然三個月之間，只停電一天，但所有的機器都不能動了，大部份的設備都不是乾電池的電力可以推動的。有一次因為忘了準備，他們過了一天頗為苦惱的日子。

這一天，不論對於那個家庭都是不方便的一天，但正因有這一天，大家才會感謝電的效力，體會現代生活的幸福。

太太提高警覺地說：

「喂，你最健忘，下週有『無保險日』，可別忘了！要先給醫生看看，拿些精神緊張劑回來。」

「哦，這一天又到了！」

「無保險日」每年有兩次，這一天一切的保險都無效，當天死亡的人，再高額的生命保險都不能獲得給付。

意外事故受傷，保險也無效。這天所發生的事故，都得由個人財產來支付。事實上常有人遇到這樣的情形，火災、沉船、遇盜，都領不到保險金。這一天行動需極度的小心。

另外，下個月感謝電腦的日子就要來臨，這是一年一度的重要日子，這一天一切的電腦都失去性能。

天氣預報不正確，自動操縱的汽車以及其他交通工具都亂跑，電話打不通，收到奇怪的貨物，電視節目也亂七八糟。

甚至人的腦子在這一天都會感到不正常，但一方面也令人感到有趣，由此人們能夠瞭解電腦的價值，同時對它的故障產生心理準備。

技術指導

防盜用具製造公司的老板A先生，有一天接到一通電話：

「喂喂，你是A先生嗎？」

這是A先生桌上的專用電話。

「是的，我就是。你有什麼指教？本公司專門製造和出售防盜用具，早已獲得大眾的讚譽和信任，傳統上的信用也是業界中的第一位，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與本公司匹敵，這是我們引以自負的。只要裝設本公司的產品，任何……」

「不，我不是訂購東西的，有一件很有趣的消息，我想通知你。請你仔細查一查貴公司保險箱裏的鈔票，少了很多！」

對方改變了語調。談話內容也出乎A先生意料之外，A先生一面苦笑，一面說：

「哈哈，是嗎？不過，我沒有時間和惡作劇的人談天，夠了，到此為止吧！」

正要擱下電話，對方却說：

「如果你以為是開玩笑，那麼請你去查一下怎麼樣？我是怪盜X，請別說這是個開玩笑的名字，去查一查吧！卅分鐘後我再打電話來，這一段時間內，你要查清楚！」

說着，對方先切斷了電話。怪事！A先生想。不過，他還是偕同會計課的人員到保險室去看。

該有的款項確實少了很多，顯然剛才的電話不是假的，A先生垂頭喪氣。這時電話鈴響了！

「喂喂，我是剛才的怪盜X，如何？」

「款項確實少了！你這個小偷！我要馬上報警，非抓到你可！」

A先生氣憤地說。但對方的答覆很妙。

「不必勞動大駕，我正想去投案。」

「不錯，趕快這樣做，可以減輕罪刑。」

「不過，這樣一來，事情就公開了，大家都會知道，我只利用一根鉛線就撬開貴公司入口的鎖，並且避開紅外線防盜裝置，切斷緊急鈴的電源，打開保險箱的號碼鎖！」

「唔……」

「那麼，我現在就去投案，新聞記者們一定喜歡這條新聞……」

領悟了這話的含意，A先生着慌了。

「喂，等一等！你這樣做，我們會成為人們的笑柄，第一流的防盜用具公司，信譽將一落千

丈，你不要這樣做！」

空氣完全改變，對方似乎早已預料到這樣的結果，以毫不驚奇的口吻說：

「是的，這樣是比較聰明的做法。只要你求我，我可以不投案！」

「不過，有交換條件，對不對？哼，或許你還想以此為把柄，永遠敲詐下去？是嗎？」

「真可憐！」

A先生握着電話，拚命地運用腦筋思索，他不願意遭受這種挾制。他想，應該有打開死結的辦法！於是，他掙扎地說：

「你絕對不會如意的，我已經想出對付的辦法了。被偷的款項，我會秘密補上去，我再把附近的指紋擦掉，當做沒有這回事。反正根本沒有證據！」

「唔……」

這次輪到怪盜嘆氣了。A先生氣勢洶洶地接着說：

「我將否認被竊，要自首是你的事。那樣的話，你只有被人譏笑，人們會把你當做瘋子！」

「還有，為了防止你再度行竊，不管是那家公司出品的，只要是防盜器，我要全部裝上。如

何？怪盜先生！」

「唔……」

對方恨恨地哼着，片刻後，掛上了電話。

×

×

×

「……就是這樣進行的，現在一切都解決了，請放心吧！」

一個男人這樣說明。這裏是一所漂亮的小小事務所，坐在寫字桌對面的青年，精神爲之一振。

青年是A先生公司裏的職員。

「啊，總算安心了。挪用了公司裏的錢，要是被查出來就完了！」

「幸好你來找我，對於我的事務所來說，這也是有意義的。」那男人以公務性的口吻說。但青年人還是不住地腰彎行禮。

「你想的真是個好方法，我很感激。偽裝怪盜X，這一着真妙！」

「不，我這邊純粹是生意。既然做這一行，我當然想得出辦法來。請不要忘了付佣金。」

「當然要付。社會愈複雜，愈會產生各種行業，例如你這彌縫紕漏的技術指導等……。」

尋寶記

鮑先生經營不大不小的事業，但不能算生意興隆。他是個性格單純的人，喜怒都形諸於色，因此，容易遭到失敗。

鮑先生住在高層公寓的頂樓上，從那裏可以展望遠近景色。

某夜，當他躺在房間裏的床上睡覺時，做了一場奇怪的夢，夢境的感覺是：山在召喚他！當然不是像漫畫那樣，有一座山伸出手來招呼他，只是不知怎麼地，覺得好像山在強烈地吸引着他。而且那不是完全陌生的山，是從他的房間窗口可以遠眺的山。

睡醒後，鮑先生走到窗前，偏着頭看窗外。

「就是那座山！這個夢真怪，是不是啓示我，有時也該去爬爬山，舒暢一下身心呢？」

他對自己說。不過，如同往常的夢一樣，到白天就忘得乾乾淨淨了。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

這天晚上，他又做了相同的夢，山比前一夜清楚，向他召喚的感覺也更強烈。鮑先生醒後，不由沉思起來，接着拍了一下膝蓋說：

「唔，這個夢一定是告訴我寶藏。以前我也在書上看過，根據夢的指示而發現寶藏的事。是幸運之神惠賜我的吧？」

鮑先生大為興奮，但很快地就發現這不是容易的事。雖然知道是對面那座山，但不知要花多少天，甚至多少月或多少年的時間，才能查得出究竟是那一個山頭。當然知道地點的話就好辦了，但根本沒有線索。

唯一能夠幫忙的是夢，他心裏惦念着這事而入睡，終於達到了他的願望。在夢中，山上只有一個地方特別清楚，鮑先生跳起來，把這地點記在地圖上面，他非常高興！

「太好了，終於知道地點了，立刻出發吧！」

他開始準備，鏟子、鶴嘴鋤等挖土工具齊備，當然還預備了一個大旅行袋，以便裝寶物回來。同一公寓的人看到他這副打扮，問道：

「怎麼回事？鮑先生，要去那兒？」

「不，沒什麼。」

「可是，你的樣子不尋常啊！」

「等我回來再和各位說明吧。」

鮑先生不願意說，天機不可洩漏，否則他們一定會跟我去，一插手幫忙，就得分一份給他。他頻頻回頭，注意看看有沒有人跟蹤。他先搭火車再乘巴士，然後運用自己的腳。

路是斜坡，他體力並不大，再加上沉重的行李，一點也不輕鬆。不過，累一點算什麼？不久就可獲得可觀的財寶了！

一面對照地圖一面走，不久終於走到夢中所顯現的地點，但鮑先生停步思索起來。那地點有一座小屋，顯然有人居住。

這是怎麼回事？是否已有人發現而搶先挖到了？不過，既入寶山，他就不想空手回去。

鮑先生懷着期待與好奇，上前敲小屋的門。

「有人嗎？」

「請進。」

聽到屋內的聲音，推門進去一看，是一位老人。再仔細看看，他似乎不是獵人或林業方面的人，一臉的聰明相。鮑先生竟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沉默了半晌，老人先開口問：

「你有什麼事？」

「老實說，我是因為受到夢的啓示才來的！」

鮑先生訥訥地回答，老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想起來確實可笑，但這笑聲未免過高，過長，使鮑先生有些氣惱。

「也許可笑，但你不覺得有些失禮嗎？」

「不，請不要誤會，不是因為你可笑才笑的，我是在高興自己的試驗成功。」

「試驗？……」

「爲了避免受到阻擾，我在這山中蓋小屋，研究了很久，現在終於成功了！」

「那麼，是研究什麼？」

「吸引人的設備，把這設備朝着都市，讓它發生作用，結果，把你吸引到這裏來了。由此證明它確實發生了作用。」

老先生說着，又笑起來。小屋角落上有個說不出什麼形狀的複雜裝置，一個類似天線的東西朝向都市，這個方向剛好對着高層公寓上鮑先生的房間吧？老先生繼續笑個不停，鮑先生愈發氣憤。

「你這個人怎麼回事？不先說一聲就拿別人做試驗，大尋開心！」

他舉起鶴嘴鋤就往那裝置上敲下去，機器破碎了，零件向四處飛散。

老先生停止了笑聲，不但如此，臉上還露出頹喪失望的表情。

「你也太魯莽了。事先通知你，怎麼能做試驗？這些設備花了我許多年的心血，現在已沒有力氣重新開始了。本來爲了感謝你到這裏來，我想把這件事交給你，讓它事業化……」

鮑先生慌了，冷靜地一看，確實是了不起的設備，能夠不斷地吸引客人，所以不論做什麼生意都可以利用。

「啊，我不知道是這樣，請重新做一次吧，我來幫你做。」

「不，我已沒有氣力，你也幫不了我，因為你不是專門的人。」

局面已經無法挽回了！現在該鮑先生頹喪了。

機密室

F 23是A國的特殊情報人員，他對祖國賦予的使命十分熱心。

除了對使命的熱忱之外，作為情報人員還需要有鐵般堅定的意志，強韌的精神，敏銳的腦筋，以及壯健的體格。因為情報工作非同兒戲。F 23具備了這所有的條件，換句話說，他是個優秀的情報員！

他接到了上司的命令。

「你馬上進入B國，指揮當地的同志，探索B國的國家機密。」

B國是A國的假想敵，所以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他緊張地回答：

「是，我一定完成任務！」

F 23勇敢地出發了，他潛入B國，約經過一年，蒐集各種情報的結果，發現B國的軍事最高機密，是在該國防總部地下室的一個房間裏。

不過，在知道這個消息之前，已經有幾個同志被B國的警察逮捕了，有的在被捕時，立刻吃了事先預備的毒藥殉職，有的則在被拷問後，因不肯屈服而被處刑死亡。

儘管犧牲了好幾個同志，他們這些情報員仍然繼續活動，從事工作。爲了不讓那些同志白白地犧牲生命，他們一定非達到目的不可。

F 23按照計劃進行，收買該國防總部的人，並掌握私人弱點加以恐嚇，再竊取建築物的圖樣。根據這張圖，他發現地下室中有一個最堅固的密室，地震、火警，以及簡單的爆炸都不會受到損壞。

F 23看着圖，自言自語：

「一切機密想必都藏在這裡，不過，看情形似乎無法下手……」

「若是能夠輕易偷到的，就不算是機密。那麼情報人員的存在就沒有意義了。無論如何，我們非潛入這個房間不可，這是我們對祖國和同胞們的義務。」

F 23指着地圖，鼓勵大家。於是新的計劃成立，付諸實行。他們收買另外的有關人員，獲得警察方面的情報，和警鈴的線路圖等。

進行到這一步，花費了很多金錢，但沒有辦法，情報工作本來是要花錢的，只要能夠獲得比所花費的金錢更有價值的成果就夠了。

F 23 決定了行動的日子，然後打密碼電報回國：

「我們決定今天開始，爲奪取最高機密而作戰，一切預備妥當，請等候捷報！」

然後每個人都化了裝，帶着巧妙的偽造身分證，向B國國防總部出發。不用說，每個人都藏着小型的高性能武器。

通過入口的警備線，逐漸接近地下室的目的地，但他們無法收買全體的警衛，所以發生了打鬥，殺死了幾個人，也有幾個人被殺。

多處發生打鬥、起火，煙幕瀰漫，叫聲四起。

F 23 在混亂中奮力向目的地前進，抵達門前時，看到外面寫着「機密室，嚴禁入內」等字樣，他以強力炸藥把門炸毀，進入室內。

環視四周之後，F 23 歪頭沉思起來，這裏沒有任何文件，也沒有底片、膠卷，或磁氣錄音設備。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喃喃地說，一面查看牆壁，他以爲可能有秘密的洞孔，但是沒有。

F 23 什麼也沒有發現，感到很失望，也很焦急，很生氣。於是帶着祈求的心情重新掃視室內。中央有一張桌子，桌上有個電鈕，旁邊以紅色的字寫着：「勿碰電鈕！除非接獲命令，絕對

不可按它。」

「這是什麼？」

在F 23 發現電鈕時，他的同志一個個被打倒，走廊上的衛兵已逼近這房間。

衛兵之一從門口看到F 23，發出了驚慌的叫聲。

「等一等，不可以碰那個電鈕！」

但F 23 這時已有點明白了，反正逃不了一死，非在死前轟轟烈烈地幹一下不可！

他的指頭伸到電鈕上面。看到這情形：衛兵的指揮官說：

「停住吧，只要你不按它，我們保證你的生命安全，也願意給你錢！」

「不，我不能珍惜生命，我更不要金錢，我寧願選擇光榮的死，A國萬歲！」

F 23 叫着，手指用力按下電鈕。任務雖然沒有完全達成，但總算困擾了B國，想到這裡，他感到痛快和滿足。

衛兵的指揮官臉色蒼白，聲音發抖。

「啊，你終於按下去了！」

「等着瞧吧！」F 23 高聲笑起來，但指揮官對他說：

「你知道那是什麼電鈕嗎？那是使A國立刻成爲灰燼的飛彈發射電鈕！」

太空樹

「你真是太方便了……」

那男人說。這裏是太空船船艙內，乘客只有他一個人。他是爲了尋找新的行星而從地球啓程的，但由於計算中的地點沒有行星，此刻正歸返地球途中。從啓程以來已經過了好幾年。

這男人所說的「你」是一棵樹。這棵樹在太空船裏面，高度比這男人還高，樹幹直經約四十公分，枝桠伸展，樹葉繁茂。

「你是一大傑作……」

不錯，它是植物研究所的傑作，是高度的科學、品種改良的成果，與栽培技術的發達所產生的。

「而且還開放美麗的花兒……」

樹上經常開着花朵，淺淺的紅色泛着白色，含苞欲放時尤其嬌媚。沒有其他可供觀賞的景色

也是原因之一。窗外的星星沒有變化，而從地球帶來的書和音樂已經都膩煩了。

相對之下，花兒是新鮮的，而且有一縷淡淡的清香，永遠不感到厭倦的芬芳。

「要是沒有你，我會閒得很無聊，說不定會神經錯亂哩。」

這是第一次太空船載着樹到太空，所以太空人之中，第一次利用樹的人是他。

花凋謝後就開始結果實，開頭是小小的青色果實，接着顏色漸漸轉淡，然後變成粉紅色，然後就紅透成熟了。觀望果實顏色的變化，也是很好的消遣。

男人摘下那又紅又大的果實來吃，水份多、美味可口。這滋味也是百吃不膩的。如果需要變化，可以嚼樹葉，那是很清爽的味道。葉柄部份的味道是鹹鹹的。

吃法非常多，把果實放入罐內，不久就變成酒。那男人喝着它眯起眼睛說：「真不錯。以前到太空是禁止喝酒的，因爲帶着酒會增加太空船的重量。」

樹枝上經常掛着適當數目的成熟果實，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剛好足夠這男人吃飽的份量。

不必費心去照顧這棵太空樹，只要他在太空船內的廁所排泄就行了，那些排泄物就自動輸送到樹根，成爲樹的養分而被吸收，那是剛好足夠它吸收的份量。

男人呼吸，把氧氣變成二氧化碳，樹則把二氧化碳變成氧氣。光合作用具有能源，光是從船

艙上面而來的。不過，不管光線如何強烈，躺在樹蔭下的男人並不會感到刺眼。

換句話說，光線的電源——就是原子電池沒有乾涸之前，兩者十分調和順暢。

「好投緣的同伴吧。」

男人說：船艙內也有為防備萬一而帶來的普通食物，但他不吃它。因為他唯恐擾亂與樹之間的調和，同時也不喜歡吃普通食物。

起初他有些不習慣，覺得彷彿是透過樹而在吃自己的排泄物。但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感覺。花兒美麗，果實可口。

「開頭的時候，你的感覺大概也一樣。」

他覺得樹和他是相互依存着生活，而且這份想法增深了他們的親近感。從出發以來，已經吃了數不清的果實。吃了多少就是雙方之間的循環次數多少。還有那無以計數的呼吸！

船艙內的空氣沒有病源菌，所以他從不生病，樹也不會發生病害。這裏經常是清潔而祥和的，令人忘了時間的流逝。

地球漸漸接近，清楚地聽見定時通信的無線電時，才有了時間的感覺。真正感到太空船在移動。

來自地球的無線電問：

（一切順利嗎？）

（是，順利飛行中。已經好多年沒有回地球了，這當中有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唔，倒沒有什麼大事。不過，一度平息的空氣污染問題，現在又舊事重提了。）

（哦。）

他回答後，關了無線電。片刻後他對樹說：

「喂，聽見了吧？」

據說空氣污染，而我也已經習慣於這清潔的空氣，能適應地球的空氣嗎？我已經和地球上面逐漸習慣的人不同了。

「聽見了。」

樹回答。但他並不驚訝，因為樹已經像他自己的一部份一樣親近。

「我還不想回地球，再繼續飛行吧。回到地球、和你分開後，恐怕我會死掉。原子電池好像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你認為怎樣？」

「贊成。」

「你可別枯奏哦。」

「你也不能死，因為你是我的一部份……」
「會兒，樹喃喃自語地說：……」
「你真是太方便了……」

時代的風信

心靈的燭光

慧龍書系：堂堂名家名著

林肯的智慧 301

楚茹譯

定價四八元

●特殊的文學風格，蒐羅林肯一生當中，最珍貴、最精湛的言行——近世許多風雲國際的偉大人物，都經常引用「林肯的智慧」做為經國大業的圭臬，有為有抱負的青年更該視為立身處世的寶典。

桓來小品 302

桓來著

定價四五元

●從新聞記者開始，到榮膺中央日報社總經理的桓來先生，依靠的是堅實的學識，和敏銳通達的為人，而他的方塊小品，更是人生經驗的結晶，也是學識的花朵，篇篇精采，字字妥切，句句中肯。

行踪三十年 303

楊乃藩著

定價四八元

●三十多來的歷史，三十多個國內外的大城小鎮的文化景觀，處處精采，足夠令人回味無窮。

拾玉鐲 701

李季著

定價四五元

●女作家季季小姐，最傑出，最具現代意識的小說集。

雨絲風片 304

孫慶餘·陳曉林合著

定價四〇元

●許多頗具價值的社會觀念，由雨絲（陳曉林）、風片（孫慶餘）從不同的角度，各展所能的解析和筆戰一番，雖然金光閃爍，却不是刀光劍影，而是智慧的火花。具有多樣的學識價值。

郁達夫的遊記 305

郁達夫遺著

定價四〇元

●以郁達夫那名震中外，歷久不朽的文筆，描敘故國江南江北秀麗的山河勝景，一草一木均格外嫵媚婀娜！山山水水亦更雄偉壯觀，而今河山變色，再回首意黯然，郁達夫的遊記，更覺珍貴。

談文豪 306

朱約農著

定價四五元

●中外藝壇的樣品屋，從林語堂、洪通、朱銘，到沙特、海德格、孟泰爾，以及阿里、賽珍珠、威爾杜蘭等等威震國際的名家名著，朱約農先生，一一加以論列，如佛論道，妙語如珠，保證精采。

吾妻吾子 702

劉慕沙譯

定價四五元

●風趣的現代小說，精采的男女故事，告訴我們許多婚姻生活的秘密。

靈山秀水 307

邢天正·陳世空等著

定價四八元

●集二十幾位山岳名家的實際經驗和情趣，以精采的文筆，表現臺灣高山、野外的雄姿和路況，比登山手冊更實用，比一般山林文學更野、更真、更美，奉告喜愛羣山的朋友，勿忘良伴。

月光光 703

丘秀芷著

定價四五元

●溫馨的親情、純樸浪漫的荒野情趣，以及月夜慈光，和少男少女的渾沌天真，都是本書非常特殊的風格，一定令你感動……。

大丈夫的心理 308

東方喬譯

定價四〇元

●瞭解男人的心理，乃是一門很重要的課程，可惜却被一般人所忽視，因此婚姻問題、家庭糾紛就越來越多，也越嚴重。爲了能够享受美滿和幸福的婚姻生活，這一本書，請不要錯過！

老北平的故古典兒 309

白鐵錚著

定價四五元

●笑談北平名馳中外的食衣住行，妙訴許多幽默風趣的小故事。本書是「蓋仙」夏元瑜費盡心機向白教授發掘出來的瑰寶——有序爲證，保證精采。

赤地之戀 704

張愛玲著

定價七〇元

●以一個青年，在共黨暴政下的一段動人心弦的愛情悲劇，揭穿大陸偽政權的凶惡無能，以及億萬同胞的苦難悲哀！技巧特殊，風格超然，情節動人肺腑，確是愛玲文學的皇冠！承蒙許多名家一致推崇，赤地之戀是自由中國的心聲。更感謝許多推介本書的師長，默默地爲國家爲社會，建立皇浩的功德——本書曾經主管機關審核，一字不更，一句不改的准予發行，儘可堂堂正正的欣賞一部令中國人深感滿意的和驕傲的文學巨著。

先讀爲快 310

孫慶餘譯

定價四八元

●以一本書的代價，獲得「揭開死亡之謎」、「史前文明的奧秘」、「多少中國滄桑」、「多少東西對抗」、「孤蓬萬里征」五本暢銷書的精華。

如何發揮潛力 311

東方喬譯

定價四五元

●每一個人均擁有雄厚的潛力，能够發揮潛力的人，不僅能够創造自己的輝煌成就，亦能對社會、人類、或任何團體提供很大的貢獻，而致受人看重和敬仰！

本書列舉許多位名人如何發揮潛力，而致從平凡而成功的實例。只要明白其中的觀念或道理，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够做到，因此有許多位師長和企業領袖，都向他們的部屬推介本書，的確有眼光！希望你也趕快閱讀。

中國文化往那裡去？

312

孫慶餘著

定價四八元

●如果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對文化前途的關懷，能够超過個別的私利和野心的追求；並且海內外的中國人都瞭解文化前途是中國未來命運之所繫，那麼本書勢必引起所有中國人的關注。

奇幻小小說

313

朱佩蘭譯

定價四五元

●集四十二篇題材新奇幽默的新奇科幻小故事，讓我們在洋溢的情趣中，猛然領悟到，目前或未來，竟是那麼的可愛，却又埋伏着許多令人心悸的危機！
最富情趣的文學傑作，不是一般性的科幻小說。

得天獨厚的女性

314

陳蒼多譯

定價四八元

●在人類的歷史文化裏面，竟然存在着一件非常荒謬的觀念，然而這一個觀念，已然被視為定論，並已產生許多錯誤，而大多數的人類仍然未能醒悟！人類學專家孟太谷博士，以科學的方法，循着人類文化的足跡，一步一步歸結出一個令你不得不承認的理念。

書海風雲

315

劉心皇著

定價六十元

●擁有不少藏書的名作家劉心皇，從書海裏蒐羅出許多名人和名著的趣事，對某一人或某一事，都下過一番不小的功夫，整理或考證，因此一書在手，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瞭解許多珍聞趣事的來龍去脈！包括：鄭板橋、金聖歎、國父和李鴻章、胡適、徐志摩、宣統、章太炎、辜鴻銘和王國維等等，極具價值和趣味。

曲理篇

316

朱西寧著

定價四八元

●秉性如野鶴，天啓天成的名家朱西寧先生，他的小說是那麼地鷹揚高傲，他底散文更是潛龍翻騰，勁道十足，至於曲理嘛！彷彿天山的瀑布，雄偉壯觀，雲雲霧霧的高來高去！

燃箕集

317

丹 扉著

定價四五元

●首創自諷式風氣之先的丹扉女士，至今她的雜文仍然廣受羣衆的喜愛，這一本燃箕集蒐集到許多精彩的文章，篇篇幽默有趣，既自嘲又諷人，你一定會喜愛！

慧龍書系奉文學藝術為圭臬，以文化意識為旨趣。

使居家高雅，請多多選購，每一本都是好書的慧龍書系。

劃撥帳戶：楊嬌娥·帳號一〇八〇〇四號

郵購三本以上·即掛號寄書

慧龍書系 313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特價四五元

奇幻小說

行政院新聞局版業第一四五六號

譯者▼朱佩蘭

發行人▼丁賢二

發行所▼慧龍文化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楊嬌娥帳戶——一〇八〇〇四號

地址：大甲鎮鎮政路32號

北區聯絡處▼三重市福華街七號之二

電話：(〇二) 九八四九八〇三

總經理▼文星書店

地址：大甲鎮鎮政路三二號

電話：(〇四六) 八七二五二五

印刷所▼現太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大理街七六巷二弄三〇號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卅一日

張愛玲說：「不知道爲什麼？恐怖與痛苦超過了某一種程度，就有點笑容的感覺。」——

赤地之戀